



萨拉戈萨

加尔多斯著

新华书店
PDF

萨 拉 戈 萨

〔西班牙〕加尔多斯 著

申宝楼 蔡华文 译

闵 明 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

新
年
好
運
PDG

Benito Pérez Galdós

ZARAGOZA

根据 Espasa-Calpe Argentina, S.A.

Buenos Aires, 1952 年版译出

萨 拉 戈 萨

〔西班牙〕加尔多斯 著

申宝楼 蔡华文 译

闵 明 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总发行所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75 字数 156,000

1982 年 5 月第 1 版 198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42,500

书号: 10188·290 定价: 0.63 元

前 言

十九世纪西班牙最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于一八四三年五月十日诞生在加拉利亚岛拉斯帕尔玛斯城的一个小康之家，父亲为职业军官。他在家乡读完中学后，于一八六二年进入马德里的中央大学法学院学习。一八六八年学业结束后，便从事记者工作，先后为《国民报》、《国会报》、《论战报》等报纸撰稿；一八七〇年他的第一部小说《金泉》问世，从此开始了他的作家生涯。由于他在文坛上的声望和激进的政治倾向，他曾数次被选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议员，并于一八八九年当选为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一九二〇年一月四日，加尔多斯在马德里与世长辞。

加尔多斯虽然以小说家闻名于世，但他最初的志趣并不在小说，而主要表现在戏剧和美术方面。他是一个非常爱好戏剧的人，并且具有画家的天赋。当他还在大学里学习时就写出了剧本《驱逐摩尔人》，他的美术作品曾在中学里获得过荣誉奖状。但是由于父母的旨意，他进大学时不得不选择了法律专业。他对学习法律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大兴趣，而是把大部分时间用在了解马德里的风土人情，流连于文人、学士聚会的咖啡馆和俱乐部，所以，他在法律系结业后，便投身到新闻界工作。加尔多斯一生共写出了二十四部剧本，其中也

不乏脍炙人口的佳作，如《祖父》、《家里的疯女人》、《地狱里的塞莉亚》、《埃莱克特拉》等等，但他在文学上的突出成就主要还是表现在小说创作上。

从一八七〇年发表第一部成名之作《金泉》起，到他去世时为止，加尔多斯共创作了七十八部小说。其中反映现代社会生活的代表作有：暴露教会黑暗势力、描写进步意识与保守的世界观对立的《裴翡达夫人》、《格洛里亚》和《莱昂·罗切一家》，刻画资产阶级精神面貌的《福尔图纳达和哈辛达》，描写马德里下层人民生活的《惻隐之心》，反映中产阶级状况的《森特诺博士》，描写爱情悲剧的《玛丽亚内拉》和塑造怪吝人形象的《托尔克马达》四部曲。

除了上述现代社会题材小说外，这里还要着重提一下加尔多斯的历史题材小说《民族演义》。由于它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这部著作在加尔多斯的文学作品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全书共分五辑（四十六部），每辑由十部组成。第一部发表于一八七三年。第五辑为未尽之作，作者只写了六部就搁下了，以致后来再也没有能执笔写完。《民族演义》的整个故事都贯穿着十九世纪西班牙历史发展的脉络，每一辑由一个中心人物串联而成，合在一起组成了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分开来又是一本本故事情节独立完整的小说。《民族演义》第一辑描写了西班牙人民抗击拿破仑入侵、捍卫祖国独立的英雄斗争；第二辑描写了一八一三年到一八三四年西班牙自由派和专制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第三辑主要描写了一八三四年到一八四五年之间的卡洛斯战争和伊萨贝尔二世的婚事；第四辑叙述了伊萨贝尔王朝时期的主要历史事件，时间在一八四五年到一

八六九年之间，最后一辑描写了一八七〇年到一八九八年之间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第一共和国的建立，王朝的复辟，哈布斯堡王朝的玛丽亚·克里斯蒂娜的摄政等等。为了创作这部长篇巨著，作者曾多次深入到马德里的街巷民宅，观察人们的言谈举止，出入于酒店、旅馆、咖啡馆，熟悉人们的生活习俗，以采集素材和积累资料。同时作者还阅读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参观了不少昔日的战场。在作了这样充分的准备和构思之后，作者才开始了《民族演义》的写作。所以，它是一部植根于历史、并具有深厚的生活基础的作品。同时，也说明了为什么一个多世纪以来这部文学巨著一直吸引着众多的读者、始终闪烁着夺目的光彩、并被公认为是一部描写现代西班牙的真正史诗的原因。

《萨拉戈萨》一书是《民族演义》第一辑里的第六部，内容主要描写一八〇八年法兰西帝国侵略军第二次围困萨拉戈萨时，该城人民英勇抗敌的动人故事。由于法国军队的长期包围和猛烈攻打，西班牙军队伤亡很大，城里食品和药物异常缺乏。以蒙托里亚为代表的一批爱国者积极动员居民护养伤员、筹集粮食以支援抗敌的士兵，而高利贷者坎迪奥拉却毫无人性地把重伤员逐出门外；当供应委员会想以市价向他购买囤积的面粉时，却遭到了他的断然拒绝。由于怨恨战争给他个人造成的损失，坎迪奥拉反对坚持守城，并进而私通外敌，向法国人密告通往城里战略要点的暗道，致使法国人攻陷了该城。鉴于坎迪奥拉的严重罪行，他被判处死刑。当坎迪奥拉的女儿玛丽亚得知负责看押他父亲的人是她的未婚夫阿古斯丁时，便百般向他求情。阿古斯丁经过激烈而痛苦的思想斗

争后，理智而坚决地拒绝了他未婚妻的要求。最后，蒙托里亚命令阿古斯丁的好友加夫列尔处决了坎迪奥拉。作者在描写萨拉戈萨人民的抗法斗争和蒙托里亚与坎迪奥拉的矛盾冲突的同时，还穿插了蒙托里亚的儿子阿古斯丁和坎迪奥拉的女儿玛丽亚之间的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更增加了小说的生活气息。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通过激烈的战斗场面的描写，通过饥饿和瘟疫造成的悲惨景象的渲染，烘托出蒙托里亚、加夫列尔、加尔塞斯大叔和皮尔利等人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英雄形象，热情地讴歌了他们把民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读来使人深受感动。就这一点来讲，《萨拉戈萨》不愧是一部给人以爱国主义教育的形象化的历史教科书。

作品的另一个特色，是作者善于用生动的语言、细腻的笔触刻画人物的形象和揭示他们的内心世界。当蒙托里亚与小说中的“我”——加夫列尔初次见面时，他便对这位陌生的客人直言道：

“他妈的，我虽是堂圣地亚哥·萨斯领导下的火枪连的连长，但没法让您加入我这个连的第三小队，您可参加我儿子所在的那个队。要是您不愿意，就请便，我们萨拉戈萨是不接受游手好闲的人的。”

当他得知加夫列尔还没有吃饭时，他这样说道：

“要是肚子饿了，又不直截了当地对我说，那就是对我这个男子汉的侮辱。……他妈的，我何塞·德·蒙托里亚待朋友亲如手足，只要我有的，决不会让朋友们短缺。”

作者费墨不多，就把这位萨拉戈萨的爱国者粗犷豪爽的性格刻画得栩栩如生，使我们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残酷的战争夺去了蒙托里亚的大儿子的生命，这一巨大的不幸无疑使他感到万分悲痛，但他的意志并没有因此而有一丝的消沉。在他大儿子的遗体面前，他这样说道：

“我的儿子，你是万分幸福的，因为你死在光荣的岗位上！”

同时，他对另一个儿子说道：

“阿古斯丁，我的孩子，你最好还是到部队里去。……我想马格达莱纳大街那边正需要人呢。我只有你这个儿子了。如果你死了，我还有什么呢？但是尽职是首要的事，我宁愿看见你象你可怜的哥哥那样，让法国人的子弹穿透你的太阳穴，而不愿看见你是个胆小鬼。”

读了蒙托里亚这番落地有声、感人肺腑的话语，他那高尚的心灵和宽阔的胸怀不禁使人肃然起敬。

小说的另一个主要人物坎迪奥拉也刻画得非常成功，他刚一出现，作者便为我们勾画出了这个高利贷者的令人可憎的外貌：“一双斜眼露出令人讨厌的目光，瘦削的脸上两颊都瘪了进去，一瞧就使人反感；他的鼻子就象鹰嘴一样又弯又尖，连他的下巴也是尖的；斑白的长眉下嵌着一对绿色的眼珠，宽阔的前额布满了皱纹，好象被画平行曲线的尺子划过了似的，软软的耳骨使他长就了一副耷拉着的耳朵，他的脸色蜡黄，嗓子象金属发出的响声那样嘶哑，加上衣着邋遢，举止无礼，他的全身，从他的头发尖儿，确切地说，从他的假发袋直到鞋底，都产生一种使人无法忍受的反感。可以理解，他是连

一个朋友也不会有有的。”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这个高利贷者卑鄙自私的丑恶嘴脸被刻画得入木三分，揭露得淋漓尽致。当供应委员会向他征购粮食时，他拒绝出售囤积的面粉，还说什么“我才不养活这帮二流子呢”；两名伤员想上他家养伤时，他恶狠狠地把他们一脚踢倒，逐出门外；当全城居民不顾个人安危奋勇抗敌时，他却守着他那被法军的炮弹炸毁了的房子，一心想从里面抢救出自己的东西，甚至连一只鸡也舍不得丢掉。更有甚者，他竟然想让抢救伤员的人们放下生命垂危的伤兵，去帮他从废墟里找出他的借据和破烂的家具。

小说中的另外几个人物也都描写得有声有色，个性鲜明突出。阿古斯丁为人热情持重，玛丽亚心地纯洁善良，皮尔利性格乐观开朗，无不跃然纸上。

作者在描写战斗场面时，有时插入了一些不必要的评论，使文字显得冗长累赘，这是作品的不足之处。尽管如此，《萨拉戈萨》仍不失为一部具有艺术特色和富有教育意义的优秀作品。

加尔多斯作为文学家的一生是多产的一生，这在世界文坛上是罕见的。他用一支勤奋的笔写出了一百多部题材多样的作品，塑造了八千多个有血有肉、各具个性的人物，为我们生动地再现了整个十九世纪西班牙的历史，描绘出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所以，尽管有些学者和教士因他对教会持批判态度和激进的政治观点而非难、指责他的作品，但他在文学史上的影响是无法抹煞的。他的声望不是用迎合庸俗低级趣味的作品换来的，而是由于他在作品里表现出的才华和伸张的正义而赢得的。虽然加尔多斯的某些作品，如《被剥夺遗产的

女继承者》、《没有理性的理性》等，带有自然主义或神秘主义的色彩，但毕竟是他恢复了西班牙历史上黄金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并写出了《民族演义》这样划时代的巨著，他不愧为继塞万提斯之后西班牙最伟大的作家。西班牙现代著名文学批评家梅嫩德斯·佩拉约在评论他时说道：“就其作品的深刻思想性来说，欧洲很少作家能与之相提并论，就其创造力之丰富而言，则更无人能超过他的水平。”读罢《萨拉戈萨》，令人感到上述评论确非过誉之辞。

译者

一九八〇年十月于北京

大约十八日傍晚，萨拉戈萨城^①终于遥遥在望了。当我们走进桑乔门的时候，新钟楼的钟正敲十点。我们从莱尔马动身，抄近路，走险道，爬山涉水，经过萨拉斯·德·洛斯因方德斯、塞尔维拉、阿格雷达、塔拉索纳和博尔哈，来到了通往加留尔和阿拉贡的大路。由于长途跋涉，我们腹中饥饿难忍，身上衣服破烂不堪，大家筋疲力尽，形容憔悴，一个个都累得病倒了。然而，获得自由的喜悦却减轻了我们肉体上的痛苦。

敌人把我们四个人和其他许多爱国者绑成长长的一串，但是在从莱尔马到科戈略斯的途中，我们无辜的双手挣脱了敌人的绳索，终于逃跑了。那天逃跑后，我们四个人把身上的钱凑在一起，总共有十一个里亚尔^②。当我们走了三天，到达阿拉贡首府的时候，大家一算帐，清点了一下我们的共同财产，只剩三十一个瓜尔多^③了。我们在慈善堂附近买了些面包，每人分了一份。

和我们一道远行的堂罗克，在萨拉戈萨有几个近亲好友，但这时天色已晚，不便找人，我们只好把寻亲访友的事推迟到

① 当时是西班牙阿拉贡省的首府，现为萨拉戈萨省的首府。

② 旧时西班牙银币单位。

③ 旧时西班牙铜币单位。

第二天再说。由于没有钱住旅馆，我们就在城里穿街走巷，寻找过夜的地方。商场的门廊下虽然可以栖身，但我们周身疲乏，需要一个舒适而安静的环境，我们便来到了倾斜的钟楼旁。一位同伴提议就在钟楼的台基上过夜，而我说，这无异于睡在旷野里。不过，我们倒是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下，吃顿晚饭。于是大家津津有味地啃起了干面包，不时地抬头望着这令人生畏的庞然大物。它那倾斜的姿势，好似一位巨人在俯视谁在他的脚下走动一样。在明亮的月光下，那个用砖块垒成的哨兵在夜空中呈现出它那瘦削而倾斜的身影。塔尖的上空，云块在飘移，但人们从下面向上仰望时，它们似乎静悬在空中，而钟楼却仿佛要往头顶上压下来一样，令人胆战心惊。躺在它脚底下的疲惫不堪的大地，已无力支持它的重压。所以，这座奇形怪状的建筑物看起来老是象要倒塌似的，然而它却从没有塌下来。

后来，我们沿着科索大街，从“巨人”之家走到神学院，又经过满目疮痍的格马达大街和林孔大街，来到圣米迦勒广场，再由那里穿过一条条胡同，信步走过一条条曲曲折折的小路，来到了一片废墟的圣恩格拉西亚修道院。它是在法国人第一次撤围时被炸毁的。我们四个人不约而同地叫喊了起来，它表明了我们想法的一致：终于找到了一个藏身之处和极好的卧室，可以在这儿过夜了。

修道院的正墙依然挺立在那里，雕刻在大理石门楼上的许多圣像也都完好无损，神态安详，好象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道这里曾发生过一场浩劫。里面，残缺不全的拱门和粗大的壁柱依然矗立在瓦砾堆里，在明亮的光线下，显得又黑又丑，它

们就象一个人在精神错乱时想象出来的许多怪婴一样。支离破碎的残壁、凹凸不平的断墙、奇形怪状的犄角、形形色式的洞穴、迷宫以及成千上万件由于房屋的倒塌而偶然形成的建筑物比比皆是。在断裂的墙壁之间，甚至形成了一些小巧的空隙，它的造型艺术可与大自然中的岩洞相媲美。在拱形屋顶的乱砖碎瓦中，可以看到祭坛雕刻的残片，由于潮气的浸蚀，已朽烂不堪；生锈的吊灯滑轮也躺在那儿，木头和瓦砾的缝隙里已经长出了早发的野草。虽然破坏如此严重，有些东西，如管风琴的几根簧管和忏悔室的铁窗栏，却完好如初。倒塌的屋顶覆盖在地板上，塔楼的碎砖和圣徒陵墓的乱石也混杂在一起。看着这一堆堆的瓦砾，一件件基本上还保留着原状的土木构件，以及散落在地上、粉刷得象白糖做的一块块砖头，人们会以为这座建筑物的残骸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最后立足之处，而支离破碎的屋架，似乎仍在爆炸声浪中不停地摇晃。

堂罗克告诉我们，在这座教堂下面还有一座教堂，里面供奉着萨拉戈萨殉难圣徒的遗骸。不过，这座地下建筑物的入口已被堵死了。那里一片寂静。但当我们走过那里的时候，听见从那些神秘的洞穴里传来了有人在说话的声音。这时，我们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安葬在这里的两位著名编年史家、殉难的基督圣徒和那些牺牲的爱国者的身影似乎浮现在我们面前，仿佛由于我们惊扰了他们的睡梦而在呵斥我们。就在这时候，一道火光把场地的一部分照得通明，我们发现在两根已毁坏的壁柱之间的空隙里有一堆人，他们紧紧地挤在一起，以此御寒。这些人都是萨拉戈萨的乞丐，他们用木棍和席子在那儿搭起了一座宫殿，用来躲风避雨。我们也在另一头收拾

了一块地方，盖上毯子和长筒袜，躺下睡觉了。堂罗克对我这样说道：

“我认识堂何塞·德·蒙托里亚，他是萨拉戈萨最富有的农民之一，我们都是梅基嫩萨的子孙，曾经一起上学，一起在科雷希多尔小山上玩弹子。虽然三十年没见面了，但我想，他一定会很好地接待我们的。因为这位善良的阿拉贡人待人非常诚恳。小伙子们，我们一定得去看看他，看看这位堂何塞·德·蒙托里亚……从我母亲的亲缘关系来说，我也是属于蒙托里亚姓氏的血统的。我们一定要去看他，并且告诉他……”

说着说着，堂罗克就睡着了，我也进入了梦乡。

二

由于床铺不那么松软，我们无法贪睡懒起，这真是：鹅卵石的褥垫练出早起的人。天一亮，大家便醒了。我们没有什么闲情逸致去梳妆打扮，很快就收拾停当，准备出去寻亲访友了。我们四个人都同时这样想，要是能吃上一顿早饭，那该多好啊！但是又同样都立即意识到，大家囊空如洗，要办这样的大事谈何容易。

“小伙子们，别垂头丧气的，”堂罗克说道，“一会儿我一定带大家上我朋友家去，他会照料我们的。”

说话间，我们看见两个男人和一位妇女从里面走了出来。他们是昨天晚上与我们一道在这儿投宿的同伴，看来他们是

这里的常客了。其中有一位是不幸的残废者，两条小腿已经没有了，他只能靠拐杖活动，要不就匍匐爬行。他是一位上了年纪的人，一张欢乐的脸膛被太阳晒得黑里透亮。他从我们身旁走过的时候，和蔼可亲地问我早安，堂罗克便向他打听何塞·德·蒙托里亚家在城里什么地方。听到问话，瘸子回答说：

“您问何塞·德·蒙托里亚吗？我比了解自己的眼珠还要了解他。二十年前他住在阿尔巴尔德里亚大街，以后搬到帕拉大街去了，后来又……看样子你们是外地人吧！”

“是的，好朋友，我们是外地人，是到这个英雄的城市来从军的。”

“那就是说，八月四日你们没有在这儿了？”

“没有，朋友，”我回答说，“我们没有看到那个壮烈的战斗场面。”

“也没有看到埃拉斯战役吗？”乞丐在我们对面坐下来问道。

“我们也没有碰上这样幸运的机会。”

“何塞·德·蒙托里亚参加了那一次战斗。就是他和另外几个人把大炮拉到那里向敌人开火的……我看你们啥也没见到。你们从哪儿来的？”

“从马德里来的。”堂罗克回答说，“您能告诉我们，我的好朋友堂何塞住在哪儿吗？”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瘸子一面回答，一面取出一块干面包，吃起早点来了。“他从帕拉大街搬到了恩梅迪奥大街。那里的房子全被炸毁了，这你们已经知道了……就是在那里，

阿拉贡义勇军第一团第十连的士兵埃斯特万·洛佩斯和其他四十个人打退了法国人的进攻。”

“这真了不起！”堂罗克赞叹道。

“不过，要是你们没有瞧见八月四日的情景，那你们等于什么也没有看到。”乞丐继续说道，“我也看到了六月四日所发生的一切。我曾爬到帕哈大街，看见那位女炮手发射二十四毫米口径的大炮。”

“对，我们早就听说过这位赫赫有名的妇女的英雄事迹了。”堂罗克说道，“但是，如果您愿意告诉我们……”

“当然愿意！堂何塞·德·蒙托里亚是商人堂安德列斯·古斯皮德的好朋友。八月四日那一天，这位商人从松树塔胡同口向敌人射击，敌军的手榴弹、枪弹和榴霰弹象密集的雨点落在他周围，但他象根电线杆一样，巍然不动。他身边被打死的法国人共一百多个，其中五十多名就是被他击毙的。”

“这个人真是一条好汉，他是我朋友的朋友吗？”

“是的，先生，”瘸子回答说，“他们两人是萨拉戈萨最好的绅士，每星期六都给我施舍。你们一定知道，我叫佩佩·帕列哈斯，因为二十九年前我曾经是耶稣圣器的看管人，并且老是念道……所以别人给我起了个绰号，叫我苏苏·科达^①，但这是牛头不对马嘴，而我自己也一直说我是苏苏·科达，你们在马德里也许听说过我吧！”

“听说过，”出于礼貌，堂罗克这样说道，“我好象听人说到过苏苏·科达先生，不是这样吗？小伙子们！”

^① 拉丁文 Sursum Corda 的音译，出自天主教弥撒里的一句话，意为“举心向上”。

“那是因为……”乞丐继续说道，“你们想必知道，在第一次围城以前，我一直在圣恩格拉西亚修道院门口要饭，八月十三日那天，它被强盗们炸毁了。现在，我改在耶路撒冷修道院门口讨乞了。只要愿意的话……在那儿你们一定能找到我。刚才我说过，八月四日那天，我就是在这儿看到第一步兵营第一连的弗朗西斯科·基莱斯上士从教堂里走了出来。你们也一定知道，就是他带着三十五个人把强盗们从恩卡纳西翁修道院撵出去的……看样子你们很惊奇……噢，这后面，是圣恩格拉西亚修道院的果园，堂米格尔·希拉少尉就是在那里牺牲的。那个果园里至少有两百具尸体，萨拉戈萨的商人堂费利佩·圣克莱门特-罗梅乌的腿也是在那儿被炸断的。真的，要是米格尔·萨拉梅罗不在场的话……你们一点也不知道这件事吗？”

“不知道，我的朋友和先生，”堂罗克说，“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虽然我们很愿意听您讲一讲这么多了不起的事情，但我们眼前最要紧的事是要知道在什么地方能找到我的老朋友堂何塞。因为我们四个人都饿坏了，而听您讲述这些英雄壮举是很难填饱我们的肚子的。”

“我这就带你们去你们想去的地方。”苏苏·科达先生一面把他的面包分给我们一点，一面回答说。“但是，首先我想告诉你们一件事，要不是堂马里亚诺·塞雷索守卫阿尔哈费里亚宫的话，波蒂略教堂就只好办了。可是人们还说堂马里亚诺·塞雷索是一位善良懦弱的人呢！八月四日上午，他手拿宝剑和盾牌，在大街上走来走去，那副架势真使人望而生畏。先生们，圣恩格拉西亚修道院就象一座烈焰熊熊的火炉，落在

那里的炸弹和手榴弹密如雨注，但是爱国者们毫不在乎，只把它们当作雨点儿一样。修道院的大部分建筑物都倒塌了，房子在晃动，这片街区原有的那些建筑物如同纸糊的城堡，顷刻就都烧塌了。窗户喷吐着烈焰，房屋上下是一片火海。先生们，萨拉戈萨人表现了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打死的法国人多得象成堆的苍蝇。当时，堂安东尼奥·夸德罗斯正从那里经过，他一看见法军的大炮，就恨不得一口把它们吞下去。强盗们的六十门大炮一齐朝这几堵墙开火，这场面你们没有看见吧？我是看见了。炮火把围墙的砖头和壁垒的土块炸得象面包屑那样四处飞扬。房上和地下，尸体堆积如山，人们就用这些尸体作掩体。堂安东尼奥·夸德罗斯两眼喷射着怒火，小伙子们不停地射击，他们的每一颗心都是射向敌人的一粒子弹。你们没有看到这情景吧？我是看见了，法国炮手全被打死了。当看到一门敌军大炮的炮手被击毙后，指挥官大声喊道：‘谁能去把大炮的火门塞住，就奖给他一枚肩章。’佩皮略·鲁伊斯拔脚就跑，好象五月里谁走在彩蝶纷飞、鲜花盛开的公园里一样，只不过这里的彩蝶是飞驰的子弹，而鲜花是爆炸的炮弹罢了。佩皮略·鲁伊斯把大炮的火门塞住后，嘻笑着跑了回来。但是，真糟糕，这时候修道院又被炸塌了一块，谁要被压在下面，就再也休想爬出来了。堂安东尼奥·夸德罗斯激励大家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当他看到墙壁又被炸开了一个大缺口的时候，亲自跑了过去，用麻袋将它堵住。这时，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头部，别人把他撤到了这里，他还说这算不了什么，说完，就停止了呼吸。”

“哎呀！”堂罗克不耐烦地说道，“苏苏·科达先生，我们真

高兴，听您讲了这么多英雄事迹，使我们受到了最纯真的爱国主义的鼓舞。但是，您如能告诉我们什么地方……”

“我的上帝呀！”乞丐回答说，“我干吗不能告诉你呢？我一生中最熟悉和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数堂何塞·德·蒙托里亚他家了。因为他就住在圣保罗修道院附近。哎呀！你们没有看见医院那里的情形吧？我是看见了。落在那里的炸弹多得象下的冰雹一样。眼看屋顶要塌下来了，有些病人就从窗口跳了出去，有的连滚带爬地从楼梯上滑了下来。隔扇着火了，哭声四起，关在隔离室的那些精神病人，象狂怒的野兽一样嚎叫；逃出来的几个在走廊上又闹又跳，做出千奇百怪的鬼脸，看了真使人不寒而栗。有几个疯子象过狂欢节似的上了大街，有一个爬到科索大街的十字架台上，在那里大声叫嚷，宣称他就是埃布罗河河神，他要淹没城池来扑灭大火。妇女们纷纷出动去抢救病人，并把他们转移到皮拉尔圣母院和塞奥大教堂。大街上的行人挤得水泄不通，新钟楼发出了警报，告诉人们将有炮弹打来，但由于人声嘈杂，无法听到急促的钟声。法国人沿着圣恩格拉西亚大街向前推进，占领了医院和圣方济各修道院。战斗就在科索大街和附近的几条大街上打响了。堂圣地亚哥·萨斯，堂马利亚诺·塞雷索，堂洛伦索·卡尔沃，堂马科斯·西蒙诺，雷诺瓦莱斯，兽医马丁·阿尔班托斯，维森特·科德，堂维森特·马拉科，还有其他一些人都赤手空拳地出击法国人。布雷塔伯爵夫人满腔怒火，手握步枪，埋伏在她自己筑起的街垒后面等候法国人。”

“怎么！一个女的，一位伯爵夫人，”堂罗克兴致勃勃地问道，“她筑起了街垒并拿枪射击？”

“你们还不知道?”苏苏·科达说,“那么你们住在什么地方?她就是玛丽亚·孔索拉松·阿斯洛尔-比利亚维森西奥夫人,住在戴荆冠的基督画像的教堂附近。有一次,她在大街上看到一群垂头丧气的人,便对他们着实数落了一番,接着叫人封住大街的入口,她就站在一堆人前面大声地说道:‘我们大家宁可死在这里,也不能让法国人从这里通过!’”

“啊,多么崇高的精神!”堂罗克一面赞叹,一面饿得直打呵欠,“要是能填饱了肚子听您讲这样的英雄事迹,那该叫我们多高兴啊!您不是说堂何塞家就在……”

“就在那个方向。”瘸子回答说,“你们已经知道,敌人乱成了一团,龟缩在希内哈拱门那里。我的皮拉尔圣母^①啊!那才真叫消灭法国人呢!其余都是空话。在帕拉大街,埃斯特雷维德斯广场,乌雷阿斯大街,圣费大街和阿索克大街,老乡们把法国人剁成了碎块。那天的大炮声和呐喊声至今还在我耳朵里嗡嗡作响呢。法国人放火烧毁了他们守不住的房子,萨拉戈萨人也如法炮制,因此到处都是一片火海……男人、妇女、小孩们……只要两只手能动的,都投入了抗击法国人的战斗。这一切你们都没看到吗?那么你们什么也没有看到。正如我刚才说到,那天帕拉福克斯离开了萨拉戈萨,去……”

“行了,我的朋友,”堂罗克不耐烦地说道,“能恭听您这一席长谈,我们深为荣幸。如果您不能马上带我们到我老乡家去,您告诉一声怎么走也行,我们将自己去找。”

① 萨拉戈萨城的守护神,圣像雕刻在石柱的上端。皮拉尔为西班牙文Pilar(意为柱子)的音译。

“这就走，先生们，别着急。”苏苏·科达拄着拐杖，非常敏捷地走到我们面前回答说。“走吧，我很高兴能陪你们一道去。你们瞧见这座房子了吗？安东尼奥·拉斯特就住在这儿。他是第四团的一名上士。你们可能知道，他从财政局抢救出一万六千四百比索，并且夺回了法国人抢走的蜡烛。”

“朋友，走吧，走吧。”看到不知疲倦的健谈家又要停下来详细介绍安东尼奥·拉斯特的英雄事迹，我便这样对他说道。

“我们马上就到了，”苏苏·科达回答说。“七月一日上午，当我路过这里的时候，我遇上了萨斯神父火枪连的一级下士伊拉里奥·拉弗恩特，他对我说：‘今天要攻打波蒂略大教堂。’这样，我就去那儿瞧了一下，并且……”

“这些我们全都知道了，”堂罗克提醒他说。“快走吧，我们以后再聊。”

“你们面前的这座被烧成瓦砾的房子，”瘸子拐过一条街继续说道，“是四日着火的，当时圣保罗教区第二火枪队的堂弗朗西斯科·伊巴斯少尉在这儿架起了一门大炮，然后……”

“好心人，其他情况我们都知道了，”堂罗克说。“走吧，我们赶快走吧。”

“但是，马格达莱纳教区的一位农民科德，他用帕拉大街的那门大炮干得更出色。”乞丐再次停下了脚步，继续说道，“当他正要开炮的时候，法国人冲了过来，大家都撤走了，而科德往炮底下一藏，法国人从那儿走过时竟没有发现他。后来，一位老婆婆给了他一根绳子，帮他把大炮拉到街口。你们过来，我指给你们看。”

“不，我们什么也不想看了。走吧，还是走我们的路吧。”

由于我们一再催促，并且再也不愿听他没完没了的叙述了，他才领着我们走过科索大街和商场。尽管走得很慢，总算来到了伊拉尔萨大街，我们要找的那个人就住在这里。

三

唉！可是堂何塞·德·蒙托里亚不在家，我们只好再到城外去找他。另外两个伙伴不愿这样来回奔波，就和我们分手了。他们想自己设法在军队里或在民政机关谋份差事。剩下的就我和堂罗克，还有一名侍从；这样，我们去乡村别墅（在萨拉戈萨，人们把乡村住宅叫做别墅）找我们的朋友反倒更方便了。别墅在波宁特，紧靠穆埃拉大道，离贝尔纳多纳不远。饿着肚子走这么远的路，对如此疲劳的我们来说，确非是一件惬意的事。但为饥饿所迫，我们也只好作一次不合时宜的远行了。天不负人愿，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位渴望见到的萨拉戈萨人，并且受到了他热忱的接待。

当我们到达那座别墅时，蒙托里亚正在自己的庄园里砍伐浓荫如盖的橄榄树；因为第二次围城迫在眉睫，根据被授与全权的长官们制定的构筑城防工事计划，这些树林都应当砍去。不仅我的朋友在亲手无情地毁掉祖辈遗留下来的产业，附近的所有农户也都在忙着干同样的事情；他们神态自若地指挥着这场破坏性的工作，就好象在灌溉土地，移植幼苗或采摘葡萄一样。蒙托里亚对我们说：

“在第一次围城期间，我也毁掉了韦尔瓦河那一边的庄

园。法国人调来如此庞大的一支部队，根据这一点来判断，大家认为这次围城将比上次更加残酷。”

我们向他讲述了马德里陷落的情况，这似乎使他心情很沉重。当我们以夸张的语气齐声赞扬六月十五日到八月十四日在萨拉戈萨发生的一切的时候，他耸了耸肩膀，对我们说：

“大家只是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

接着，堂罗克便对我作为一名军人和公民所具有的品质赞扬了一番。由于有些话他说过了头，特别是有的事情完全是不经之谈，使我不由得两颊通红。首先，他介绍说，我是下安达卢西亚多尼亚纳地区人，出身于显贵门第，曾经以海军学校士官生的身分参加过光荣的特拉法尔加战役。并且说，洪达^①曾给我在秘鲁安排了一个职位。他还说，马德里被围困期间，我在波索门战斗里表现得非常勇敢，因此，马德里陷落以后，法国人认为必须把我这样一个可怕的敌人弄走，于是，把我和其他爱国者一道押送到法国去。他又补充说，多亏我的巧计妙策，我们四个人才从敌人手里逃了出来，到萨拉戈萨来避难。最后他夸奖我说，凭我的品德，再高的荣誉也受之无愧。

就在堂罗克讲这些话的同时，蒙托里亚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如果说我衣衫褴褛引起他注意的话，那他也应当看得出，只有那些有身分的人才会有这身装束。因为衣服虽破，但还是看得出它质地优良，做工考究和它的主人出身高贵。经过一番观察之后，他便对我这样说道：

“他妈的，我虽是堂圣地亚哥·萨斯领导下的火枪连的连

^① 洪达：当时西班牙的政权机关。

长,但没法让您加入我这个连的第三小队,您可参加我儿子所在的那个队。要是您不愿意,就请便,我们萨拉戈萨是不接受游手好闲的人的。而您,我的朋友堂罗克,既然不适于扛枪打仗,他妈的,我们就让您在军医院里当一名见习生吧。”

听完这些话,堂罗克先生拐弯抹角、吞吞吐吐地向他说明了我们窘迫的处境,并表示,如能给我们每人弄一片火腿和两块面包的话,那就太好了。这时,我们看到这位有名望的蒙托里亚双眉紧锁,他那严厉的目光使我们不寒而栗,心想,我们这样冒冒失失地向他要吃的,这下子非被他打发走不可,于是我们便结结巴巴、诚惶诚恐地连忙解释,而我们的保护人满脸怒色,对我们说道:

“那就是说你们肚子饿了,是吗?他妈的,真他妈的活见鬼!你们为什么不早说呢?他妈的,难道我是能让朋友们饿肚子的人吗?你们应该知道,我的贮藏室里还挂着一百多只火腿,存着二十桶陈酒,真的,先生们。要是肚子饿了,又不直截了当地对我说,那就是对我这个男子汉的侮辱。哎,小伙子们,上里面去,让他们炸上四磅牛排,煎上二十四个鸡蛋,宰六只母鸡,从地下室里拿七瓶酒来,我也想吃午饭了。招呼邻居们,干活的人和我的孩子们,要是他们在的话,让他们都来吧。先生们,你们快准备和我一道用餐吧。他妈的,别客气!有什么就吃什么。大家不要虚假客套,也不要推三阻四,这里用不着客气。您,罗克先生,还有您,阿拉塞利先生,不管是今天、明天,还是往后,你们在这里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他妈的,我何塞·德·蒙托里亚待朋友亲如手足,只要我有的,决不会让朋友们短缺。”

这位深孚众望的长者的质朴好客，真使我们过意不去。由于他讨厌繁文缛节，我们便决定丢开京城里那种虚伪的客套，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们这顿午饭自始至终都充满着极为诚挚坦率的气氛。

“怎么，您不再吃点儿啦？”堂何塞·德·蒙托里亚对我说，“我看您是一位风雅自赏的人，您这样矫揉造作和拘于礼节，小绅士，我是不喜欢的，我要生气了。您要是再不吃的話，我可要用棍子揍您啦！喂，您把这杯酒喝了吧，难道京城里有比这更好的酒吗？根本不可能。他妈的！您喝了吧，他妈的！要不我就和您干仗啦。”

于是，我就猛吃猛喝，远远超过了我平常的饭量；只有这样才能答谢蒙托里亚的慷慨和美意，不能因担心自己的消化能力而失去他对我们的深情厚谊。

午饭后，接着砍树，这位殷实的农民指挥着这项工作，干得如此欢腾，就象过节一样。

“等着瞧吧，”他说道，“看他们这次还敢不敢攻打城堡。您没有看见我们构筑的工事吗？还有不少活儿要干呢。我已经拿出了两百只大羊毛袋，还有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如果需要，我将献出我的一切，直到最后的一块面包。”

我们返回城里的时候，蒙托里亚领我们看了看当时正在西城修建的防御工事。在波蒂略门，有一座很大的半圆形炮台把费塞塔会士修道院的围墙与奥古斯丁会赤足会士修道院的围墙连在一起。从这座建筑物到三位一体修道院，有一堵笔直的城墙，城墙上布满了射击的枪眼，中间有一座很好的多面堡，这道工事由一条很深的壕沟防护着，壕沟一直延伸到著

名的埃拉斯广场，即陵园广场，六月十五日的英勇战斗就发生在那里。再往北，在埃布罗河岸人行道起点的桑乔门附近，还有一段护城工事，终端又是一座堡垒。所有这些工事，虽然别具匠心，但由于构筑仓促，并不坚固。任何一位敌军将领，如果他不了解第一次围城的情况，不了解埋伏在这一个个土堆后面的萨拉戈萨人的英勇气概，他一定会讥笑这样一些不伦不类的工事，因为它对于优良的攻城武器来说，实在不堪一击。但是，上帝却使人们常常能够超越战争的客观规律。与安特卫普、但泽、梅斯、塞瓦斯特波尔、卡塔赫纳、直布罗陀以及其他一些已被攻克或尚未攻克的要塞相比，萨拉戈萨当时只不过是一座纸糊的城堡。然而……

四

在他家里，蒙托里亚又生罗克和我的气了，因为我们谢绝了他的赠款，这笔钱是他送给我们作为在这城里生活上必要的开销用的。他不断地用拳头敲桌子，骂出了一连串“他妈的”和其他一些我就不再列举的口头禅。不过，我们终于达成了对双方都体面的妥协。这时，我才意识到我在仔细端详这位非同寻常的人，而在这之前，我对他毫无了解。何塞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但他身体结实，满面红光，气色健康，生活安逸，对自己的一切心满意足，对命运的安排从无怨言，而且心境坦然无忧。在他身上，家长的美德、堪为表率的生活习惯和随和的脾气显得多了一些（如果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这样说的话）。

而他所不足的，则是缺少当时一些富家子弟开始接受的那种讲究礼节的教育。堂何塞不善于客套，他的性格和作风使他厌恶虚假的辞令和言不由衷的甜言蜜语，虽则这些东西是构成礼仪的基本要素。由于他对人从来都是披肝沥胆，所以他也希望别人对他赤诚相见，他那粗犷憨厚的禀性，使他无法容忍高雅的谈吐里常常包含的虚情假义。他发火的时候暴跳如雷，甚至会不由自主地干出一些非常过火的事情，可是事后往往又非常懊悔。

他言行磊落，具有那种朴实的基督教徒的高贵品格，就象一块最美丽的坚硬的大理石，甚至还没有被雕刀划过一样。要善于了解他的为人，而不要计较他那古怪的脾气，虽然严格地说来，是不应当把一个在脾气上与他的同乡们的豪爽性格如此相似的人称为古怪的人的。他的处世准则就是：心里怎么想，嘴里就怎么说。虽然这一点在日常生活和一些小事上给他带来一些麻烦，但是，当你与他商量一件大事的时候，你就会感到他这种处事准则的可贵，因为他襟怀坦白，你无需担心他会使什么坏心眼。对于别人的过错，他总是宽容不究，而对别人的恩惠，则铭记在心。他急人之难，不惜把自己的大部分钱财都施舍给贫穷之人了。

他的衣着很整洁，每日的饭菜非常丰盛，但在四旬斋期间严格戒斋，对皮拉尔圣母充满了赤诚之爱。看起来他的言谈算不上是谦恭的典范，连他自己也承认，他的最大缺点就是常常不合时宜地骂出一连串“他妈的”。我不止一次地听他说过，他自己也知道这个缺点，但又很难改掉，因为当这些“他妈的”从他嘴边滑出来的时候，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

他有妻子，还有三个孩子。妻子叫堂娜莱奥卡迪亚·萨列拉，是纳瓦拉省人。在三个孩子中，老大是儿子，老二是女儿，他们都已结婚，并给老两口生下了几个孙儿和外孙。小儿子叫阿古斯丁，准备让他到教堂里去，就象他那位在塞奥大教堂担任大执事的同名叔叔一样。他家里的所有成员，我都是在同一天里认识的，他们是世界上再好没有的人。他们对我的招待如此周到，真使我不知如何感谢才好。即使我一生下来他们就认识我，他们待我也莫过于如此慷慨吧。他们对我的款待发自内心，感人肺腑，而我也是一个很容易惹人喜欢的人，从一开始起我就对他们的盛情报以真诚的谢意。

“罗克先生，”那天晚上当我们在主人为我们安排好的房间里躺下睡觉的时候，我对我的同伴说道，“我从来没有见过象这样的一些人，所有的阿拉贡人都是这样吗？”

“各式各样的人都有，”他回答我说，“但是，象堂何塞·德·蒙托里亚这样的人和他这样的家庭，在阿拉贡这个地方是很多的。”

第二天，我们就忙于我从军的事情了。这个城市居民的抗敌决心使我深受鼓舞，因而我觉得没有什么比跟着他们，即使是远远地跟着他们，去探索他们光荣业绩的道路来得更荣耀了。你们谁都知道，萨拉戈萨和萨拉戈萨人在那些日子里早已威名远扬，他们的英雄事迹丰富了人们的想象。这座名扬千秋的城市，在它被围困期间所发生的一切，被人们绘声绘色地当作英雄时代的传奇故事而广为传颂。离萨拉戈萨越远，萨拉戈萨人的行动所产生的影响就越大。在英国和德国，那里的人们把萨拉戈萨人看作是现代的努曼西亚

人^①。这些光着上身，脚穿草鞋，头挽毛巾的普通百姓，被看成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悲剧人物的化身。在第一次围城期间，法国人对这些衣不蔽体的贫民们不屈不挠的精神深为敬佩，对他们这样喊道：“投降吧，我们给你们衣服穿。”而得到的却是这样的回答：“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投降，只有荣誉才配披戴在我们身上。”

类似这样的话传遍了四面八方。

现在还是回到我从军的问题上来吧。帕拉福克斯十二月十三日的布告是解决我这件事的一大障碍。他在布告里命令把外乡人统统赶走，限定二十四小时内全部离开，这是因为涌到这里来的大量外地人准备闹事，制造不和与纠纷。但正好在我抵达这儿的那几天，又发布了另一个通告，号召在图德拉被打散的中部军的士兵返回部队，这就给了我一个从军的绝好机会。因为我虽不属于那个部队，但参加过马德里保卫战和巴伊伦战役，加上我的保护人蒙托里亚的赞助，使我有理由被吸收加入了萨拉戈萨的部队，安排在圣彼得教友会的志愿兵营。这个营在第一次围城中减员相当严重。我领到了一套军装和一支步枪。如同我的保护人事先说过的那样，我没能加入急性子的神父圣地亚哥·萨斯大师的队伍，他是火枪营的营长。因为这支勇敢的队伍完全是由圣保罗教区的居民组成的。另外，他们也不乐意年轻人到他们那个营去。由于这样的原因，就连何塞·德·蒙托里亚的儿子阿古斯丁·蒙托里亚也没能在萨斯手下当兵，而是和我一样，加入了圣彼得教友会的那个营。

^① 努曼西亚是古代西班牙的城市，该城居民曾英勇反抗罗马人的入侵。公元前一三三年，经多年围攻后，该城终于被罗马人攻陷，并遭受破坏。

命运给我安排了这样一个好伙伴，这样一位出类拔萃的朋友。

从我抵达之日起，就听说法军逼近的消息，但直到二十日，这才成为确凿无疑的事实。那天下午，法军有一师人到达了埃布罗河左岸的苏埃拉，威胁着阿拉巴尔；另一师人由絮歇率领，在埃布罗河右岸的圣兰贝尔托一带设防。总司令蒙塞率领三个师，驻扎在运河附近和韦尔瓦周围。敌人以四万人的兵力包围着我们。

大家都知道，法国人求胜心切，从二十一日凌晨起就开始行动，向托雷罗山和埃布罗河左岸的阿拉巴尔一带同时发起了猛攻，因为不首先占领这两个据点，就休想征服这座英雄的城市。虽然由于难以防守我们不得不放弃托雷罗，但是，萨拉戈萨人在阿拉巴尔表现了他们英勇顽强的精神，这一天是它光辉史册上最灿烂的一天。

从早晨四点钟起，圣彼得教友会志愿兵营就被派去防守由圣恩格拉西亚修道院到三位一体修道院一线的工事。依我看，这是全城防线中最坚固的一段。圣恩格拉西亚修道院的后面是烈士炮台，接着是一道一直伸展到韦尔瓦河大桥的围墙，墙上布满了射击用的枪眼，桥身处在一座多面堡的掩护下。这道围墙再向西拐过去，形成了一个钝角，与屹立在松树塔那儿的另一个多面堡相衔接，然后几乎成一直线地伸向三位一体修道院，把加尔默罗修道院的门围在防线里面。凡是到过萨拉戈萨城的人，一定清楚我这简单的描述。因为圣恩格拉西亚修道院的残垣断壁还在那里，而在离格洛列塔不远的地方，加尔默罗修道院的支离破碎的门槛和已经磨损殆尽的门墩还依然可见。

正如我前面讲到的，我们守卫着一片开阔的地带。我营一部分士兵在靠近加尔默罗神学院的一个果园里安下了营房。阿古斯丁·蒙托里亚和我形影不离。他那随和的性格，从我们一认识起他就对我表示出的真挚的友情，和我们思想上的某种难以解释的和谐与融洽，使我感到和他在一起心情非常舒畅。他是一位仪表堂堂的青年，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前额宽阔，脸上略带几分忧郁的表情。他象他父亲一样，为人非常慷慨，只要稍受感动，就会对人倾囊相助。但是他有他父亲无法做到的长处，他从不伤害受惠者的自尊心，这是因为他受过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改掉了我们西班牙人那种粗暴的脾气。阿古斯丁已经是一个成熟的青年了，有着成年人的那种果断持重；他具有广博而毫不陈腐的知识，有一颗刚毅而纯洁的心。他所缺少的是经验和阅历。有了这些，他就可以做出更多的好事来。他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使他的品质显得更加高尚，这种憧憬是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上的，它不同于那些时髦的小天使们的幻想。这些人往往连自己到底志在何方都茫无所知。他对未来的遐想既冷静又严肃，好象是在拉丁人的著名学府里熏陶出来的一样。

虽然他酷爱诗歌（其实，阿古斯丁就是一位诗人），但他学的却是神学。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样，他在这方面也是出类拔萃的。神学院的神父们都是很有学问的人，对青年人爱护备至。他们认为，他在人文学和神学方面是一位奇才，并为他一只脚已跨进了教堂而表示庆贺。蒙托里亚一家也为此而感到无限高兴。他们犹如期待天主降临一样，盼望着他主持的第一个弥撒的到来。

但是(我不得不在一开始就指出这一点),阿古斯丁的天赋并不适于做一名神父。对于这一点,无论他的家庭,还是神学院那些善良的神父,都不能理解,恐怕就是圣灵亲自下凡对他们讲了,他们也是不会明白的。这位早熟的神学家,这位能把贺拉斯^①的诗篇背得滚瓜烂熟的人文学家,这位在学校每周举行的智力练习中以其对经院哲学的深刻理解而使老师们惊叹不已的辩证论者,对传经布道意淡如水,如同莫扎特对于军事、拉斐尔对于数学、拿破仑对于舞蹈一样兴致索然。

五

“加夫列尔,你想打仗吗?”那天早晨他这样问我。

“你想打吗?阿古斯丁。”我反问道(正如大家看到的,我们刚认识三天之后,就以“你”彼此称呼了)。

“不太想,”他说,“你想,要是第一颗子弹就把我们打死了……”

“那就是为祖国、为萨拉戈萨而死呗。尽管后人再也想不起我们了,但是为了这样的事业而战死沙场,将永远是一种荣誉。”

“你说得对,”他忧伤地说道,“但是,死,总是件令人遗憾的事。我们年纪轻轻,谁知道在我们这一生中,今后的命运还会怎样呢?”

“生命没有什么了不起,说实在的,最好还是不要去想它。”

^① 贺拉斯(公元前65—8):古罗马诗人。

“让上了年纪的人这样去谈论吧！我们大可不必去谈论它，因为我们还刚刚开始生活。法国人这次对我们实行了残酷的包围，说真的，我不愿意在围困中被打死。上次法国人围城时，我们神学院的学生们也都拿起了武器，而且说实话，我要比现在勇敢。那时候，不知道一股什么烈火在血液里燃烧，我专往最危险的地方冲，一点儿也不怕死，可现在不一样了，老是提心吊胆，一听见枪声就发抖。”

“这是很自然的，”我回答说，“当一个人还不知道什么是危险的时候，也就无所谓恐惧。所以常言道，最勇敢的战士是没有打过仗的新兵。”

“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加夫列尔，我把心里话对你直说了吧，我对那样无缘无故地死，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万一我死了，托你办件事，希望你能以一个好朋友的热忱把它办好。请你好好听着我给你说的这件事。你看见那座向一边倾斜的钟楼了吗？它好象侧着身子在注视这儿发生的一切，又好象倾听我们在这儿谈论什么。”

“那是新钟楼，这我已经看见了。有什么事要托我向那位女士转达吗？”

晨曦中，城里参差不齐的屋脊，教堂的钟楼、塔尖、望台和圆形的屋顶，把这座一向显得古怪、而且从来都不是直立在那儿的新钟楼衬托得更加显眼。

“那你就好好听着，”阿古斯丁继续说道，“如果今天一交火我就被打死，战斗结束以后，队伍一解散，你就到那儿去……”

“到新钟楼那儿去吗？到那儿以后，我就上去……”

“不，伙计，不要上去。我是说，你到圣腓力广场去，新钟

楼就在那儿……你瞧那边，不是有座小钟楼紧挨着那座庞大的建筑物吗？它在那座大钟楼面前仿佛是神父大人跟前的一名侍童。”

“对，我看见那个侍童了。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那是圣腓力钟楼，这该死的东西，现在正敲着呢。”

“望弥撒呢，这是叫大家去望弥撒的钟声。”阿古斯丁非常激动地说道，“你没听见那口破钟的钟声吗？”

“那么你就说说我该对那位敲着破钟的侍童先生说些什么吧！”

“不，不是这么回事。你到了圣腓力广场以后，如果留神一下那个钟楼，你会发现它座落在一条大街拐角的地方，由那里又延伸出另一条狭窄的街道，你顺它向前走不多远，在靠左侧的一边有一条偏僻小街，它叫安东·特里略街，再往前去，一直走到教堂的背后，那儿有座住宅，你就停下来……”

“然后我就返回来。”

“不，在我说的那座住宅旁边有一个果园，果园有一扇棕色的大门，你在大门前停下来……”

“在那儿停下来，我就在那儿待着。”

“不，伙计，你将看见……”

“阿古斯丁，你的脸色比白衬衫还要苍白，你尽给我说这些钟楼，又让我一会儿停下来，这是怎么回事？”

“就是说，”我的朋友越来越羞涩地继续说道，“当你一到了那儿……我得提醒你，必须夜里去……好吧，到了那儿后，你就站住，稍等一会儿，然后走到对面的人行道上，伸长脖子朝里面看，你从果园的围墙上面看过去，会看见一扇窗户，你

捡块小石子，向玻璃窗扔过去，但是声音不要太响。”

“她随即就会从里面走出来。”

“不，伙计，你耐心点儿听着。你怎么知道她出来还是不出来呢？”

“好吧，就算她出来吧！”

“我还得先给你说另一件事。那里住着一位叫做坎迪奥拉的老家伙。你知道坎迪奥拉这老家伙是谁吗？他是萨拉戈萨人，据说他家地下室里藏满了金钱。他为人吝啬，是一个放高利贷的。他借出的是钱，索取的是人命。他精通法律条款、债务偿还的期限和逼债的各种手段。在这方面，卡斯蒂利亚全法院的人加上全议会的人也不及他懂得多。谁要是和他打官司，那准输。”

“那么这个带棕色大门的建筑物一定是座壮丽的宫殿罗！”

“没有那么回事，你见到的将是一座非常简陋的房子，看上去就象快要倒塌似的。我已经对你说过，坎迪奥拉这老家伙是个吝啬鬼，即使毙了他，他也不会破费一个里亚尔。如果你在那儿看见他，你准要给他施舍点东西。另外，我要告诉你的，就是在萨拉戈萨，谁也没法见到他。人们瞧不起他，嘲弄他，所以叫他坎迪奥拉老家伙。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出生在马略卡岛，叫赫罗尼莫·德·坎迪奥拉。”

“而这个老家伙有位女儿。”

“伙计，耐心点儿，看你急的！你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女儿？”为了掩饰他内心的慌乱，他支吾其词地避开了话题。“正如我刚才给你说的，由于这位坎迪奥拉老家伙十分吝啬，心肠

狠毒，所以全城没有一个人不讨厌他。很多穷人被他盘剥得倾家荡产，最后还要被关进监牢。另外，在上次围城期间，他没有为战争出过一瓜尔多，他既没有拿枪打过仗，也不愿在家里收养伤员，人们从他那儿连一个比塞塔也没有弄到；有一天，他竟声称不管是张三还是李四在这儿，他都无所谓。为此，差点儿被爱国者们抓走。”

“那么，住在这座带棕色大门果园的房子里的家伙还真是一个好角色呢。当我向窗子上掷石子的时候，要是坎迪奥拉这老家伙拿着棍子跑出来，骂我和他女儿调情，把我毒打一顿怎么办呢？”

“住嘴吧，别这么蠢了。难道你不知道，天一黑坎迪奥拉就钻进地下室去数他的钱，直到深更半夜才出来吗？呸！他现在又要忙着去……他的邻居们说，每到深更半夜就听到一阵阵哗啦哗啦的响声，好象成口袋地往外倒钱币似的。”

“好吧，我到了那儿就向窗子上扔一粒石子，然后在那儿等着；等她出来了，我就对她说……”

“你就告诉她，我死了……不，你别这样忍心。你把我这副护身佩带交给她……不，你告诉她……不，最好还是什么都别对她讲。”

“那么我就把护身佩带交给她。”

“不，也别带给她。”

“啊，我明白了，等她从屋子里出来了，给她道声晚安，我就哼着‘皮拉尔圣母告诫……’离开那儿。”

“不，得让她知道我死了。你按我吩咐的办。”

“可你什么也没有吩咐我呀！”

“你着急干吗？算了吧，也许我还不至于被打死。”

“啊，真是干打雷不下雨！”

“加夫列尔，因为有这样一件事，我想推心置腹地告诉你，我多么希望把这件几乎要从我心里蹦出来的秘密告诉你啊。你是我的朋友，除了你以外，我能对谁讲呢？如果不把它讲出来，我的心就要象一颗手榴弹一样炸开的。我生怕夜里说梦话时把它泄露出去，为此，我连觉都不敢睡。要是我父母或者我哥哥知道了这件事，他们非把我揍死不可。”

“神学院的神父们知道了吗？”

“你别提他们了，你听着，我给你讲一讲我所经历过的事情。你认识林孔神父吗？他是非常喜欢我的，每天下午都带我沿着河边或者向托雷罗方向散步，有时也取道胡斯列博尔走走，我们一边走一边谈论神学和人文学。林孔神父非常热爱伟大的诗人贺拉斯，他常说：‘很可惜他不是基督教徒，要不然就可以封他为圣徒了。’他身边经常揣着本埃尔塞维罗斯版的《贺拉斯诗集》，他对这本书比对自己的眼珠还珍爱。当我们散步走累了，他就坐下来朗诵，尔后我们就尽情地议论一番……好了……现在我告诉你，林孔神父是已故的坎迪奥拉夫人堂娜玛丽亚·林孔的亲戚。坎迪奥拉在蒙萨尔巴尔巴大路那边有个庄园，庄园里有座破旧的别墅，其实倒更象一间茅屋，但是四周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树木，从那儿可以看到埃布罗河的优美景色。一天下午，我们读完 *Quis multa gracilis te puer in rosa* ①以后，我的老师想看望一下他的亲戚，于是我们就朝那里走去。走进果园，坎迪奥拉刚好不在，他女儿出

① 拉丁文，意为“谁把你那羸弱的幼童领到了玫瑰丛中”。

来把我们迎了进去。林孔神父对她说：‘玛丽基亚^①，给这位年轻人摘几个桃子来，给我来一杯你知道的饮料。’”

“玛丽基亚长得漂亮吗？”

“你先别问漂亮还是不漂亮。你就会知道的，……林孔神父手托着她的下巴，让她转过脸看着我，并对我说：‘阿古斯丁，你说心里话，你见过比这更漂亮的脸蛋儿吗？你看，这火一般的眼睛，这天使般的嘴唇，这晴空般的天庭。’我浑身一阵颤抖，而脸红得象胭脂一般的玛丽基亚则嫣然一笑。停了片刻，林孔继续说道：‘你是个未来的神父，是个好样的青年，除了书本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爱好，所以让你看看这位美女。年轻人，赞美造物主创造的这些美妙的作品吧！你看一看那富于表情的面孔，那含情脉脉的眼神，那温柔可爱的笑容，清新红润的嘴唇，细嫩的皮肤，袅娜多姿的体态，你就会承认，如果说蓝天、鲜花、山峦和阳光都很美的话，那么，上帝的所有这一切创造，在他那不朽的双手所创作的最精致、最完美的作品——这位女子面前，都黯然失色了。’听了我老师的这番话，我惊讶得一句话也说不出，目不转睛地欣赏着这件无疑比《伊尼特》^②更优美的杰作，我无法向你描述当时我内心的感受。你想象一下埃布罗河的情景：这条大河发源于丰蒂布雷，由阿尔法克入海，但它在奔流的途中戛然而止，向北流去，折向圣地亚纳的阿斯托里亚斯。在我精神上也有类似的经历。当我发觉我的思绪在它平静的进程中突然中断后，又不知沿着哪条思路追忆起往事的时候，我自己非常惊讶。不仅当时是

① 系玛丽亚的昵称。

② 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公元前70—19)的著名史诗，共十二卷。

这样，直到现在我仍然感到惊讶。尽管我对她凝目而视，但无论我的心里还是我的眼睛总觉得没有看够。当时我这样自言自语道：‘我太爱她了，怎么到现在我才意识到这一点呢？’在那以前，我没有见过玛丽基亚。”

“那么桃子呢？”

“当时玛丽基亚在我面前就象我在她面前一样，感到手足无措，这时林孔神父与一位果农谈论起法国人对这个庄园造成的破坏（当时是九月初，即第一次围困撤围后一个月），这样，我和玛丽基亚便单独留在那儿。就我们两人！我的第一个念头便想拔脚就跑，而玛丽基亚，据她后来告诉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无论她还是我，两个人谁也没有挪动一步，而都留了下来。突然，在我的身上产生了一股强大而奇异的力量，我打破了缄默，开始和她聊了起来。起初，我们扯了些无关紧要的话题，但接着我便想起了一些我觉得远非平庸俗套的事情，并把这一切都对她讲了。玛丽基亚的答话很少，但是，她那双眼睛的表情要胜过我的一切言辞。最后，林孔神父叫我们了，我们应声走了过去。我向她告别，并对她低声说，不久我们将会再见面的。这样，我们就回萨拉戈萨了。啊！在回来的途中，我觉得路边的树木，埃布罗河的河水，皮拉尔圣母院的圆形屋顶，城里的钟楼，沿途的行人和房屋，果园的围墙，大地和风声，路上的狗儿，所有这一切都变了。天空和大地都面目一新。我尊敬的老师又吟起了贺拉斯的诗章，而我则表示，贺拉斯算不了什么。这一下子他真想把我一口吞了下去，并且以不再和我交往相威胁。我热烈地赞扬维吉尔，背诵起他那著名的诗句：

Est mollis flamma medullas interea, et tacitum

vivit sub pectore vulnus.①

“这些都是九月初的事了。”我对他说，“但从那以后呢？”

“对我来说，从那天起开始了新的生活，热切的思念使我夜不能眠，除了玛丽基亚，周围的一切都使我意乱心烦。对我自己的家，我也觉得讨厌，我孤身独影地在郊外踟蹰，试图在寂寞中寻求精神上的宁静。我厌恶神学院，厌恶所有的课本和神学。到了十月，当他们要把我禁锢到神学院去的时候，我装着病倒了，这样我就可以留在家里。战争使我们大家都成了士兵，从此我更自由自在。我什么时候都可以出去，甚至在夜里也经常去看她并和她交谈。我上她家里去的时候，先打一下双方约定的暗号，接着她便下来，打开一扇带铁栅栏的窗子，我们就长时间地倾谈起来。虽然路上行人不断，由于我把斗篷一直蒙到眼睛，加上夜里天黑，谁也认不出是我。所以，村里的小伙子们都在互相打听：‘坎迪奥拉女儿的男朋友是谁呢？’最近几个夜晚，因为担心别人发现，我们不在窗口交谈了。玛丽基亚到楼下来打开果园的大门，我便进去。谁也发现不了我们，因为赫罗尼莫总以为她女儿去睡觉了，就到他的房间里去清点自己的钱财，而他家里唯一的老年女仆则为我们作掩护。果园里就我们两个人。我们坐在石头台阶上，透过黝黑粗大的杨树枝桠看得到斑斑驳驳的月光。在那充满庄严的寂静中，我们的心灵领会到了这桩极妙事情的含意，而且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这种强烈的感受。我们感到如此幸福，以至有时它却成了巨大的痛苦。如果说一个人有时候想长命百岁的话，也有时巴不得早离人世。我们长时间地在那儿消

① 拉丁文，意为“温柔的情火渗透了骨髓，无声的忧伤啮食着心灵”。

磨时光。前天晚上，我在那里一直呆到天快透亮，因为我父母以为我在值勤，我也无需急着回去。当东方欲晓的时候，我们才分手告别。从果园围墙上往外看，附近房子的屋顶和新钟楼的塔尖尽收眼底。玛丽基亚指着新钟楼对我说：‘要我对你变心，除非他日斜塔变直。’”

阿古斯丁没有再往下说，因为托雷罗山那边响起了炮声，我们的目光都向那边转了过去。

六

法国人向托雷罗一带的阵地发起了猛攻，守卫着这些阵地的一万名士兵是由堂费利佩·圣马尔奇和奥内伊两位功勋卓著的将军指挥的。博尔冯、卡斯蒂利亚、坎波塞戈尔维诺、阿利坎特和索里亚教区的义勇军，费尔南多七世的轻骑兵，穆尔西亚团和其他一些我记不得番号的部队首先向进犯的敌人开火还击。我们从烈士多面堡那里亲眼看到这场战斗是怎样打响的，同时也看到了法军如何沿着运河包抄托雷罗。双方交了好一阵火，但是，由于我们没有能够占据它附近的一些地点，象布埃纳维斯塔，卡萨-布蓝卡和运河分洪坝，也没有在这些地方修筑工事，托雷罗便处于无法坚守的地位，战斗没有持续多久便结束了。尽管这样，我军还是一直坚守到很晚才有条不紊地撤了下来，并在撤退时炸毁了美洲桥，除了被敌人炸毁的那门炮以外，我们把所有的大炮都拉走了。

这时，远方传来了一声轰鸣，由于那一带的战斗几乎已经

结束，我们立刻明白，战斗又在阿拉巴尔打响了。

“堂何塞·曼索旅长在那儿，”阿古斯丁对我说，“他和堂马利亚诺·瓦尔克指挥的阿拉贡步兵团在一起。堂佩德罗·比利亚坎帕指挥的韦斯卡义勇军，加泰罗尼亚义勇军和其他英勇的部队也都在那里，而我们却在这儿闲得无事可做！看来，这里的事情已经了结了。法国人今天一定会因为攻下了托雷罗而兴高采烈。”

“如果我没搞错的话，”我回答说，“他们现在将攻打圣约瑟修道院。”

我们大家都朝那儿看去，一座高大的建筑物矗立在我们左侧，在它与克马达门之间是韦尔瓦洼地。

“雷诺瓦莱斯曾经守在那儿，”阿古斯丁对我说，“在上一次围城期间，勇敢的堂马利亚诺·雷诺瓦莱斯表现得非常突出，他现在指挥奥里维拉和巴伦西亚的轻骑兵。”

在我方阵地上，坚守阵地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安排就绪。和在三位一体修道院一样，在皮拉尔多面堡、烈士炮台与松树塔这些地方，炮手们点燃了导火线守护在那里，而我们这些步兵们则埋伏在大家认为最安全的胸墙后面，以便阻击任何一支企图偷袭我们的敌军。天气非常冷，我们大部分人都冻得直打哆嗦，可能有人以为这是吓得发抖，不，确实很冷。谁要是说根本不冷，那是说瞎话。

我的预见很快就得到了证实，圣约瑟修道院遭到了一支强大的法国步兵的进攻，更确切地说，遭到了法国人试探性的攻击，或者说偷袭。看来敌人是非常健忘的，虽然事情才过了三个月，他们就忘记在萨拉戈萨搞突然袭击是不能奏效的。可

是他们却过分自信地一直推进到离开修道院只有一箭之地的地方。不用说，这帮可怜虫们以为，我们的战士只要一瞧见他们便会吓死的。这些刚从西里西亚来的窝囊废还不明白在西班牙进行的这场战争是什么样的战争。另外，由于他们没有费多大劲儿就攻克了托雷罗，便以为现在一口就能把整个世界都吞下去。因此，象我刚才说的那样，他们就一直向前推进，而这时候，圣约瑟修道院却毫无动静，直到他们离它只有一箭之地甚至还更近些的时候，突然从这座建筑物的枪眼和炮眼里喷射出一条条可怕的火焰，打得我的法国好汉们仓皇逃窜。尽管这样，仍有相当多的人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一命呜呼了。看到这些气焰嚣张的法国人得到了这样的下场，我们在烈士炮台上目睹这场战斗的人，都情不自禁地齐声欢呼，拍手称快。在战争中凶狠的士兵就是这样来庆贺敌人的死亡的。甚至对屠宰场里杀死一只兔子都会本能地产生怜悯之心的人，当他们亲眼看到数百名身强力壮、年轻活泼的人被打死的时候，竟也高兴得又蹦又跳，尽管这些死去的人并没有干下什么有损他人的坏事。

法军对圣约瑟修道院的进攻就这样结束了；他们的冒险行动立即受到了惩罚。这时候他们大概弄清楚了我们放弃托雷罗是出于某种考虑，而决不是什么软弱的表现。为了再次抗击世界上第一流的步兵、炮兵和工兵，萨拉戈萨这座既无护城炮台又无碉堡要塞的孤立无援的城池，在法军围攻的前夕，她又一次用土块筑起了壁垒，用砖坯垒起了护城炮台，用泥巴修起了土炮楼。为了进攻这座犹如幼儿玩具一样的城堡，侵略者调来了一支庞大的部队，配备着精良的武器、大量的弹药和

物质技术装备，一句话，他们投入了最强大的兵力，并使用了最先进的装备。即使这样，他们也是不足以取胜的。在这些一脚就能踢倒的土墙面前，敌人的这一切仍然要碰得粉碎、化为灰烬的。因为在脆弱的物质防御工事后面，有着萨拉戈萨人的钢铁般的意志，这种钢铁，折不断、拧不弯，熔不化、砍不裂，也不生锈，就象一根非人力可以摧毁的铁条牢牢地围箍在工事的四周。

新钟楼敲起了报警的钟声。每当空中响起这种凄厉的钟声时，就意味着萨拉戈萨城处境危急，需要自己的儿女们来援救。情况怎么样？出了什么事？发生了什么问题？

“可能阿拉巴尔情况不好。”阿古斯丁说。

“他们向我们这儿发起进攻，是企图把大量兵力牵制在这里，以便可以向河对岸发起猛攻。”

“第一次围城的时候他们也是这么干的。”

“到阿拉巴尔去，到阿拉巴尔去！”

正当我们议论这些的时候，从法军防线上打来了几发实心炮弹，他们想把我们拴在这儿。幸好萨拉戈萨城内人数众多，不管哪里需要，救援起来都很方便。我所在的那个营撤离了圣恩格拉西亚修道院的棱堡，向科索大街方向开过去。我们不知道究竟要把我们带到哪里，但很可能是带到阿拉巴尔。街上挤满了人，甚至连一些老人和妇女也因出于好奇而走上大街，他们想站得更近点儿看一看那些有危险的地方，因为要到那儿去是不可能的。通往埃布罗河大桥的圣希尔、圣彼得和库奇列里亚三条大街，几乎挤得水泄不通。成群结队的妇女穿过街道，匆匆忙忙地奔向皮拉尔圣母院和塞奥大教堂。远处

传来了震耳欲聋的炮声，它非但没有使情绪激昂的人们感到忧虑，反而更加激发了他们的士气。到处是叫喊的声音，人人争先恐后地往前挤，都想尽快赶到自己的目的地。在塞奥广场，我瞧见了一支骑兵团，人马多得几乎把通往大桥的道路堵死了，这样，我们营不得不在别的地方另找一条通道，以便比较顺利地走过去。当我们从塞奥大教堂门楼前经过的时候，听到城里的妇女们都在里面向圣母祈祷。有几个男人想闯进去，结果被她们撵了出来。

我们从紧挨着圣胡安·德·洛斯·帕内特斯教堂的一条路来到了埃布罗河畔，大家停在堤岸上待命。站在那儿可以隐隐约约地看见对岸战场的景象。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马卡纳斯的树林，树林的那一边是不大的阿尔塔瓦斯修道院，它座落在埃布罗河大桥的旁边，往前是圣拉撒路修道院，接着是耶稣修道院。这一件件景物都在巨大的埃布罗河里映出了倒影。再往前便可以看到硝烟弥漫、弹道持续交叉的战场，大炮嘶哑的轰鸣声与人们的呼喊声混成一片，滚滚不断的硝烟与空中的乌云交织在一起。那里的所有壁垒都是用附近砖瓦厂的砖头和砖窑里的泥浆土块砌成的，构成了一种淡红色的混合物。人们可能以为这些土是用鲜血和成的。

法国人的前沿阵地伸展在巴塞罗那大道与胡斯利沃尔大道之间，位于胡斯利沃尔大道左侧的砖厂和果园后面的一片地带。从十二点起，他们就疯狂地向我方的战壕发起了进攻，并且不顾我军从圣拉撒路修道院和一个叫马塞洛的地方射来的交叉火力，沿着巴塞罗那大道向前凶猛地推进。他们的目的是想以大胆的偷袭来攻占我军的炮台，这种顽固企图导致了

一场真正的大屠杀。法军的伤亡不计其数，队伍被打得稀稀落落，但他们立即得到了补充，随后又展开了新的进攻。有几次他们甚至冲到了壁垒跟前，双方无数次的短兵相接，更增加了战场上的恐怖气氛。指挥官们手里挥舞着马刀冲在前面，象一群亡命之徒，把战死在这堆砖头前面看成是个人的光荣。在那样恐怖的毁灭性的激战中，每一分钟都能夺走数百条生命，士兵、军曹、少尉、上尉和上校纷纷被击毙在地上。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敌军的残酷围困使我们每个人都怒火中烧，而疯狂地向这里逼进的法国人也充满了报复的狂热，他们那种受辱后的狂怒甚至要比一般武士更为猛烈。

恰恰是他们过早发动的这场残酷的军事行动，使他们遭到了失败。他们本来应该首先用大炮一步一步地摧毁我们的工事，保持围城时所需要的那种冷静的头脑，而不应当对他们曾经在七月十五日和八月四日与之打过交道的人们所固守的阵地搞什么分兵游击。他们本来应该克服轻敌情绪，因为无论在对西班牙的战争中，还是在当今对普鲁士的战争中，这种轻敌情绪都成了他们惨败的灾星。他们理应采取从容不迫的战术，使受围困的人们产生厌战的心理，而不要去激怒他们。无论靠令人惊叹的哲理还是靠大炮，他们的不朽统帅总是无往而不胜的。如果他们也有着这种富于思想的头脑，那么可以肯定，当他们围困萨拉戈萨的时候，就一定会首先了解一下人们的心理。因为不研究人们的心理，那么，说来会使人觉得荒谬，残酷的战争只不过是一场野蛮的杀戮而已。拿破仑有着非凡的洞察力，他理应了解萨拉戈萨人的性格，并避免为炫耀个人的勇武气概而投入没有任何掩护和后援的军队来攻打萨

拉戈萨人。这样做不仅难以达到他的目的，而且也是危险的，特别是当他面对的敌手并不是为了任何偶像打仗，而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而战斗的人们时，情况更是如此。

十二月二十一日那次惊心动魄的行动，是阿拉贡首府第二次被围困期间最光荣的战斗之一。对于它的细节，我就不准备多费笔墨了。这是因为我并没有亲眼目睹那次战斗，而只能根据别人口述的材料进行报道，同时，我还要在后面叙述许多引人入胜的战斗情节，所以对那些流血的冲突我就不再罗唆了，而只作一点简单的描述。现在只要知道这些就可以了：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法国人认为应当放弃他们的打算了，他们丢下满野的尸体撤了回去。这本是我们用骑兵追击他们的极好机会，但是，据说长官们经过短时间的商量后，决定不冒险出击了，因为它可能导致危险的后果。

七

夜晚，当我们的一部分部队撤往城里的时候，全城的人都朝阿拉巴尔跑去，以便就近观看一下战场的情景，看一看战火所造成的创伤，数一数被打死的人数，尽情地想象着当时一幕幕英勇的战斗场面。那儿人们熙熙攘攘，你来我往，喧声震天；一队队战士在热情奔放地歌唱，同时，一批批善良的人们忙着往自己的家里运送伤员。从人们生动的对话，一连串的提问，夸张的惊叹声和饱含着欢乐与欣喜的泪花和微笑中可以看出，到处是一派兴高采烈的气氛。

由于缺少营房,大约九点钟的时候,我们营的队伍就解散了,并且允许我们离开部队几个钟头,不过,一旦有紧急情况就得赶回来。阿古斯丁和我便朝皮拉尔圣母院跑去,那里人山人海,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挤了进去。人们为了能走进供奉着皮拉尔圣母的小教堂,竟如此死劲地你拥我挤,真使我惊讶不已。祈祷声、许愿声和表示感恩的话语混成一片,结果什么教徒的祷告声也不象。与其说人们在祈祷,倒不如说他们在不停地讲话,其中既有哭泣和呼喊的声音,也夹杂着象我们西班牙人对自己热爱的圣徒常常使用的那种温柔甜蜜、知心贴己的话语。人们都跪在那里亲吻着地面,双手抓住小教堂周围的栅栏,面朝圣像,用最亲切最感人的称呼呼唤着圣母。那些由于拥挤而无法走近圣像的人,远远地挥动手臂和圣母交谈。教堂里没有管事人员来禁止这些粗鲁的举止和不敬的喊叫,因为这是虔诚的感情奔放的产物,如同一个人处于极度兴奋状态时的情形一样。这里没有教堂里所应有的那种庄严肃穆的气氛,大家在这儿仿佛在自己家里一样,好象亲爱的圣母,这位萨拉戈萨人的母亲,萨拉戈萨人的女主人和女皇的宫殿也成了她的儿女、仆人和臣民们的家一样了。

人们对圣母的这种激情使我感到惊讶,他们对她的这种亲密的感情更增加了我对圣母像的兴趣。我死劲儿挤到了栅栏跟前,并看到了那尊著名的圣像。有谁没有见过圣母像呢?至少那些遍及伊比利亚半岛各个角落的无数圣母像的复制品,雕刻的也好,印制的也好,都该熟悉吧!在小教堂的最里面,安放着一张小小的祭坛,祭坛的左侧,有一个装饰得华丽的具有东方色彩的神龛,圣母雕像就一直供奉在那里。在无

数支烛光的映照下，圣母衣冠上的宝石光耀夺目，额发，胸前项圈及戒指上的鎏金和钻石也闪闪发光。如果一个活人身上戴上这么沉重的珍宝，一定要被压垮的。圣母的衣服没有打褶子，从上到下又硬又挺，象一个套子一样裹在身上，只有一双手还露在外面；圣婴耶稣抱在她左边怀里，在绫罗、宝石中间只能勉强看见他那张黝黑的小脸。随着时间的流逝，圣母的脸也变成黑褐色了。她神态安详，和蔼可亲，是至福的象征。她的脸向着外面，那温柔的目光总是凝视着虔诚的人群，在近处烛光的映照下，她的瞳孔闪耀着光芒，那双亮晶晶的人工眼睛就象真人的目光那样专注有神。当我头一次在这种宗教活动中看到她的时候，我是很难无动于衷的，而且，当人们以各种不同的语调用热情的话语向圣母祷告的时候，我也不能不在这合唱声中加上几句。

当我正凝视着圣母像的时候，阿古斯丁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对我说：

“你瞧，她在那儿呢。”

“你说谁？圣母吗？我已经看见了。”

“不，伙计，我说的是玛丽基亚，你看见了吗？她就在对面，紧挨柱子站着。”

我瞧了一眼，只见在那儿有许多人，我们随即离开这里，穿过人群朝那边走去。

“坎迪奥拉这老家伙没和她一起来，”阿古斯丁非常高兴地说道。“她是和女佣人一道来的。”

说完，他就左推右搡地从人群中挤了过去，一路上不是碰了人家的前胸后背，便是踩了别人的脚，或者把人家的衣帽弄

得皱折不堪。我跟在他后面往前挤了过去，左右两边的人也同样吃了我不少苦头。我们终于挤到了这位容貌美丽的姑娘跟前，根据当时我的亲眼观察，她确实长得很漂亮。我的好朋友对她如此钟情，我认为是不无道理的。对于他的这一片痴情，玛丽基亚也的确受之无愧。她那黝黑而又显得苍白的脸蛋，乌黑的眼睛，端端正正的鼻梁，无可比拟的嘴唇和虽不宽阔但很清秀的前额，这一切都十分引人注目。无论她的容貌，还是她那苗条的身材和轻盈的体态，都含有一种诱人的魅力。当她含羞闭目的时候，人们可能以为她沉浸在别人无法了解的甜蜜爱情的幽思里，而我们每个人也都经历过这样的情景。她微笑起来显得文静大方，当我们走到她跟前时，她的眼神里流露出羞怯的表情。这一切都表明，她具有那些只有特定性格的女性才具有的稳重而不外露的感情；而且，根据当时给我的印象，我觉得她大概是一位沉默寡言、不卖弄风情、不矫揉造作的人。后来，我曾有机会证实了我的这一为时过早的判断。玛丽基亚的脸上显现着柏拉图式的宁静和某种程度的自信。她的感情不轻易冲动，这是她与大多数妇女相异而和少数妇女相同的地方；但是，一旦冲动起来了，那也确实名副其实的冲动。有些性格脆弱、多愁善感的妇女就象一支蜡烛一样，受热就要熔化；而玛丽基亚却是由坚硬异常的金属铸成的，只有熊熊的烈火才能使她失去结构紧密的特性，如果真有这样的時候，她一定会象溶化的金属一样，烧毁她所触及到的一切的。

除了她美丽的容貌外，她那娴雅的举止，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连她那华丽的服饰，也都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我常常听到人们以夸张的口吻谈论坎迪奥拉这个老家伙的吝啬，所以我

曾经猜想，他女儿的穿着打扮一定是寒酸到不能再寒酸了。其实，情况并非如此。据阿古斯丁后来告诉我，这位吝啬人当中最吝啬的人，不但允许自己的女儿有一点零花的钱，而且偶尔还买件把衣服给她，这在他看来，真是尘世间non plus ultra^①的豪华了。如果说坎迪奥拉对自己的近亲可以看着他们活活饿死而不问不管的话，那他在为自己的女儿花钱的时候，却显得少有的令人惊讶的慷慨大度。他虽然为人吝啬，但总是父亲；他对这位不幸的姑娘的父爱较为一般，也许非常爱她，而他也能从这种慷慨的举动中使自己枯燥乏味的生活得到主要的，也可能是唯一的乐趣。

关于这一方面，还需要多讲一点情况，但这要等在以后的叙述中再慢慢交待。现在我要说的是，我的朋友对他热恋着的玛丽基亚还没有谈上十句话，就有一个人突然走到我们身边，他两眼直冒怒火，盯了我们一眼后，转身一把抓住姑娘的胳膊，怒气冲冲地对她说：

“你在这儿干什么？而您，克迪塔太太，这个时候您干吗还把她带到皮拉尔圣母院来呢？回家去，赶快回家去！”

他上前把她们主仆两人推到门口，带到大街上，三个人便在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他就是坎迪奥拉。我记得很清楚，一想起他我就心惊肉跳，以后你们就会明白我为什么会这么怕的。在皮拉尔圣母院发生了这短短的一幕以后，那个人的形象便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记忆里了。他那副模样确实不象其他一些人那样容易被遗忘。坎迪奥拉是个弯腰驼背、体弱多病、面目可憎的老头

^① 拉丁文，意为“无以复加”。

儿，一双斜眼露出令人讨厌的目光，瘦削的脸上两颊都瘪了进去，一瞧就使人反感；他的鼻子就象鹰嘴一样又弯又尖，连他的下巴也是尖的；斑白的长眉下嵌着一对绿色的眼珠，宽阔的前额布满了皱纹，好象被画平行曲线的尺子划过了似的，软软的耳骨使他长就了一副耷拉着的耳朵，他的脸色蜡黄，嗓子象金属发出的响声那样嘶哑，加上衣着邋遢，举止无礼，他的全身，从他的头发尖儿，确切地说，从他的假发袋直到鞋底，都产生一种使人无法忍受的反感。可以理解，他是连一个朋友也不会有。

坎迪奥拉没留胡子，他也象时行的那样，把脸全刮光了，尽管剃刀在他脸上一星期最多也不过光顾一次而已。要是堂赫罗尼莫留上胡子的话，瞧着他那副模样，我会把他比作很久以后我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所认识的某位威尼斯商人。我在这位商人身上发现的某些外貌上的特征，使我想起了在皮拉尔圣母院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那个人的形象。

“你看见这个老头儿是多么令人讨厌和可笑吗？”当那三个人走出了大门只剩下我们两人的时候，阿古斯丁朝门口瞟了一眼对我这样说道。

“他不喜欢他的女儿有男朋友。”

“不过我肯定，他并没有瞧见我和他女儿在讲话。他可能有些疑心，但顶多也不过如此。要是他由疑心进而肯定玛丽基亚和我讲过话，那我们就完了。你看见他怎么瞧我们的吗？该死的吝啬鬼，魔鬼皮包着的黑心肝！”

“你的这个丈人不怎么样。”

“坏透了，”阿古斯丁·蒙托里亚难过地说道，“连两个发

霉的铜钱也不值。我可以肯定，今天晚上他一定要把她臭骂一顿，幸好他还不习惯于动手打她。”

“难道坎迪奥拉先生不愿意他女儿和堂何塞·德·蒙托里亚的儿子结婚吗？”我问道。

“你疯啦？如果……你跟他去谈这件事吧。这个可恶的吝啬鬼把他女儿当作装着金币的口袋似的看守着，并且看样子他是不打算把她许给任何人的；同时，他对我善良的父亲怀有很深的宿怨，因为我父亲曾帮助几个不幸的债户从他的魔掌中解脱出来。我对你讲，要是他发现自己的女儿爱我的话，他准会把她关在地下室装银币的铁柜子里的。我还没有告诉你，如果我父亲知道这件事的话……只要一想到这里，我浑身的肌肉就要哆嗦。使我睡不安宁的最可怕的恶魔，就是我梦见我父母双亲大人得知我热恋着玛丽基亚这件事。堂何塞·德·蒙托里亚的儿子竟然爱上了坎迪奥拉老家伙的女儿！这是多么可怕的念头啊！他是个已经正式被安排去当主教的青年，……当主教，加夫列尔；在我的双亲看来，我将要去做主教啊！”

说完这些，阿古斯丁用脑袋撞了一下我们靠着的神圣的墙壁。

“你还想继续爱玛丽基亚吗？”

“你甭问我这个了，”他大声答道。“你瞧见她了吗？既然你瞧见了她，那你干吗还问我爱不爱她？她的父亲和我的父母双亲大人宁可让我死了也不会愿意看见我与她结婚的。当主教，加夫列尔，他们想让我去当主教啊！你把当主教和今生来世都能爱玛丽基亚这两件事协调协调看。你就把它们协调

一下，并可怜可怜我吧。”

“天无绝人之路。”我对他说。

“你说得对，有时候我也充满了无限的信心，谁能知道我们明天会怎么样呢！上帝和皮拉尔圣母将会帮助我度过难关的。”

“你信奉这位圣母吗？”

“是的。我母亲在家里的圣母像前敬上蜡烛，祝愿我在战场上不被打伤。我也凝视着她，心里默默地对她说：‘圣母啊！我敬献上这些蜡烛也是想让你记住，我不能不爱玛丽基亚啊！’”

我们待在圣母院的中殿里，它和皮拉尔小教堂所在的后殿相通，那儿的墙上有个门洞，善男信女们穿过这个门洞，再往下走两、三个台阶，就可以吻着雕刻着令人崇敬的圣母像的石柱了，阿古斯丁吻了吻那块红色的大理石，我也吻了一下，然后我们就离开教堂回营房去了。

八

次日，即二十二日，帕拉福克斯对蒙塞派来劝降的来使说：“我不懂什么叫投降，等我死了以后我们再来谈它吧。”随后，他在“公报”（因为萨拉戈萨也有自己的“公报”）上发表了一份颇有说服力的长篇文告，回答了敌人的威吓。但是人们却普遍认为，以总司令名义签署的那份文告和其他所有的公告都不是他自己写的，而是出自他的老师和朋友巴西略·博希

罗神父的那支生花妙笔。这位神父是一位足智多谋的人，人们常常可以看见他出现在那些危险的地方，身边围着爱国者和军事长官。

不用说，由于二十一日那一天的光荣行动，萨拉戈萨城的保卫者们个个斗志昂扬。为了使大家都能倾泻出自己的激情，必须组织一次出击，而且也确实这样安排了。但是由于所有的人都希望同时参加这次行动，就不得不用抽签的办法来决定了。进行周密安排的出击是很适时的，因为法国人已经把战线推进到了城的四周，准备对它进行一场正规的包围，并且已经开始挖掘第一道围城战壕了。同时，萨拉戈萨城内驻扎着好几支部队，这在凡夫俗子的眼里是一个有利的条件，而在聪明人看来却意味着极大的危险。这不仅因为人多事多，而且因为粮食大量消耗势必很快带来饥荒，而饥荒一向是征服被封锁城市的可怕战将。从城里人员过多这一点看来，安排这次行动也同样是适宜的。二十四日，雷诺瓦莱斯率领圣约瑟碉堡的部队进行出击，他们砍掉了隐蔽敌军工事的一片橄榄树林。二十五日，堂胡安·奥内伊率领阿拉贡和韦斯卡的义勇军从阿拉巴尔进行出击，而且很幸运，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歼灭了大量的敌军。三十一日，我们以大量的兵力从两路同时出击，这一次比上述几次都更为成功。

前几天的白天，我们已经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敌人正在修建的第一道堑壕，这道工事离城墙大约一百六十图瓦兹^①，他们干得很紧张，连夜里也不休息；我们发现，他们的防线上到处设置了用来作信号的彩灯。我们不时地用迫击炮向他们轰

^① 法国古代的长度单位，一图瓦兹约合两米。

击,不过对他们造成的伤亡很小。但是,当他们随心所欲地派出小股士兵来侦察的时候,我们便会在顷刻之间把这些小部队解决掉。到了三十一日上午,轮到我们营参加战斗,我们在雷诺瓦莱斯指挥下,负责从托雷罗到穆埃拉大路一带骚扰敌人的中心,与此同时,布特龙旅长率领一支数量相当大的步兵和骑兵,从桑乔门和波蒂略门出发,在贝尔纳多纳一带骚扰法军的左翼。

为了牵制法国人的兵力,司令命令一个营在特内里亚斯一带分兵游击,以便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向那里,同时,命令奥利文萨的几名轻骑兵和巴伦西亚的一部分轻骑兵沿着马德里大道直捣法军防线。我们分成几股游击队,沿着大路两侧向前挺进。当敌人发现我们的时候,我们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逼进到他们跟前了,并且击溃了阻击我们的第一支法国步兵。有几名法国兵藏到了一座已被炸毁了一半的乡间别墅后面又猖狂了起来,向我们猛烈地开火,而且打得很准,一时间弄得我们不知所措。我们大约二十个人从侧翼去包抄这座别墅,其余的人则沿着大路追击逃跑的法国兵。雷诺瓦莱斯冲在最前面,在他的率领下,我们扑到了敌人跟前,出其不意地击毙和捅死了守卫着那座房子的全部法国兵。当我们跨进这座住宅前院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队伍只有稀稀落落的几个人,有几名战友在发出最后一声呻吟后倒下牺牲了。我朝右面瞧了一下,生怕在活着的人中间找不到我的亲密朋友。但是上帝保佑他活下来了。阿古斯丁·蒙托里亚和我都平安无事。

看到我们两个都还活着,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但是我们

没有多少时间来互相表达这种心情，因为雷诺瓦莱斯命令我们继续向法军正在修筑的堑壕前进。我们甩开大路向右面拐了过去，以便与在穆埃拉大路那边袭击敌人的韦斯卡义勇军会合。从我上面的叙述就可以知道，法国人是没有料到我们这次出击的，而且他们毫无戒备，那里除了守卫工事的一点兵力外，只有几队挖掘第一道围城战壕的工兵。我们充分利用了敌人的精锐部队还没有赶到之前的几分钟，以令敌丧胆的火力向他们发动了猛烈的进攻；那些没有武器的士兵都当了俘虏，而仍然持枪顽抗的敌人一个个都被打死了；我们还捡起了敌人丢弃在地上的镐头和铁锹。我们以无比强大的威力结束了这一切，大家用热情的话语互相激励，想到人们都从城里注视我们行动的时候，一个个心情非常兴奋。

那一次的战斗，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当我们对挖掘第一道战壕的敌军工兵给以无情的打击的时候，由布特龙旅长指挥的部队从左面出击，非常顺利地向驻扎在贝尔纳多纳的数支敌军小分队发起了进攻。韦斯卡的义勇军、帕拉福克斯的掷弹兵和瓦隆人的警卫队彻底击溃了法国步兵。正当这些法国人从左翼向他们的防御中心撤退，以便寻求更强大的增援部队的时候，努曼西亚和奥利文萨的骑兵队悄悄地从桑乔门出发，绕道前进，在分别占据了阿拉贡路和穆埃拉大道后赶到了这里。一匹匹威风凛凛、嘶鸣欢跳的战马沿着大路向前猛冲，踩毁了路上碰到的一切；那些逃往托雷罗的可怜的法国步兵被纷纷撞倒踩伤在地上。当他们四散溃逃的时候，许多人恰好撞在我们的刺刀尖上。如果说他们是心急火燎地想躲开我们的战马的话，那么，我们更是迫不及待地想用子弹来“恭

候”他们。跑到了水渠边上的一些人由于跨不过去，便纵身跳入水里，另一些人放下了手里的武器，乖乖地向我们无条件投降了。还有一些人负隅顽抗，宁死也不投降，另外也有少数几个士兵钻进了堆满干柴的砖窑里，他们点着了火，宁愿烧死，也不愿当俘虏。

我以最简洁的语言叙述的这一切，都是在一刹那的时间里结束的；而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当初毫无远见的敌军司令部才调遣了足够的兵力，对我们这次胆大妄为的出击进行钳制和惩罚。这时候，托雷罗山上鼓角齐鸣，接着我们便看到一支强大的骑兵向我们猛扑过来。但是，正如在布特龙指挥下的士兵那样，我们这些在雷诺瓦莱斯指挥下的人也已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没有必要再来等候这么晚才赶来参加表演的人们了。我们毫不迟疑地撤退，并且用我们语汇中最俏皮、最尖刻的词儿向他们遥遥致意。在撤退前，我们还捣毁了敌人准备第二天架设的几门大炮，捡走了一大批挖掘战壕用的工具，迅速砸烂了敌军战壕里所能砸烂的一切东西，并把抓获的几十名俘虏押了回来。

返回萨拉戈萨的时候，我们营的一位战士胡安·皮尔利带回一顶敌人工兵的头盔，把它戴在头上想吓唬大家一下；他还背回来一口锅，锅里还有敌人剩下的午餐，法国人的这顿饭是在萨拉戈萨对面的营房里开始吃的，当他们吃完时，已经身在西天了。

我们营一共牺牲了九人，负伤八人。当我在加尔默罗修道院门见到阿古斯丁的时候，发现他一只手上满是血迹。

“你受伤啦？”我瞧了他一眼，对他说道，“只是碰破了一

点皮吧！”

“破了一点皮。”他回答说，“但它不是被子弹或长矛划破的，也不是被马刀砍伤的，而是被嘴咬破的。因为有一个法国人举起铁锹想砍我，这时我就一把抓住了他，这个该死的家伙象猎犬似的一口咬住了我这只手。”

当我们一部分人由加尔默罗修道院门，另一部分人由波蒂略教堂走进城里的时候，南城的多面堡和炮楼的大炮向追击我们的法军队伍一齐开炮射击。这两次互相配合的出击使法国人遭受了相当大的损失。除了大量伤亡外，他们的第一道围城工事虽然大部分没有遭到破坏，但一小部分已被摧毁；一批数量可观的工具也被我们缴获了。另外，在这次大胆的冒险行动中，布特龙指挥的工兵军官们利用机会察看了围城敌军修筑的工事，并且对它进行了勘查和测量，以便向总司令禀报。

城墙上挤满了人，人们在城里早已听到了游击队不断射击的枪声，这时，男女老少都纷纷赶来，想看一看城外到底又发生了什么新的壮观行动。迎接我们的是一片兴高采烈的欢呼声，从圣约瑟修道院一直到三位一体修道院，爬在城墙上的男男女女形成了一排长长的队伍。他们两眼注视着战场，有的鼓掌欢迎我们归来，有的挥动着头巾向我们致意，呈现出一幅壮观的画面。接着，响起了隆隆的炮声，各个多面堡同时朝我们刚刚撤离的平原地带开炮，这震天的炮声与人们的歌唱声、欢呼声和欢乐的叫喊声交织在一起，犹如庆功祝捷的礼炮声一样。城墙附近的房子里、窗台前和阳台上挤满了妇女，其中有些非常好奇和兴致勃勃的妇女，想在这种无法形容的炮声中使

自己勇敢的心灵得到欢乐，并锤炼自己坚强的性格，于是，便争先恐后地涌到了碉堡和大炮跟前。在波蒂略教堂的碉堡里，必须下命令才能使人们离开那儿。在圣恩格拉西亚修道院，人们拥挤在一起，就象在那里看戏或是在过节一样。最后，大炮停止了射击，因为打炮只是为了掩护我们撤退而已。只有阿尔哈费里亚宫那里，还不时地向敌人的工事打出几发炮弹。

为了表彰那一天的作战行动，第二天，就象授勋一样给我们在胸前系上了一条肉色的绶带。博希罗神父通过总司令表达了他对我们那次出击行动的勇敢精神的评价，其中这样说道：

“昨天，你们以无愧于你们的行动辞别了旧岁……军号吹响了，你们以英勇的气概和爱国主义精神压倒了气焰嚣张的敌人，你们同时挥起锋利的宝剑，杀得他们人头滚地。努曼西亚！奥利文萨！我已经看到，你们的轻骑兵们将会用迅捷的战马来维护这支部队的荣誉和保持他们对这座神圣城市的热爱！……你们要紧握手中染满鲜血的宝剑，它关系着你们的幸福和祖国的生存！……”

九

第二次围困中的这一天，就象第一次被围困期间在埃拉斯的那一天一样，同样也是令人难忘的。从这天起，围困者和被围困者开始了长达一个半月的艰难日子，双方都充满了狂热的情绪，表现了高昂的士气。一月份的头两天，我们进行了

小规模出击。法国人构筑了第一道工事之后，就向前迂回推进，准备挖掘第二道工事。他们干得如此紧张，以致我方在南城的两个最好的据点——圣约瑟碉堡和皮拉尔多面堡——很快就处于敌人强大的攻城炮台的威胁之下了；这些炮台每个都配备着十六门大炮。不用说，我们也没有停止对敌人的骚扰，或是不断地向他们射击，或是大胆地对他们进行小规模突然袭击；尽管这样，在朱诺——他在那几天刚刚接替了蒙塞——的指挥下，敌人的围城工事仍然修筑得极为迅速。

我们营继续坚守在多面堡里面。这座碉堡修筑在韦尔瓦河大桥外边靠近桥头旁边。它的火力扫射面很宽，与圣约瑟碉堡的火力组成了一个交叉的火力网。同这两个坚固的前沿阵地的据点相比，更靠近城中心的烈士炮台、植物园炮台和松树塔炮台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它们仅仅起着火力支援的作用。和我们一道守卫这座碉堡的有许多阿拉贡义勇军战士和几个缉私队队员，以及一些全副武装的老百姓，他们是自发地加入自己最喜欢的部队的。多面堡里有八门大炮，堂多明戈·拉里帕是队长，堂弗朗西斯科·贝特贝塞指挥着炮队；杰出的西莫诺为这支著名工兵部队的队长，无论从他的勇敢精神还是从他的技术专长来说，他都称得上是优秀军人的典范。

这座多面堡虽然是临时性的工事，但却相当坚固，也不缺少任何可以用来坚守的物质条件。在桥头那一边的入口处的门上，建造者们钉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皮拉尔圣母多面堡是不可攻克的，萨拉戈萨人：为了皮拉尔圣母，不获胜，便战死！”

多面堡里没有住宿的地方。虽然节气不算太冷，我们的

日子却过得相当艰难。我们的口粮是由军事管理委员会负责供应的，虽然它工作得很尽力，还是不能有效地满足我们的需要。使我们感到幸运而使慷慨的萨拉戈萨人民感到光荣的是，碉堡附近的家家户户每天都把他们最好的食品给我们送来，而且，那些善良的妇女们还经常来看望我们。也正是她们，从三十一日的战斗打响以来，一直在自己家中负责护理我们那些可怜的伤员。

我不知道是不是讲到过皮尔利，他是城郊的一个青年农民，大约二十岁。他的性格是那样开朗，以至在危险的关头他都会感到非常欢乐和激动。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愁眉苦脸，他和法国人打仗的时候嘴里也哼着歌，当子弹在他的周围滋滋作响的时候，他总是手舞足蹈，又蹦又跳，做出各种逗人发笑的鬼脸。他把连珠炮火叫做“下雹子”，把炮弹叫做“热烧饼”，称手榴弹为“女士”，称火药为“黑面粉”。另外，他还使用了其他一些不太文雅的术语，这我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皮尔利虽然不太稳重，但却是一个使人感到亲切的伙伴。

我不知道是不是也说到过加尔塞斯大叔，他四十五岁，加拉皮尼略斯人，身体十分健壮，皮肤黝黑，脸色黑里透红，四肢象是钢铁铸成的一样，动作比谁都来得敏捷，在战火中象一台机器那样沉着镇定；他言语不多，说起话来可相当粗鲁，但也有他逗人发笑的地方。他在城郊有座小庄园，住宅很简陋，为了不让敌人利用它作防御工事，他亲手拆除了这座房子，把梨树也砍了。我曾听人讲述过许多关于他在第一次围困中的英雄事迹；他右臂的袖子上就佩戴着八月十六日“荣誉勋章”。他的衣服很破旧，几乎半个身子都露在外面，这倒不是他没有衣

服穿，而是没有时间去穿。毫无疑问，正是由于他和另外一些象他那样的人，才产生了我在前面提到过的那句名言：“只有荣誉才配披戴在我们身上。”他睡觉的时候一点东西都不盖，吃得比一个隐士还要少，一天只需两块面包加上两口硬得象皮革一样的咸肉就足够了。他是一个显得有点儿沉思默想的人，当他察看敌军的第二道围城工事的时候，他瞧着法国人这样说道：“感谢上帝，他们总算来了，真见鬼！……真见鬼！这帮家伙叫我等得再也忍耐不住了！”

“加尔塞斯大叔，您有什么可着急的呢？”我们问道。

“哎呀！我得趁冬天还没有过去把树再栽起来，”他回答说，“下个月我还想把那座小房子再盖起来呢。”

总之，加尔塞斯大叔应当象我们的多面堡那样，在他的额前戴上这样一块字牌，上面写着：“不可征服的人。”

可是那边来的又是谁呢？他拄着一根粗粗的拐杖，沿着韦尔瓦洼地慢慢地走了过来，身边跟着一只调皮的小狗，碰到路上的行人，总要汪汪地吠叫几声，但它无意伤人，只是逞逞能而已。那个人原来是马特奥·德尔·布斯托神父，他是托钵修会的诵经师和宗教法庭的监察官，萨拉戈萨义勇军第二兵团的教士，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虽然已经有一把年纪了，但在第一次围城期间，他总是出现在那些危险的地方，救护伤员，为生命垂危的人作临终祈祷，为健在的人运送弹药，用他亲切的话语来鼓励每一个人。

他一走进多面堡，就让我们看了看一个又大又沉的篮子，他提在手里非常吃力，里面装的是一些食品，这要比我们平素饭桌上的东西好一些。

“这些饼子，”他坐在地上，一面把东西一一取出来，一面指给我们说道，“是尊敬的布雷塔伯爵夫人家给我的，这个是堂佩德罗·里克家送的。这儿还有两块火腿，是我们修道院的，本来想送给洛斯奥约斯神父吃的，他的胃病挺严重，但他不肯接受这件礼物，让我把它带给你们。你们看这瓶酒怎么样？对面的法国佬舍得为它花多少钱呢？”

我们都朝敌人的阵地望去，这时，小狗凶猛地跳上了壁垒，对着法国人的防线吠叫了起来。

“我还给你们带来了两磅果干儿，这是存放在我们修道院储藏室里的。本来我们是打算把它用酒泡起来的；可是，该享受这些东西的人首先应当是你们这些勇敢的小伙子们。亲爱的皮尔利，我也没有忘掉你，”他转过身来对那位叫这个名字的年轻人说道，“看你几乎光着身子，连斗篷也没有，这儿我给你带来了一件很好的外套。你看这包东西，这是一件法衣，我一直留着准备送给穷人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遮遮身子暖和暖和吧。这件衣服给一个战士穿是不合适的，但是，假如穿军装的人不一定是军人，那么穿法衣的人也不一定就是修士。穿上吧，这件衣服你穿上一定会感到很舒服的。”

神父把包裹给了我们的朋友皮尔利，他便在周围一片哄笑声中穿上了法衣，加上他头上还戴着那顶皮高帽——这是他三十一日从敌人营地上捡到后就一直收藏在身边的，——他那副模样真是要有多怪就有多怪。

过了不一会儿，来了几个妇女，手里也都提着篮子，篮子里放满了食品。由于女性的出现，立刻改变了多面堡的气氛。我不知道谁从哪儿拿来的吉他，一定是从某个地方弄来的吧。

在场的一个人娴熟地弹起了无比美妙、世代流传的霍达舞曲，说话间，一个热烈的舞蹈场面就出现了。头上象法国工兵、下半截象西班牙修士的皮尔利，怪模怪样，数他跳得最欢；他的舞伴也跳得毫不逊色。那个长得十分惹人喜欢的姑娘，一身山区人的打扮，我从一开始就听见人们叫她曼努埃拉。看上去她大约有二十到二十二岁，人长得瘦瘦的，脸色苍白，但面庞俊秀。跳了不一会儿，她的脸上便泛出了红晕，她的动作越跳越快，一点儿也不觉得疲劳。她眯缝着双眼，两颊通红，随着悦耳的旋律摆动着双臂，并以优美而敏捷的动作抖动她的裙子。她轻快地移动着舞步，时而面向我们，时而又背朝着大家。有好长一段时间曼努埃拉使我们都看得入迷了。她那洋溢着激情的舞姿，使奏乐的人和其他的舞伴们更加兴致勃勃，而这些人迸发出来的热情又更加激起了她的舞兴，直到最后累得她上气不接下气、筋疲力尽了，她才垂下双臂，一下子坐在地上，连气都喘不过来，脸红得几乎象胭脂虫一样。

皮尔利站到了她的身边，接着，人们在装食品的篮子周围围成了一个圆圈。

“看看你给我们带什么来了，曼努埃利亚^①，”皮尔利说道。“如果不是你和在座的布斯托神父，我们就该饿死了。要不是跳一会舞解去‘热烧饼’和‘女士们’的怪味儿的话，我们这些可怜的士兵不知道会怎么样了！”

“我把家里的东西给你们拿来了，”曼努埃拉一面回答，一面从篮子里取出食品。“剩下的东西不多了，如果情况还这样继续下去，你们就得啃砖头了。”

^① 系曼努埃拉的昵称。

“我们就吃‘黑面粉’做的霰弹。”皮尔利说道，“曼努埃利亚，你已经不再怕枪声了吧？”

他一边这样说，一边敏捷地拿起他的武器，向空中打了一枪。姑娘一声尖叫，吓得从我们身边逃开了。

“这没有什么，孩子！”神父说道。“勇敢的妇女是不怕枪炮声的，相反，应当象听到响板和十二弦琴的声音那样感到悦耳动听。”

“一听到枪声，”曼努埃拉胆战心惊地走到他跟前回答道，“我就吓得魂不附体。”

就在这时候，法国人想必是要试试他们第二道防线的大炮，就打了一炮，炮弹落在多面堡的墙上，不结实的砖头被炸成了无数的碎块。

大家都站起来朝敌人的阵地上望去，山村姑娘惊叫了一声，而加尔塞斯大叔则从炮眼里对着法国人大声叫嚷了起来，并骂出了一大堆粗鲁难听的话，其中还夹杂着不少“见鬼去吧”和“真见他妈的鬼”的咒骂声。沿着棱堡来回奔跑的小狗也一个劲儿地狂叫着。

“曼努埃拉，让我们随着这样的乐曲再跳一只霍达舞吧，愿皮拉尔圣母永生！”皮尔利大声叫道，并象个疯子似的蹦跳了起来。

曼努埃拉出于好奇，慢腾腾地站了起来，伸长脖子从壁垒上面向敌人的阵地上望去。接着，当她的视线掠过远处的平原时，她那胆怯的天性所感到的恐惧似乎渐渐消失了。最后，她已经用某种沉静甚至愉快的心情观看敌人的阵地了。

“一门，两门，三门大炮，”她数着远远可以看见的大炮说

道，“小伙子们，我们都走吧，你们用不着害怕，这对你们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

从圣约瑟修道院方向传来了震耳欲聋的枪声，我们的多面堡里也响起了鼓声，这是命令我们拿起武器的信号。从附近的堡垒中出来了一小队人，离法国工兵还很远就跟他们交上火了。有几个法国人向他们的左边跑去，好象马上就要跑进我们的射程之内；我们大家都走到枪眼跟前，准备给他们下一点“雹子”瞧瞧。没有等队长下命令，有几个人就高声嚷着向敌人开枪射击。这时候，除了曼努埃拉，所有的妇女都在沿着大桥向城里逃跑。是她吓得不能动弹了吗？不；确实，她是很害怕的，浑身在颤抖，吓得牙齿直打战，脸也一下子变得蜡黄；但是，一种无法抑制的好奇心使她留在多面堡里，她那惊讶的目光盯着我们的射手和即将发射的大炮。

“曼努埃拉，”阿古斯丁问道，“你还不走？你眼前看到的这一切不使你害怕吗？”

山村姑娘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一场面，感到异常惊愕，她全身都在哆嗦，嘴唇变得惨白，心在急促地跳动，呆呆地站在那里，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曼努埃利亚，”皮尔利向她跑了过去，大声叫道，“把我的枪拿去打吧！”

出乎我们的意料，曼努埃拉没有露出一一点害怕的表情。

“拿着，亲爱的，”皮尔利继续说道，同时让她把武器拿在手里，“把指头放在这儿，向外面瞄准好，一扣扳机就行。我们的第二个女炮手曼努埃拉·桑乔万岁！愿皮拉尔圣母永生！”

山村姑娘拿起了武器，从她站着的姿势和显得非常惊愕

的眼神来看，她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但是，她用颤抖着的手把枪端了起来，对着敌人的阵地扣动扳机，子弹就这样射出去了。

无数的喊叫声和热烈的掌声为她这一枪欢呼。山村姑娘放下了手中的武器，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她那喜悦的心情又使她的两颊恢复了红润。

“你看到吗？你已经不害怕了！”托钵僧说道，“象这样的事情，只有对它产生兴趣才行。所有的萨拉戈萨妇女都应当这么干。这样一来，在你们这些女性中间，阿古斯蒂娜和卡斯塔·阿尔瓦雷斯就算不上是绝无仅有的光荣人物了。”

“再拿支枪来！”山村姑娘喊道，“我想再打一枪。”

“敌人已经跑了，亲爱的。你尝到了滋味啦？”皮尔利一面说，一面打算从她的篮子里拿出点儿吃的东西来。“如果你愿意的话，明天请你先尝点儿‘热烧饼’。喂！咱们坐下来吃吧！”

神父唤着他的小狗说道：

“够了，孩子，别这么死劲儿叫了，也不要太认真对待了，否则你要把嗓子叫哑的。把这股劲儿留到明天吧，今天可用不着了。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他们已经匆匆忙忙地躲到壁垒后面去了。”

圣约瑟碉堡的遭遇战确实已经结束，我们暂时是看不到法国人了。不一会儿，又响起了吉他的声音，妇女们又都回来了，人们跳起了优美的霍达舞，曼努埃拉·桑乔和了不起的皮尔利两人跳得最为出色。

十

第二天黎明，我醒来的时候，看见阿古斯丁·蒙托里亚正在城墙上散步。

“我看炮击就要开始了，”他对我们说道，“敌人阵地上活动非常频繁。”

“他们首先想摧毁这座多面堡，”我懒懒地从床上起来答道，“多难看的天色啊，阿古斯丁！今天一大早天气就十分阴郁。”

“我看他们会从四面八方同时进攻的，因为敌人已经把第二道防线修好了。你已经知道，第一次围困的时候，当坐镇巴黎的拿破仑得知我们这个城市如何抵抗的消息后，他曾对勒费弗尔·德斯努埃特大发雷霆，因为他是从波蒂略教堂和阿尔哈费里亚宫进攻这座要塞的。接着，拿破仑让人给他找来一张萨拉戈萨的地图，地图找来了，他指示应该从圣恩克拉西亚修道院那里向这个城市发起进攻。”

“为什么呢？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的。如果敌人按照拿破仑的命令行动的话，这将是我们不吉利的一天了。喂，你那儿有什么可以吃的吗？”

“我本来想使你大吃一惊的，所以就没有给你看。”他指着一只篮子对我说道。篮子里放着两只冷烧鸡，还有蜜饯水果和味道鲜美的罐头。

“这是你昨天晚上拿来的吗？……啊！你怎么能离开多

面堡的呢？”

“我向指挥官请了个假。他准了我一个小时。这席盛宴玛丽基亚早已准备好了。要是坎迪奥拉老家伙知道他鸡棚里有两只母鸡被宰了，而且被烧熟了送给守城的人吃的话，那他准要火冒三丈的。咱们就吃吧，阿拉塞利先生，咱们等着他们去炮轰吧……啊！这是一颗炮弹……又一颗炮弹，又一颗，又是一颗！”

炮口对着圣约瑟修道院和皮拉尔多面堡的八个敌军炮台开始轰击了，多猛的炮火啊！大家都到炮眼跟前或者到炮架下去！去他的早饭、午饭和点心吧！只有荣誉才能使阿拉贡人得以生存。不可攻克的堡垒用它自豪的炮声对那些气焰嚣张的围困者作出了回答。祖国给予我们的巨大鼓舞，使大家顿时充满了力量。敌人打过来的实心炮弹落在砖头和土筑的壁垒上，把多面堡炸得如同小孩用石块砸烂的玩具一样。手榴弹落在我们中间发出了震耳的爆炸声。炮弹以令人生畏的威严从我们的头上掠过，落在大街上和房顶上。

大家都到街上去！城里既没有胆小鬼，也没有游手好闲的人。男人们都到了壁垒那儿，妇女们到野战医院去了，孩子们和修士们去运弹药了。不要去理会这一团团可怕的火球，它们穿透屋顶，钻进住房，轰开大门，打穿楼板，最后落入了地下室。当它们爆炸时，在宁静的房舍里迸发出一股股如同来自地狱的火焰，那些躺在床上的残废老人和睡在摇篮里的婴孩，就这样被突然夺去了生命。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关系。大家都到街上去！只要能维护住我们的荣誉，就让城市和房屋、教堂和修道院、医院和庄园这些人世间的东西都毁灭吧！正如他

们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那样，萨拉戈萨人也把物质财富看得无足轻重，他们以精神为食粮，生活在无限广阔的理想世界之中。

战斗一开始，总司令就和其他许多知名人物，如堂马里亚诺·塞雷索、萨斯神父、奥内伊将军、圣赫尼斯和堂佩德罗·里克来看我们了。在场的还有勇敢、慷慨而豪爽的堂何塞·德·蒙托里亚，他拥抱了自己的儿子，并对他说道：“今天是生死存亡的一天，让我们在天国里相见吧！”跟在蒙托里亚后面的堂罗克走到了我们跟前，我发现他已经锻炼成为一个勇敢的人了。作为一名医疗队队员，在还没有伤员以前，他早就非常热情地开始进行他的工作了，他让我们看了看那不大不小的一堆做绷带用的麻布。战斗刚刚打响的时候，有几个修士也夹在战士们中间，他们以《马卡比传》^①所唤起的不可思议的激情鼓舞着我们。

这时候，法国人也向皮拉尔多面堡和圣约瑟碉堡发起了疯狂进攻。后一座工事虽然外表上显得比前者更厉害，但实际上却不如它来得坚固，这可能是因为它目标较大，容易受到敌人的火力攻击。可是，守卫在这里的是雷诺瓦莱斯和他率领的韦斯卡和巴伦西亚的义勇军，一些瓦隆警卫队队员和几个索里亚的民兵。最为不利的是，这座碉堡是依托着一栋大楼构筑起来的，敌人的炮火正在逐渐把大楼炸成一堆废墟，一块一块的墙壁不时倒塌下来，很多守卫在那里的士兵就这

① 《马卡比传》：《旧约》伪经中的两卷书，记录马卡比兄弟三人在公元前一六八至一三五年的战绩。上卷是用希伯来语写的，下卷是用希腊语写的。各卷自成起讫。

样被砸死了。我们的处境比他们的要好一些，因为我们的头上除了天空以外，别的什么也没有；要是说没有什么屋顶可以为我们防备炮弹的话，那么，也没有大堆大堆的砖头和石块掉到我们的头上来。法国人从正面和侧面炮击壁垒，眼看着那脆弱的墙壁如何倒塌下来并把我們暴露在外面，真使人心急如焚。不过，敌人用强大的炮火连续轰击了四个小时之后，甚至连一个可以通过的缺口也没有能打开。

十日这一天就是这样度过的。在我们这儿，围困者们并没有得到什么便宜，虽然在圣约瑟碉堡那边，他们一直推进到了它的跟前，并打开了一个可怕的缺口，再加上大楼已被炸成一片废墟，这就预示着它将面临着不得不投降的痛苦。但是，只要碉堡还没有被化为灰烬，守卫者们还没有伤亡殆尽，就还有希望。原来的部队都被替换下去了，因为从早晨起就进入战斗的那几个营遭受了大量的伤亡；天黑时，敌人毫无成效地试图从炸开的缺口发起冲锋之后，雷诺瓦莱斯和他的炮队里仅剩下的三分之一的士兵，还在浸透鲜血的废墟上和成堆的尸体中坚持抵抗。

炮火不但一夜未停，而且这两个据点的炮火变得更加激烈了。我们伤亡的人数很多。伤员们立即被修士和妇女们抢救起来送到了城里，而那些阵亡的士兵，我们只能忍着悲痛把他们扔到壁垒的缺口里，覆盖上麻袋和泥土，他们仍在用自己冰冷的躯体作出最后的贡献。

夜里，我们一刻也没有休息。十一日早晨，大家依然充满着狂热的情绪，时而用大炮对着敌人的战壕轰击，时而又用步枪把迂回包围我们的一队队敌军打得血肉横飞，同时，我们一

直没有停止堵塞那越来越大的可怕的缺口。我们就这样坚持了整个上午，直到敌人向已经变成一堆废墟的圣约瑟修道院发起冲锋为止。那里的守军大半都已经战死。敌人集中了强大的兵力向上面提到的两个据点发起了进攻，他们在扑向修道院的同时，大胆地向我们这儿运动兵力，目的是想把已经打开的缺口扩大到能够通行的程度。他们拉着两门野战炮，在一支步兵的掩护下，沿着托雷罗大路向前推进。

在那一瞬间，我们都以为这下子可完了。脆弱的墙壁在摇晃，砌得不牢的砖头掉了下来摔成了无数的碎块。我们立即赶到了越来越大的缺口那儿。法国人看到堡垒被炸得一块一块地往下塌落，士气又振作了起来。他们一直冲到了壕沟边上，用猛烈的火力向我们扫射。要想堵住那么大的缺口那真是发疯，而在没有任何掩护的情况下这样做，只不过是给窥视着我们的敌人提供无谓的牺牲品。许多人抱着羊毛袋和一铲铲的土块冲了上去，一大半人都在那里倒下了。大炮停止了轰击，因为看来已经没有必要了；一时间我们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手里的枪掉到了地上，雨点般的子弹好象把空气都点燃了，我们处于被击溃、被摧毁、被消灭的境地。大家把荣誉、光荣的牺牲、祖国和皮拉尔圣母都忘得一干二净，而那不可攻克的堡垒的大门，就是用圣母的名字装饰起来的。一种非常可怕的惊惶失措的情绪笼罩着我们的队伍，大家心灵里的道德水平顿时一落千丈，我们这些没有阵亡的人都只想着活命，大家越过伤员、踩着尸体纷纷往大桥那边逃去，都想在我们被埋葬之前逃离那座可怕的坟墓。

我们怀着无法克服的惊恐和慌乱，在桥上挤作一团。没

有什么比胆怯更疯狂的了：卑劣的胆怯与崇高的勇敢是同样狂热的。指挥官们向我们高声嚷道：“快回去，混蛋们！皮拉尔多面堡决不投降！”同时，他们用马刀的刀背向我们这些卑鄙可恶的人的背上抽打过来。我们在桥上来回拥挤，没有能前进一步，因为这时候开过来另外几支部队，拦住了我们的去路，双方你冲我撞，我们由于恐惧而产生的狂怒与他们勇不可当的锐气交织在一起。

“快回去，混蛋们！”指挥官们一面朝我们脸上打来，一面叫喊着，“为堵住缺口而死！”

多面堡里空无一人，只有死者和伤员。突然，我们看到在浓浓的烟雾和尘土中出现了一个英勇无畏、脸色苍白、形象高大的身影，这是一个在不幸中仍然保持着沉着冷静的形象；她跨过一具具尸体和一个个土堆，穿过废墟瓦砾，越过炸断的炮架和被毁坏的东西，向前走了过来。原来是一位妇女，她我们从中间挤过去，走进了被丢弃的多面堡，威风凛凛地一直走到巨大的缺口那里。一条腿受了伤躺在地上的皮尔利惊呼道：

“曼努埃拉·桑乔，你上哪儿去？”

这一切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发生的，它比我用来叙述的时间还要短得多。有一个人跟着曼努埃拉·桑乔冲了上去，随即又有三个人，接着又有很多人都冲了上去；最后，其余的人在指挥官们马刀的驱赶下，被再一次带到了他们应该尽责的岗位上。这一奇迹般的变化完全是每个人内心简单冲动的结果，是在一种大家彼此息息相通的地感情的支配下发生的，但谁也不知道这种感情来自什么神秘的泉源。我既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一时是那样胆怯，也不知道为什么仅仅几秒钟之后我们

又变得如此勇敢。我只知道我们大家是在一种非凡的、无比强大的和超人的力量的驱使下，在法国人企图使用云梯来攻城的时候，跟着这位英雄的妇女冲到了缺口那里的；我也说不上由于什么原因，我们当时感到身上陡然增添了百倍的勇气，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把那些原来坚如钢而现在却软如绵的家伙扔进了壕沟的沟底。步枪、马刀、手榴弹、铲子、拳头和刺刀都用上了，我们牺牲了很多，他们以自己冰冷的躯体充当了别人的掩体；我们守住了缺口的通道，法国人撤退了，在壁垒跟前丢下了许多尸体。后来，他们又开始了炮轰，但是十一日这一天，不可攻克的多面堡没有落入法国人的手里。

当猛如风暴的炮火平息下来的时候，我们彼此已经认不出来了，大家都变了模样；一种新奇而陌生的东西在我们心灵深处激荡，使我们变得从来没有这样凶猛。第二天，帕拉福克斯以令人信服的口气说道：“在炮弹、手榴弹和子弹面前我们面不改色，即使要对付整个法兰西，我们仍将面不改色。”

十一

圣约瑟碉堡已经投降了，更确切地说，法国人是在用炮火把它夷为平地、所有的守卫者们都已一个个长眠于瓦砾堆里以后才占领那里的。帝国军队的士兵一走进碉堡，就发现地上躺着无数具被炸烂的尸体以及一堆堆浸透了死者鲜血的泥土和鹅卵石。但是，敌人并没有能够在那里站住脚，因为他们的侧翼遭到了烈士炮台和植物园炮台的炮火攻击，同时，为了

拿下这两个据点，他们还在继续挖掘坑道。那些仍然控制在我们手里的工事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急需要全面抢修，为此，有关方面下达了严厉的命令，让所有的萨拉戈萨居民都去参加这项工作。公告说，大家都应该一手拿武器，一手拿锄头。

十二日和十三日人们接连干了两天都没有休息，敌人的火力已经减弱了许多，因为围困者们吸取了教训，他们不愿冒险去进行新的偷袭，而且他们也懂得，那样的事与其说要靠勇猛的精神，倒不如说更要靠耐性和周密的研究才能成功，因此，他们从容不迫而又十分安全地挖起了壕沟和暗道，以便在不丢失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去占领我们的多面堡。壁垒几乎必须重新修筑，更确切地说，用土袋垒起一道墙来代替它。参加劳动的除了各个部队以外，还有许多修士、受俸牧师、地方法院的法官、孩子和妇女。大炮几乎无法使用，壕沟也差不多被堵塞，因此就只能靠步枪的火力来继续防卫了。十三日，我们就这样坚守了一整天，确保了抢修工事的进行，但是我们也吃了不少亏，虽然巨大的伤亡得到了新的人员的补充，但部队的减员趋势还是与时俱增。十四日，敌人又开始用大炮摧毁我们用土袋垒起的壁垒，正面和两侧都被轰开了缺口；但是，他们并不敢发起新的进攻，而只是朝着我们的火力和邻近的排炮都射击不到的方向继续挖掘壕沟。

我们用土块垒成的英雄的堡垒触怒了敌人，它将很快遭到附近敌军炮台的轰击，密集的炮火将把这座土块垒成的碉堡炸得尘土飞扬。在这种情况下，投降必然是或迟或早的事了，因为它就象大海里在浪涛主宰下的一叶孤舟，完全处在法国人的火力控制之下了。我们的碉堡已被敌人曲折的暗道包

围，聪明而又拥有各种科学装备的强大敌人在暗道里行动自如，不受任何威胁，而我们的碉堡却犹如一个被一支军队围困起来的人一样。我们的大炮没有一门可以使用了，而且也不能再运其他新的大炮来，因为即使运来的话，壁垒也可能早就被震垮了。

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多面堡里埋上炸药，趁法国人进来的时候把它炸掉，同时，也把大桥炸毁，以便阻止敌人对我们的追击。事情就这样办了。从十四日夜里到十五日，我们一直忙于埋地雷，片刻也没有休息，桥上也埋了炸药，只等第二天早晨敌人走到桥上来。但是，情况并不象我们所设想的那样，因为敌人在未采取最严密的安全戒备措施之前，没有敢贸然发动进攻，而是继续挖掘坑道，并且一直挖到离我们的壕沟很近的地方。在他们作业的过程中，我们虽然不知疲倦地用步枪进行了射击，但给他们造成的损失却不大。我们感到没有希望了，干什么也不成，而灰心丧气本身也根本无助于我们的防卫。我们使的劲儿都是徒劳的，就象疯子 in 笼子里狂怒暴跳一样。

我们摘下了那块写着“……不可攻克的多面堡”的木牌，拿走了那个证明我们确实自我吹嘘的东西；天黑的时候，我们放弃了多面堡，只留下四十个人在那里，以便坚守到底，并象我们的司令所说的那样，“尽可能地杀伤敌军”，因为任何可以杀伤一两个敌人的机会都不应该放过。夜里八点左右，我们从松树塔那儿目睹那四十个人撤了下来，他们是在与占领者进行了肉搏战以后开始撤退的，而且一面撤退一面还进行着英勇顽强的战斗。多面堡里埋的地雷没有怎么奏效；但是，桥上

的炸药却发挥了很好的作用，道路被切断了，多面堡被孤零零地丢弃在韦尔瓦河对岸。法国人在占领了这个据点和圣约瑟修道院以后，就有了足够的支援来挖掘他们的第三道围城壕堑，并且可以轻而易举地炮击全城的任何地方。

我们感到悲伤，并且多少有点儿垂头丧气。但是，第二天我们却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节日，一瞬间的士气不振又算得了什么呢？一个人在经过了一场疯狂的战斗之后，稍微欢乐喧闹一番并没有什么坏处，虽然这时候正需要时间去埋葬死者，并把无数伤员安置到居民家里去。多谢上帝，实际上各项工作都不缺人手。大家高兴的原因，是因为开始流传着这样的喜讯：西班牙军队正赶来救援我们，法国人在半岛的各个地方遭到了失败，另外，还有其他一些无关紧要的消息。人们都聚集在塞奥广场，或来到了马格达莱纳拱门前，期待着“公报”的出版。报纸终于出版了，它使大家精神振奋，使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希望。我不知道这些消息是真的传到了萨拉戈萨，还是当时的公报主编堂伊格纳西奥·阿索的聪明大脑里想象出来的；不过，铅印的文字确实告诉我们，雷定率领六万人的一支部队前来救援我们；拉桑侯爵在加泰罗尼亚的北部打败了那些匪徒之后，已经进入了法兰西境内，“搞得它到处一片惊惶”；因方塔多公爵也前来增援我们，在布拉克和罗马纳之间已经击败拿破仑，“打死法军达两万人之多”，其中还包括贝蒂埃、内伊和萨瓦里，还听说英国人送来的“一千六百万杜罗^①”的作战费已经到了加的斯。你觉得这些消息如何？

① 西班牙银币，一杜罗等于五个比塞塔。

“公报”说清楚了吗？

尽管消息如此之多，而且又是这样重要，我们还是全部相信了。这样，便出现了兴高采烈的场面，人们又是敲钟，又是唱着霍达舞曲穿过一条条大街，还干了其他许多过火的爱国主义的事情。这一切，至少可以给我们带来一点我们所需要的那种精神上的安慰。但是你们不要以为，敌人由于考虑到我们正在高兴，就停止发射雨点般的炮弹了。恰恰相反，那些该死的家伙好象要嘲弄我们“公报”上的消息，仍在不停地向我们开炮。

我们很想当面嘲笑他们一下，大家便向壁垒那儿跑去。来自各个团的乐队好象有点儿挑逗他们似的奏起了乐曲，大家以磅礴的气势齐声高唱那著名的歌曲：

皮拉尔圣母说，

她不愿为法国人所有……

他们也想嘲笑我们，便加强了攻击的火力，以致不到两个小时的工夫，打到城里的炮弹比这一天其余时间打到城里的加在一起还要多。已经没有任何安全的地方可以躲避了，没有巴掌大的一块土地和屋顶能幸免于那恶魔般的炮火的轰击。居民们纷纷从屋子里逃了出来，或者躲到了地下室里。许多被安置在那些大户人家家里的伤员被抬到了教堂里，以便在那坚固的拱形屋顶下寻找点安宁；另外一些人爬了出来，还有一些行动更方便的人扛着自己的床铺逃离了这些地方。大多数人都集中在皮拉尔圣母院安顿了下来，地上都住满了，人们就躺在祭坛上，把礼拜堂挤得满满的。即使遭到了这么多的不幸，人们在凝视着圣母像的时候还是得到了安慰，圣母似乎用她那闪闪发光的眼睛不断地这样说道：“我不愿为法国人所有。”

十二

我所在的那个营没有参加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的出击，也没有参加保卫榨油厂和圣约瑟修道院后面阵地的战斗，在这些光荣的行动中，我们牺牲了许许多多的人，但是也给了法国人以狠狠的打击。这倒不是敌人因为疏忽而没有采取戒备措施；他们从韦尔瓦河口到加尔默罗修道院门的第三道工事上也配备了五十门口径最大的大炮，并且把炮口巧妙地对着我方最薄弱的据点。对于这一切，我们只是付之一笑，或装成不屑一顾的样子，正象帕拉福克斯在给拉纳元帅（他从二十二日起负责指挥围城的部队）的那封傲慢自负的复信里所表明的那样，他这样写道：“如果您能赤手空拳而不是用炮弹和手榴弹来征服这座城的话，那么，它将为元帅先生带来无上的荣光，因为炮弹和手榴弹只能吓唬那些胆小鬼而已。”不用说，几天以后就清楚了，大家所期待的增援力量和前来为我们解围的强大部队纯属是异想天开的东西，而且主要是公报编辑头脑里想象出来的，他惯于以编造这样的消息为乐。既没有这样的援军，附近也没有任何一支来支援我们的部队。

我立即明白了，十六日“公报”上登载的消息完全是假的，我把这一点告诉了堂何塞·德·蒙托里亚和他的妻子，他们却非常乐观，认为我的怀疑是因为我缺乏常识所致。我和阿古斯丁以及其他几个朋友到我的保护人家里来，是为了帮他们一点儿忙的，因为有一件事正把他们搞得焦头烂额，他们家的

屋顶有一部分被炮弹炸毁了，一堵主墙已经摇摇欲坠，大家都在急急忙忙地搬家。蒙托里亚的大儿子在保卫榨油厂的战斗中负了伤，他和他的妻子及儿子住在邻近一所房子的地下室里，莱昂卡迪亚太太来来去去，手脚不停地忙着搬运那些用得着的東西。

“我谁也信不过，”她对我说道，“我就是这个脾气，家里虽然有佣人，但是，哪一桩事情不由我亲自经手，那我心里总是不如意。我儿子阿古斯丁表现好吗？”

“就象他的为人一样，太太。”我回答她说，“他是一个勇敢的青年，而且很有军事才能，如果他在一两年内当上将军的话，我可能一点也不感到惊奇。”

“您说他当将军！”她吃惊地嚷道，“等围困一解除，我的儿子就将去做他新任神父的第一次弥撒，您也知道，就是为了这个我们才把他养育大的。上帝和皮拉尔圣母让他去为这场战争效力，别的事情就以后慢慢再说吧。神学院的神父们向我担保说，我将会看到我的儿子头戴主教冠手执牧杖的。”

“会是这样的，太太，我一点也不怀疑。但是，当人们看到他怎样使用武器的时候，就很难认为他将用那只扣动扳机的手为人们祝福。”

“这是真的，阿拉塞利先生。我常说，神职人员是不适于摆弄扳机的，可是，您有什么办法呢！我们那里出了几个勇士，连堂圣地亚哥·萨斯、堂曼努埃尔·拉萨尔特萨、圣保罗教堂的受俸教士堂安东尼奥·拉·卡萨、纳瓦拉的圣米迦勒教区的助祭堂何塞·马丁内斯和享有萨拉戈萨第一位神学家声望的堂维森特·卡萨诺瓦都怕他们。因为别人都去打仗

了，我的儿子也就去了，虽然我猜测我的儿子一定很想回神学院钻到书堆里面去。您别相信……最近，他抱着几本很厚很厚的书在用功，那些书真厚，足有两百磅重。哎呀，我的孩子啊！当我听见他全是用拉丁文在朗诵一篇很长很长的作品时，我都惊讶得发呆了。自然，这想必是说的我们的天主耶稣基督和他热爱自己教会的一些事，因为其中有许多 *amorem*① 和 *formosa*②，还有 *pulcherrima*③，*inflamavit*④ 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一些词汇。”

“确实是这样，”我回答她说，“我想，他朗诵的是一部基督教会作品的第四卷，书名叫做《伊尼特》，是讲经会的某一位名叫维吉尔的修士写的，他在这本书里讲了许多关于耶稣基督热爱教会的故事。”

“大概是这么一回事，”堂娜莱昂卡迪亚答道。“阿拉塞利先生，现在看您能不能帮我把这张桌子抬下去。”

“非常愿意，我的太太，我一个人就行了。”我搬起家具答道，这时正好堂何塞·德·蒙托里亚从外边走了进来，“他妈的”和“真见鬼”从他那张圣洁的嘴里骂了出来。

“他妈的，这是怎么啦？”他嚷道，“男人们在干着女人们的事情！阿拉塞利先生，没有让您扛枪难道就是为了搬运这些家具和破烂东西吗！而你，老婆子，为什么让别的地方很需要的人来为这样的事情分心呢？他妈的！你和丫头们难道就不

① 拉丁文，意为“爱情”。

② 拉丁文，意为“美丽的”。

③ 拉丁文，意为“最漂亮的”。

④ 拉丁文，意为“燃烧”。

能把这些家具抬下去吗？你们都是用奶酪做的。你瞧瞧，下面街上的布雷塔伯爵夫人，她自己背着床垫，她的两个女仆用担架抬着一个伤兵。”

“得了，”堂娜莱奥卡迪亚说道，“为这样一件事用不着这么大叫大嚷。那就请男人们都走吧。大家都到街上去，让我们几个女的留下。阿古斯丁，我的孩子，你也走，愿上帝保佑你在这个地狱里平安无事。”

“有二十袋面粉要从三位一体修道院运到供应委员会的仓库去，”蒙托里亚命令道，“我们大家都去。”

当我们走到街上的时候，他又说：

“萨拉戈萨城里有这么多部队，眼看我们就得把口粮减半供应了。我的朋友们，确实是有很多粮食都藏起来了，虽然下了命令，要大家报一下自己有多少粮食，但很多人就是不理睬，他们囤积居奇，以便今后好卖高价。真是太作孽了！如果他们让我发现了，而且落在我的手里，我就会让他们明白供应委员会主任蒙托里亚是个什么样的人。”

当我们走到圣保罗大教堂的时候，碰上了马特奥·德尔·布斯托修士，他非常疲倦，步履艰难，由另一位修士陪着，大家都称呼这位修士为卢恩戈神父。

“神父们给我们带来什么消息啦？”蒙托里亚向他们问道。

“有消息，堂胡安·加利亚尔特有几阿罗瓦^①香肠送给供应委员会。”

“莫斯卡斯街的商店老板堂佩德罗·皮苏埃塔慷慨地拿出了六十个羊毛袋以及他店里所有的面粉和食盐。”卢恩戈补

^① 西班牙等国的重量单位，一阿罗瓦约等于十一点五公斤。

充说。

“不过，我们刚才同坎迪奥拉这个老家伙干了一仗，”修士说道，“连埃拉斯那一仗也比不上它。”

“怎么啦？”堂何塞·德·蒙托里亚惊讶地问道，“难道这个可怜的守财奴不知道我们会给他的面粉付钱吗？那他就是萨拉戈萨居民中唯一没有拿出任何东西支援军队给养的人了。”

“您甭对坎迪奥拉来这套说教了。”卢恩戈答道，“他曾斩钉截铁地说过，如果我们不能给他仓库里的六十八袋面粉每袋付一百二十四个里亚尔的话，就不要再到他那儿去。”

“真是卑鄙透顶！”蒙托里亚大声叫道，同时一连串的“他妈的”从他嘴里蹦了出来，为了不使读者厌烦，我就不一一抄录了。“每袋竟然要付一百二十四个里亚尔！有必要让这个顽固不化的吝啬鬼知道，一个萨拉戈萨人在这种情况下应尽的义务是什么。总司令授权我按规定的价格征收一切必要的给养物资。”

“我的堂何塞·德·蒙托里亚先生，您知道他说些什么吗？”布斯托提醒他道，“他说，谁要面粉，谁就付钱吧。又说，如果城市守不住，就投降好了，还说他没有义务为战争拿出任何东西，因为战争不是他招来的。”

“我们上那儿去，”蒙托里亚满腔怒火地说道，从他的表情、变了的声音和突然阴沉下来的脸色都可以看出他的这种愤怒。“这不是我第一次收拾那个混蛋，讨债鬼，吸血鬼。”

我跟在阿古斯丁后面，仔细观察他，只见他脸色苍白，两眼盯着地上。我想和他说话，但他用手势示意我不要吭声，于是我们便等着看这件事将如何了结。不一会儿，我们就到了

安东·特里略街，蒙托里亚对我们说道：

“小伙子们，往前面来，敲一下这个不要脸的吝啬鬼家的大门。要是不给你们开门，就把门砸了；你们进去，叫他马上下来到我跟前来，你们拧着他的耳朵拖他来吧。但是当心不要被他咬了，他是一条疯狗，一条毒蛇。”

当我们走到前面的时候，我又看了阿古斯丁一眼，发现他的脸色发青，浑身在颤抖。

“加夫列尔，”他低声对我说，“我想溜走……我希望大地能裂开，把我吞下去。我父亲将会杀死我的；但是，我不能按我父亲所吩咐我们的那样去干。”

“你站到我的旁边来，装做扭伤了脚不能走路的样子。”我对他这样说道。

接着，我便和其他几个同伴开始用棍棒砸门。一位老太婆立刻从窗子里探出身子，冲着我们骂了一大堆不堪入耳的话；过了一会儿，我们看见了一只非常漂亮的手掀起了窗帘，在那一刹那间露出了一张变得苍白的脸，她那双又大又黑的活泼的眼睛，充满了恐惧的神情向街上张望着。这时候，我的同伴们和那些跟在我们后面的小家伙以可怕的声音一道叫了起来：

“坎迪奥拉老家伙下来，让这条该亚法^①式的狗出来！”

出乎我们的意料，坎迪奥拉竟然屈从了，但是，他以为同他闹的一定是那帮常常和他纠缠的游手好闲的小伙子，而没有料到是供应委员会的主任和两个最有权威的委员，他们正在这儿找他谈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很快就猜到了我们的来

① 犹太大祭司，他主持了判处耶稣死刑的会议。后来人们便以该亚法来比喻心肠歹毒的人。

意，当他打开门走出来的时候，随手操起了一根棍子，向我们跑了过来，两只丑陋的眼睛冒着怒火，与蒙托里亚打了个照面，吓得站住了。

“啊！原来是您，蒙托里亚先生。”他没有好气地说道，“您作为治安委员会的成员，想必可以让这帮无赖走开，他们跑到一户老实居民的家门口来闹事。”

“我不是治安委员会的，”蒙托里亚声明道，“而是供应委员会的，所以我来找坎迪奥拉先生，并让您下来；因为我不愿意走进这座到处都是蜘蛛网和耗子的黑洞洞的屋子里去。”

“我们穷人，”坎迪奥拉阴阳怪气地答道，“不能象公共财产的管理员和长期以来经办市政税收的堂何塞·德·蒙托里亚先生那样拥有自己的宫殿。”

“我的财产是靠劳动得来的，而不是靠放高利贷剥削来的。”蒙托里亚断言说道。“让我们言归正传吧，堂赫罗尼莫先生，我是为面粉这件事来的……这两位善良的教徒想必已经和您说过了。”

“是的，我卖，我卖，”坎迪奥拉狡黠地笑道，“但我不能按那两位先生所说的价钱卖；这太便宜了。四阿罗瓦重的一袋面粉，少于一百六十二里亚尔的价钱我就不卖。”

“我不是问您卖什么价钱。”堂何塞·德·蒙托里亚抑制住愤怒说道。

“供应委员会可以管它该管的事情；但在我的庄园里，除了我，谁也不能发号施令，”吝啬鬼答道，“话已经说完了……那就各人回各人的家吧，我要回我自己的家了。”

“过来，你这个吸血鬼，”蒙托里亚大叫一声，抓住了他的

胳膊，把他的身子一下子转了过来，“过来，坎迪奥拉你这个恶毒的魔鬼，我已经说了，我是为面粉的事来的，没有面粉我就不走。保卫萨拉戈萨的军队决不能饿死，去你妈的！所有的居民都应该为养活他们做出贡献。”

“养活他们，养活那些当兵的！”吝啬鬼恶狠狠地说道，“难道是我把他们生下来的？”

“你这个卑鄙的守财奴！难道在你空虚的黑心里连这么一点爱国感情都没有吗？”

“我才不养活这帮二流子呢。怎么啦，我们有必要招惹法国人来炮轰我们、炸毁我们的城市吗？该死的战争！您们想要我给他们吃的，是吗？我要末给他们毒药！”

“你这个混蛋，害人精，萨拉戈萨的蛀虫，西班牙人民的耻辱！”我的保护人大声嚷道，并且象要揍他似的把拳头朝吝啬鬼的满是皱纹的脸上挥去。“我宁愿自己一辈子受罪，见他妈的鬼，宁愿永生永世被地狱里的烈火烧烤，也不愿做一个象你这样的人，连一分钟也不愿意做一个象坎迪奥拉老家伙这样的人。你的良心比黑夜还黑，你这丑恶的灵魂，你是城里唯一拒绝向祖国的解放者——军队提供帮助的人，难道你不为此而感到羞耻吗？你这种卑鄙的行径已经激起了公愤，真是罪有应得，这难道不比把蒙卡约山上的所有岩石压在你的身上更沉重吗？”

“别再给我来动听的乐曲了，让我安静安静吧。”堂赫罗尼莫一面说一面向大门那边走去。

“过来，你这个卑鄙缺德的东西！”蒙托里亚大叫一声，一把抓住了他。“我已经对你说过了，没有面粉我就不走。如果你

不愿意象所有善良的西班牙人那样痛痛快快地拿出来 的话，那就要强迫你拿出来，每袋按四十八个里亚尔的价钱付给你，围困以前就是这个价。”

“四十八个里亚尔！”坎迪奥拉露出恼怒的表情高声嚷道，“凭这个价格，我宁可死了也不给你们面粉。我买的时候价钱还比这高呢。该死的军队！他们养活我吗？蒙托里亚先生！”

“你应该感谢他们，可恶的放高利贷的家伙！因为他们没有结果你这条无用的性命。你没有注意到人民对你的慷慨吗？在上一次围困中，当我们凑集金钱和物品遇到了非常严重的困难的时候，你那副铁石心肠却无动于衷，我们从你那儿连一件可以给可怜的战士遮身的旧衬衫和一块用于充饥的面包都没有弄到。萨拉戈萨没有忘记你这些臭名昭著的行径。你还记得吗？八月四日的战斗结束后，曾经给城里的居民分配伤员，给你也安排了两名，结果，他们竟没有能跨进你这个刻薄之家的门槛。我还记得很清楚，四日的晚上，当他们走到你家的门口，用那虚弱无力的手敲门让你放他们进去的时候，他们可怜的哀叫声并没有能打动你的铁石心肠；你走到门口就给了他们几脚，把他们赶到了大街上，还说什么你的家不是医院。你这个萨拉戈萨的不肖子孙，请问你的灵魂何在？你的良心又到哪儿去了？不过，你是个没有灵魂的东西，也不是萨拉戈萨的子孙，而是一个马略卡人生的有着犹太人血统的家伙。”

坎迪奥拉的两眼冒火，两颌哆嗦，他用痉挛的手指紧紧地握住右手里作拐杖用的那个木棍儿。

“是的，你就是个有犹太人血统的马略卡人，你不是这个

高尚城市的后代。那两个可怜伤员的哀叫声不还在你那蝙蝠般的耳朵边回响吗？他们其中的一个，因为出血过多，很快就在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死去了。另一个人好不容易爬到了市场那边，在那里向我们诉说了发生的一切。你这个卑鄙丑陋的东西！萨拉戈萨人民没有在五日早上把你千刀万剐，你不觉得惊奇吗？坎迪奥拉，小坎迪奥拉，你还是把面粉给我拿出来，别自找麻烦了。”

“蒙托里亚，小蒙托里亚，”另一个人说道，“用我的财产和劳动肥不了那些好吃懒做的浪荡汉的。啊，对了！你还给我讲对那些可怜的士兵要仁慈、慷慨和关心呐！那些讲得这么多的人本身就是些卑鄙的寄生虫，他们靠吃喝公共的东西过日子。供应委员会别再捉弄我了，好象我们不知道这些援助军队的漂亮话意味着什么似的！蒙托里亚，小蒙托里亚，你家里也留下了一点儿，不是这样吗？这些由供应委员会所认识的一些傻瓜蛋拿出来的面粉，将会在某位爱国者的炉子上做成可口的食品。四十八个里亚尔！多好的价钱！然后在向总司令报帐时，把它说成是按六十个里亚尔一袋的价格买来的，还要讲上一套什么‘皮拉尔圣母不愿为法国人所有’！”

本来就已经满腔怒火、心情非常激动的堂何塞·德·蒙托里亚，听了上面这一番话后，就象俗话所说的那样，失去了自我控制能力；他没有能抑制住自己霎时间迸发出来的愤怒，就直冲着坎迪奥拉走了过去，象要用棍棒揍他的脸似的，而坎迪奥拉，他那敏锐的目光一定早已料到了这一手，并且做好了反击的准备，迅速地采取了攻势，他象猫样的一跳，向我的保护人扑了过来，双手掐住了他的脖子，把瘦骨嶙峋但强而有力

的手指一直往里抠，同时使劲地咬紧牙齿，就象咬住了他的对手的整个身躯一样。在这场非常短促的搏斗中，蒙托里亚竭力挣脱那双突然抓住他的猫爪子；霎时间，人们看出，由于感情一时冲动而鼓起劲来的吝啬鬼，根本敌不过这位肌肉强健有力的阿拉贡爱国者。坎迪奥拉被蒙托里亚猛地一甩，就象一具尸体一样跌倒在地上。

我们听到从楼上的窗子里传来了一个妇女的尖叫声，随即又听到喀嚓一声关上了百叶窗。在那万分焦急的时刻，我在自己的周围找了一下阿古斯丁，他已经不见了。

堂何塞·德·蒙托里亚气得怒不可遏，用脚狠狠地踢着躺在地上的那个人的身子，同时急促而结结巴巴地说道：

“你这个卑鄙的狗强盗，你这个靠穷人的血汗发财的东西，胆敢骂我是贼，骂供应委员会的委员们是贼！我来给你一千棍子，让你学会尊敬老实人，你还得感谢我没有把你这条烂舌头割下来喂狗。”

我们所有在场的人都吓愣了。最后，我们把那位不幸的坎迪奥拉从他对手脚底下救了起来，而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再次向蒙托里亚扑过去，但是，蒙托里亚已抢先一步往屋子那边走去了，并喊道：

“喂！小伙子们，到仓库里去，把面粉袋扛出来。快一点，赶快动手。”

聚集在街上的人群拦住了坎迪奥拉老头，使他无法走进自己的家里去。由附近赶来的成群结队的孩子们立刻把他围了起来，并且随心所欲地捉弄他，一些人把他往前推，另一些人又把他往后拉，把他身上的衣服都撕破了。更多的人则从远

处向他发动进攻，把街上的泥巴大坨大坨地往他身上扔去。同时，我们走进了用作仓库的一楼，迎面碰上了一位妇女，我一下子就认出了她是漂亮的玛丽基亚。她的脸色完全变了，浑身发抖，每走一步都跌跌撞撞，脚站不稳，话也说不出，她被吓瘫了。当我们看到她那样受惊害怕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她非常可怜，甚至连蒙托里亚也是这样。

“您就是坎迪奥拉先生的女儿吗？”蒙托里亚问道，一面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钱币，并用地上捡起来的一块木炭在墙上很快地算好了帐。“六十八袋面粉，每袋四十八个里亚尔，共计三千二百六十四个里亚尔。其实，连一半价钱都不值，我觉得它有一股很浓的潮湿味儿。拿去吧，孩子，这是应给的钱数。”

玛丽亚·坎迪奥拉纹丝未动，她没有伸手去接钱，于是蒙托里亚把钱放在一只箱子上说道：

“搁在这儿啦。”

这时，那位姑娘好象由于她的尊严受到了侮辱一样，情况也确是如此，她以突然而有力的动作抓起金币、银币和铜币，象扔石子一样向蒙托里亚的脸上扔去，钱币洒得满地都是，连门墩里也掉进去了，后来也没有能弄清楚这些钱藏到了什么地方。

紧接着，坎迪奥拉小姐什么也没有对我们说就上街去了，她在拥挤的人群中寻找她的父亲，最后，在几个小伙子——他们对于一个女人的不幸无法做出漠不关心的样子——的帮助下，从那群孩子的手中，救出了这位被他们抓起来肆意捉弄的老头儿。

正当我们开始往外搬运面粉的时候，他们父女俩从果园

的大门走了进来。

十三

搬完粮食以后，我就去找阿古斯丁，但是，无论是他父亲的家里还是供应委员会的仓库里，无论在科索大街还是圣恩格拉西亚修道院，哪一个地方都没有找到他。最后，到了傍晚，我在圣胡安·德·洛斯·帕内特斯附近的火药厂找到了他。我忘了说，对一切都非常关注的萨拉戈萨人，已经临时办起了一个日产九百到一千磅炸药的工厂。我看见阿古斯丁·蒙托里亚正在非常紧张地忙着，帮助工人把白天生产的炸药往口袋和桶里装。

“你看见这一大堆炸药了吗？”当我走到他身边的时候他对我说道。“你看见那些装满炸药的口袋和大桶了吗？加夫列尔，我还觉得太少了。”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如果这一大堆炸药能够多得象萨拉戈萨城那样大，我就更高兴了。是的，那时候，我希望我是这个伟大城市的唯一居民。这该多舒畅啊！喂，加夫列尔，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就亲自给它点上火，可怕的爆炸气浪将把我喷射上云霄，就象火山喷火口的小石子被抛到一百莱瓜^①之外一样。我将登上九重天，我那被炸得粉碎的四肢掉下来散落在各个不同的地方以后，我就化为乌有了。死，加夫列尔，死就是我唯一

^① 西班牙的里程单位，一莱瓜约合五点五公里。

的愿望。但是，我希望的死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向你解释清楚。我是如此绝望，以致一枪把我打死或一剑把我刺死都不能使我满足。我愿被炸成无数燃烧着的碎片，洒满太空；加夫列尔，我想体验一下生活在火焰般的云彩里的滋味，让我的精神享受一下那可怜的肉体化成烈火般的尘埃时的乐趣，即使是短暂得不能再短的一刹那也行。加夫列尔，我已经绝望了。你看见这些炸药了吗？好吧，你设想一下，如果我胸中的火焰都能喷射出来的话……她出来找她父亲的时候你看见她了吗？她扔钱币时你看见她了吗……当时，我站在街道的拐角那里，这一切我都看到了。玛丽亚不知道那个欺侮她父亲的人就是我父亲。你看见孩子们是怎样向可怜的坎迪奥拉扔泥坩的吗？我承认坎迪奥拉是个卑鄙的人，但是，她有什么罪呢？她和我又有什么罪呢？什么罪也没有，加夫列尔，我这颗被撕裂的心一个劲儿想死；我活不下去了，我要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冲到那儿去寻找法国人的炮火，因为在我看到了今天所发生的这一切之后，我和我居住的大地是水火不能相容的。”

我把他从那儿拉走，带到了城墙那边，一起投入了正在特内里亚斯修筑工事的劳动；在圣约瑟修道院和圣恩格拉西亚修道院失守之后，这里就成了全城最薄弱的地方了。我已经说过，从韦尔瓦河口到圣约瑟修道院，敌人配备了五十门大炮。面对着这样一条可怕的攻击线，我们构筑的这一圈防御工事又有什么用呢？

特内里亚斯地区伸展在城的东部，位于韦尔瓦河和旧城之间，它至今还被那条人们叫作科索的大道划分得清清楚楚。在本世纪初，这儿还是一座村庄，村子里只有些简陋的房舍，

住户几乎都是农民和工匠，教会的建筑物也没有萨拉戈萨其他一些教堂来得富丽堂皇。这个区的总的平面图形状近乎圆的一个截面，它的弧朝着农村，而它的弦则把它从克马达门到陵墓高地与城市的其他部分联结在一起。这条弦向它的圆弧伸展出好几条街道，有一些街道，象阿尼翁街、阿尔科维尔街和阿尔卡达斯街，一下就被切断了；而另一些街道，象帕洛马尔街，圣奥古斯丁街，则继续向前延伸。与这些街道毫无规则、很不协调又不对称地联结在一起的是迪埃斯马街，巴里奥·贝尔德街，克拉沃斯街和帕沃斯特雷街这样一些狭窄的街道。其中有些街道并不是由一排排房屋组成的，它们的两边只有几堵长长的围墙，有的地方既没有房屋也没有围墙，最后这些街道就变成了没有一定形状的小广场，更确切些说，成了牲畜圈栏或者空荡荡的院子。我说错了，因为在我谈到的这些日子里，在房屋不能提供天然屏障的那些地方，第一次围困时留下的瓦砾堆被用来架设炮台和构筑街垒了。在靠近埃布罗河岸人行道的地方，有几段旧城墙和几座石头砌的圆形塔楼，有些人认为它们是出自罗马人之手，而另一些人则断定是阿拉伯人建造的。在我年青的时候（我不知现在怎么样了），这几段旧城墙好象是砌在一片房屋中间的，说得更精确一些，是这些房屋伸入了这几段残壁断垣中间，以便在这座历史悠久的建筑物的拐角地方寻求依托；断墙的颜色虽然已呈黑色，但过了这么多个世纪以后，它还没有毁坏。新的东西正是在这样在一堆杂乱的旧东西的残骸上建设起来的，就好象西班牙人一样，他也是在其他一些血统混杂的遗民们的基础上发展成长起来，直到形成了他今天这样的民族的。

特内里亚斯区的概貌,给人以一种美好的想象,使人想起了阿拉伯人统治的岁月。大量的砖头建筑物,宽阔的屋檐,不规则的门面,狭小的百叶窗,毫无计划的建筑布局,谁也不知道一栋房子到哪里为止而另一栋房子又从哪里开始的那种结构,谁也分不清这座房子有两层还是三层,那座房子的房顶是否支撑着后面几座房屋的墙壁,街道的尽头也许是一个没有出口的畜圈,以及小广场入口处的那些拱门,所有这一切,使我回想起我曾经在远离那里的另一个西班牙城镇所看到的情景。

好了,这些是我刚给你们轻描淡写地描述过的一片杂乱的房屋;这个由几代农民和制革匠根据他们各人的奇异想法建造起来的、既不规则又欠协调的阿拉巴尔区,一得知法国人在那里布下了一支十分庞大的部队后,就作好了防御的准备,或者说,它在一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就进行了准备。我必须说明,阿拉巴尔区的所有住户,都按照他们天生的战略观点在着手修筑工事,而且那里有些娘子工兵,她们在堵塞某些洞穴和开凿供射击或透光用的孔眼的时候,表明她们具有精深的军事知识。东面的城墙上都凿满了射击用的枪眼。在恺撒—奥古斯都城墙上用于对付弓箭和弹石的圆形塔楼上也架起了大炮。

在这些大炮中,如果某一门大炮的活动范围受到了任何一个与它毗连的屋顶、平台或整栋房屋的限制,那末,这个障碍物就会立刻被清除掉。许多通道都被堵死了。阿拉巴尔区的两座教会的建筑物,圣奥古斯丁修道院和莫尼卡修道院成了真正的碉堡。围墙已经重新修理和加固了;炮台也相互联结了起来;我们的工兵早已熟练地算出了敌军工事的位置和它

们的距离，以便我们构筑相应的防御工事。我们这条防线有两个前沿据点，一个是戈伊科埃切亚磨坊，另一个是属于一位名叫堂维多里亚诺·冈萨雷斯的一座房子，它就这样以“冈萨雷斯大楼”的名字载入了史册。如果从克马达门起巡视一下这条防线，首先可以看到的是帕拉福克斯炮台，接着是市镇磨坊，圣奥古斯丁花圃，紧接着便是座落在这个地区外边的戈伊科埃切亚磨坊，往前是莫尼卡修道院果园的围墙和圣奥古斯丁修道院的围墙，再向前，是一个大炮台和冈萨雷斯大楼。这就是我所记得的特内里亚斯区的一切。那里有一个被人称做“陵墓”的地方，因为它靠近一个“陵墓”教堂而得名的，把整个阿拉巴尔区叫做陵墓要比把它的一部分叫做陵墓更为贴切。这些琐碎的描写，对熟悉这些极其光荣的地方的人来说，实在是多此一举，而对那些不能身临其境观看一下的人来说，又显得太少了。为了不使你们感到厌倦，我就不再多说了。

十四

阿古斯丁·蒙托里亚和我随营队在市镇磨坊那儿值勤，直到天黑以后，韦斯卡的义勇军才把我们替换了下来，同时我们也获准可以在营队外面过夜。但是，请不要以为我们在这些休息的时间里就无所事事了，因为忙完了军务以后，另一些丝毫也不比它轻松的事情就在城里忙开了，或是往塞奥大教堂和皮拉尔圣母院运送伤员，或是从着火的房子里往外抢运东西，或者给在圣胡安·德·洛斯·帕内特斯教堂里造子

弹的教士、修士和地方法官先生们运送材料。

阿古斯丁和我在帕沃斯特雷大街上走着。我一面走一面津津有味地啃着一块硬面包。而我的朋友则心情郁闷，满脸愁云，他在把自己的那份面包扔给我们一路上遇到的那些狗吃；虽然我曾想方设法使他忧伤的心情能够愉快一点儿，但他对一切却毫无反应，对我的充满欢乐的谈话只报以无精打采的回答。当我们走到科索大街的时候，他对我说道：

“新钟楼的钟敲十点了，加夫列尔，你知道我今天晚上想到那儿去吗？”

“今天晚上不行。当这些被人们称为燃烧着的心——炮弹划过长空落在屋里爆炸、要把一半的人都炸死的时候，你还是把爱情的火焰藏到灰烬里去吧。”

的确，虽然炮火已不那么猛烈了，但白天一直没有停息的炮击夜晚还在继续着，城里本来到处都是尸体，这时候，不时落下的几颗炮弹，又造成了新的伤亡。

“今天晚上我要上那儿去。”他回答我道。“玛丽基亚会把我当作是敲她家门的那帮人中间的一个吗？她会把我同那些欺负她父亲的人混同起来吗？”

“我看不会，这个女孩子会分得清谁是正派人的。以后你再去打听吧，可你现在心境不好。你看见了吗？那个房子里有人在呼救，有几个可怜的妇女正从这儿过呐。你瞧，其中有一个妇女爬都爬不动，摔倒在地上了。可能玛丽基亚小姐也在圣保罗教堂或者皮拉尔圣母院那里救护伤员呐。”

“我不信。”

“或许她在弹药厂。”

“我也不信。她可能在家里，我想上那儿去，加夫列尔。你去运伤员吧，到火药厂去，或者随便去什么地方，我到她家里去。”

正说到这儿，皮尔利来了，他身上穿着那件到处是破洞的道袍，头上戴着那顶坑坑凹凹的法国工兵头盔，帽盔的绒毛、帽筒和羽饰都已被弄坏了，这位英雄的这身穿戴与其说象个战士，倒不如说更象狂欢节上的一个小丑。

“你们是去运伤员的吗？”他向我们问道，“我们运往圣保罗教堂的两个伤员刚刚死去了，那里需要人挖坑，以便埋葬昨天死去的那些人；但我已经干了好长时间，现在去曼努埃拉·桑乔家里打个盹儿。休息以前跳一会儿舞，你们愿意来吗？”

“不，我们到圣保罗教堂去，”我答道，“去埋死人，反正干什么都是干活。”

“听说尸体多了要污染空气，所以有这么多人发烧，与伤员们相比，要更快地把他们送往别的区去。我宁愿吃‘热烧饼’也不愿得瘟疫病，一位‘女士’不会使我受惊，但是发寒热倒使我害怕。这么说，你们是去埋死人了？”

“是的。”阿古斯丁说道，“我们去埋死人。”

“在圣保罗教堂至少有四十具尸体，都摆在一个礼拜堂里，”皮尔利补充说，“这样下去，要不了多久，我们的死人就将比活人多了。你们愿意开一开心吗？那你们就不要去挖坑了，去弹药厂吧，那里有几个姑娘……城里所有名门闺秀都在那里，她们常常唱几支歌、跳几回舞，让大家精神上高兴高兴。”

“不过，那里不需要我们。曼努埃拉·桑乔也在那儿吗？”

“不。所有那些名门闺秀都是被治安委员会召唤去的。她

们中间也有不少人在医院里，而且是主动承担这项工作的，谁要是不去，别人就会对她冷眼相待，那她不但今年，而且明年也不会找到一个愿意和她结婚的未婚夫。”

我们感到背后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转过身来一看，只见来了许多人，从他们的说话中，我们听出了何塞·德·蒙托里亚的声音；他一看见我们就怒气冲冲地说道：

“你们在干什么？笨蛋们。当这样需要人干活的时候，你们三个身强力壮的人却在这儿游手好闲。我们走吧，别呆在这儿。往前走，公子哥儿们！你们看见靠近拦河坝台阶那儿有两根上面钉着横梁、梁上挂着六条绞索的柱子了吗？你们看见今天下午给叛徒们竖起的绞刑架了吗？这也是给懒汉们准备的。快干活去！要不我就用拳头来教训教训你们，让你们挪动一下身子。”

我们跟在他们的后面走着，经过绞刑架旁的时候，那六根绞索在威严地随风摆动，等待着叛徒和奸贼的脖颈。

蒙托里亚抓住他儿子的一只胳膊，以强有力的手势指着那可怕的刑具对他这样说道：

“这儿有我们今天下午给你竖起的東西，你瞧，对那些玩忽职守的人来说，这是多好的礼物啊！往前走！我，一个老头儿，从不感到疲累，而你们，身强力壮的青年人反倒象块黄油。第一次围困中那些不可战胜的人已经不在人世了。先生们，让我们这些老家伙来给这帮花花公子们作个榜样吧，他们七天没有吃东西就满腹牢骚，开始要肉汤喝了。我给你们火药做的肉汤喝吧，给你们吃一顿枪管子豆吧，你们这些胆小鬼！哎，走吧！要埋死人，还要送弹药到壁垒那边去。”

“还要治疗这个讨厌的瘟疫所造成的那些病人，瘟疫还在不断地蔓延。”其中有一个陪同蒙托里亚的人说道。

“对于医生们所说的这种瘟疫，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的。我说这是害怕，先生们，纯粹是害怕造成的。”堂何塞补充说，“因为一个人发冷，接着抽筋、发烧，最后脸色发青并死去，这除了是害怕的结果，还会是别的什么呢？那些刚毅坚强的人已经没有了，确实是这样，先生们！第一次被围困期间的一些人，那是些什么样的人啊！现在，当人们在密集的炮火下坚持了十个钟头时（其实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们就会累得躺倒，而且会说坚持不了啦。有人仅仅因为失去了一只半只腿就吓得不得了，大声呼叫殉难圣徒，要别人把他抬到床上去。没有什么！这是胆怯，纯粹是胆怯！因为今天有几个战士从帕拉福克斯炮台撤了下来，其中有很多人还留着一只完好、白净的胳膊，但跟着就要肉汤……让他们喝自己的血吧，这是世界上最好的肉汤！我说英勇顽强的人都已不在人世了，那帮家伙，他妈的，真他妈的！”

“明天法国人将要攻打特内里亚斯。”另一个人说道。“如果伤员很多，我不知道我们将把他们安置在哪儿。”

“伤员！”蒙托里亚大声叫道，“这儿别来伤员了。死人倒不会碍事儿，因为可以把他们垛成堆，并且……可是伤员……由于人们已经没有那种英勇无畏的气概，那就……我可以打赌，当他们十个人当中还有不止一个人活着的时候，阵地是守得住的。但是，一旦每个人都要对付二十多个扑上来的法国人……他们就要放弃阵地了。多么软弱！总之，不管上帝怎么安排，既然有伤员和病人，我们就得救护他们。怎么

样？今天收到的母鸡不少吧？”

“大约有两百只，其中一半以上是捐献的，其余的每只用六个半里亚尔买的。有几个人不愿意拿出来。”

“好了。让一个象我这样的人在这样的日子里来管买鸡的事！你们说，有一些人不愿意给，哎？对那些不愿意为守卫城市作出贡献的人，总司令先生授权我对他们罚款。我们将不加声张、平心静气地来收拾那些不热心的家伙和那帮叛徒……大家站住，先生们。一颗炮弹落在新钟楼附近了。你们看见了吗？你们听到了没有？多么可怕的爆炸声！我敢打赌，与其说是法国迫击炮的作用，倒不如说是上帝把炮弹打到了那个顽固不化、没有良心的犹太人的家里；他对邻居的不幸不仅无动于衷，甚至认为它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人们往那儿跑了，好象有座房子着了火，或者已经倒塌了吧……不要跑，不要跑，你们这些老好人，让它烧去吧，让它塌下来摔得粉碎吧。这是坎迪奥拉老家伙的房子，他连一个比塞塔也不愿意拿出来拯救遭受新的洪水灾难的人们……噢，阿古斯丁，你到哪儿去？你也往那边去吗？到这儿来，跟我走，别的地方更需要我们。”

我们沿着慈善堂附近走着。毫无疑问，由于内心感情的冲动，阿古斯丁跟在许多跑向圣腓力小广场的人的后面，急急忙忙地向那里跑去；但是，他被他父亲死劲儿拦住了，他只好垂头丧气地跟着我们往前走。新钟楼附近肯定有什么东西着火了。新钟楼上的珍贵的阿拉伯式装饰图案和砖块砌成的各个墙面被附近的火焰照得通红。这座优雅的古迹虽然象个瘸子，但是，它那绛紫色的身姿，在黑沉沉的夜空中显得异常

突出。同时，它的大钟还迎着清风发出悠长的哀鸣。

我们到了圣保罗教堂。

“喂！游手好闲的小伙子们，”堂何塞对我们说，“帮这些挖坑的人一下忙吧。稍微开宽一些，挖大一些，因为这件衣服是要给四十个尸体穿的。”

我们便开始干了起来，从坑里向外面掏土，坑就挖在教堂的院子里。阿古斯丁象我一样，也在挖坑，但他不时地朝新钟楼那边张望着。

“这是一场可怕的大火。”他对我说，“你瞧，火势好象小了点。加夫列尔，我真想扑到我们正在挖掘的这个大坑里去。”

“别着急，”我答道，“也许明天不用我们请求，便会有人把我们扔到里面去的，所以你就别说傻话了，还是干活吧！”

“你没看见？我看火已经熄灭了。”

“是的，房子恐怕全被烧光了。坎迪奥拉老家伙可能与他的钱一道藏在地下室里了，那儿火是烧不到的。”

“加夫列尔，我去那里一会儿；我想去看看到底是不是他的家。要是我父亲从教堂里出来了，你就对他说……我马上回来。”

堂何塞·德·蒙托里亚突然走了出来，使阿古斯丁想逃走的计划没有能成功，我们俩便继续挖那个大墓穴。人们开始往外拉尸体，那些伤员和病人也被不断地运了过来，他们看见了正在为他们准备的舒适的床铺，也许这是给他们第二天受用的。最后，大家觉得这坑挖得够深了，便让我们停了下来。接着，一具具尸体被抬了过来，扔进了他们的大墓穴里。这时，几个牧师跪在地上，诵读着哀伤的祭文，身边还围着一

些慈善的妇女。所有的尸体都被安葬在里面，只差往上填土了。堂何塞·德·蒙托里亚摘下了头上的帽子，高声念着主祷文，并向里面撒了第一把泥土。接着，我们便迅速地挥动铁铲和锄头，把墓穴覆盖了起来。干完活以后，大家都跪在地上低声祈祷。阿古斯丁·蒙托里亚在我耳边说道：

“我们现在就去吧……我父亲要走了，你告诉他说，我们说好了，要去替换两个家中有病人的同伴值勤，他们想回去看看病人。看在上帝的面，你去向他说说吧，我可不敢……我们马上就到她那儿去吧。”

十五

我们骗了一下老头子就走了，这时候已经是深夜了，因为花了三个多小时才把我刚才提到的安葬尸体的事情干完。那边大火的光焰早已消失，塔身便隐没在黑沉沉的夜幕之中，而塔楼上的大钟只是偶尔响一下，告知人们有炮弹打来。我们很快就到了圣腓力小广场，当看到滕普莱街上靠近广场的一座房子的屋顶还在冒烟的时候，我们便明白了，着火的不是坎迪奥拉老家伙的房子，而是三个小时以前就着了火的那栋房屋。

“上帝把她家的房子保住了。”阿古斯丁满心欢喜地说道，“如果她父亲的卑劣行径给她家的房屋引来天怒的话，那么，玛丽基亚的品德和纯洁就会阻挡住它的降临。我们到那儿去吧。”

圣腓力小广场上还有几个人在走动，但安东·特里略大街上却空无一人。我们在果园的围墙跟前停了下来，全神贯注地谛听着。一切是那样寂静，好象房子早已被遗弃了一样。情况果真是这样吗？虽然这个区遭受敌人炮轰的程度最轻，但许多家都已搬空，或者躲到地窖里去了。

“如果我进去的话，”阿古斯丁对我说道，“你也和我一道进去。今天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担心堂赫罗尼莫这个精明的吝啬鬼由于多疑而怯懦，会通夜提防着在果园里巡逻，以为人们又要来抢走他的财物。”

“要是那样的话，”我答道，“还是不进去为妙，因为除了有落入这个恶魔的掌心的危险之外，还会闹得满城风雨。明天，所有萨拉戈萨的居民都会知道，堂何塞·德·蒙托里亚的儿子，这位已经被安排去戴主教冠的青年，同坎迪奥拉老家伙的女儿在一起鬼混。”

可是，我给他讲的这一些和其他一些话全是对牛弹琴。他丝毫不理会我的劝告，就这样，坚持要我跟他进去，他打了一个幽会的暗号，并十分焦急地期待着对方的回音。过了一会儿，我们从对面的人行道上反复察看之后，终于看到了那扇高窗上亮起了灯光。接着我们又觉察到大门的插销轻轻地动了一下，门便被悄悄地打开了；毫无疑问，爱情早就让人留心把大门的陈旧铰链加上油润滑过了。我们两个人走了进去，但是出乎意料，迎面碰到的不是香气扑鼻和娇艳诱人的少女，而是一张令人讨厌的面孔，我们立即就认出了她是堂娜克迪塔。

“哎，这个时候还要上这儿来！”她喃喃地抱怨道，“而且还

带了一个陌生人来。少爷们，千万别作声，踮着脚走，请你们留神，一片枯树叶都不要碰着，老爷好象醒着呐。”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很低，我们几乎没法听清。随后，她走在前面，并作出要我们跟着她的手势，她把一个手指按在嘴唇上，提醒我们要保持绝对的安静。果园不大，很快我们就走到头了，接着是一个通向房屋门口的小石头台阶。我们还没有登上第六级台阶的时候，迎面就走出了一个苗条的身影，身上裹着一条披巾或披肩，也可能是一件带袖斗篷。她就是玛丽基亚。她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让我们不要说话，随即又心神不安地看了看旁边那扇也朝着果园的窗户。接着，当看见有人陪着阿古斯丁的时候，她的神色显得非常惊讶；但是，阿古斯丁知道怎样宽慰她的心，说道：

“这位是加夫列尔，他是我的朋友，我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朋友，你已听我讲过他多次了。”

“低声点讲！”玛丽基亚说道，“我父亲刚刚提着一盏灯从房间里出去，在屋子周围和果园里转了一圈，我看他还没有睡呐。今晚夜色暗淡，我们藏到柏树的树荫下去，说话可要非常轻啊。”

石头台阶通向一条类似带有木栏杆的门廊或者阳台。栽在果园里的一棵高大的柏树，在门廊的一头投下了很大的一片阴影，形成了一个挡住明月的地方。门廊的另一头，老榆树伸出它那光秃秃的枝桠，遮不住光，在月亮的照映下，把纵横交错的枝桠的影子投在门廊的地面上、墙壁上，以及我们的身上。在柏树阴影的掩蔽下，玛丽基亚在那儿仅有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阿古斯丁·蒙托里亚就坐在她身边的地上，并把

两只手放在她的膝盖上，我也在离这对漂亮人儿不远的地方坐了下来。由于正是元月的时分，夜晚显得宁静、干燥而寒冷；这对情侣也许为他们胸中炽热的爱情所温暖，并不觉得气温是这样低，但我，这爱情烈火的局外人，却裹紧了外套，以便抵御那砖头上发出的寒气。克迪塔大娘已经走开了，玛丽基亚便开始谈了起来，不用说，她触及到了那个棘手的问题。

“今天上午我看见你在街上了。当克迪塔和我感到有很多人在吵吵嚷嚷地敲我们家门的时候，我探出窗口看了一下，看见你就站在对面的人行道上。”

“是的。”阿古斯丁·蒙托里亚心慌意乱地答道。“我是到那儿去过，不过，我不得不立刻就走开，因为我请的假到时候了。”

“你没有看见那些野蛮的家伙是怎样作践我父亲的吗？”玛丽基亚激动地说道。“当那个残酷的人揍他的时候，我四处张望，希望你能出来保护他一下，可是我哪儿也看不到你。”

“玛丽基亚，我心上的人，我已对你说过，”阿古斯丁辩解道，“那时候我必须尽快离开……后来，我听说你的父亲受到了欺凌，我气极了！……我是想到你这儿来的。”

“你想的倒是时候！在这么多、这么多的人中间，”坎迪奥拉小姐哭诉道，“竟没有一个人，哪怕是一个人，有过要保护他的表示。我在这上面看到他的危险处境，吓得要死。我们焦急地望着大街上，除了仇人之外，什么也没有……没有人伸出一只见义勇为的手，也听不到一点仁慈的话。在所有的那些人当中，有个最残忍的人，他把我父亲摔倒在地上……哎！一想起这件事，我就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当我看见了那一切的时候

候，一种巨大的恐怖顿时把我吓瘫了。直到那时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愤怒，心中的那股烈火，霎时间的冲动，使我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寻找……我可怜的父亲躺在地上，而那个坏蛋却用脚踢他，就好象踢的是一条毒蛇一样。看到这里，我感到浑身的血液都沸腾了。正象我刚才对你说过的那样，我跑遍了整个屋子，想找件武器，一把刀子，一把斧头，什么东西都行。可是什么也没有找到，……我从屋子里听到了父亲的哀叫声，我没有再迟疑，立即下楼跑到了外面。当我走到仓库里碰到那么多人的时候，又感到了一种难以克服的恐惧，我一步也走不动了。就是那个殴打我父亲的人递给我一把金币。我本不想接它，可是过了一会儿我就拿起来使劲地朝他脸上扔了过去。就象一道闪电劈向那些坏蛋身上，给我父亲报仇。后来我就出来，并且又向四处看了看，想找你，但什么也没有看见。在那堆没有人性的乱哄哄的人群中，我父亲孤零零地躺在泥泞里，哀求别人来发发慈悲。”

“哎！玛丽亚，我心中的玛丽基亚！”阿古斯丁吻着那个守财奴的不幸女儿的手，痛苦地叹息道，“你不要再讲这件事了，你把我的心都撕碎了。我没有办法保护他……我是不得不走开的……我什么也不知道……我还以为那些人聚集在一起是为了其他目的的。确实，你是有道理的；但不要再谈这件事情了，它使我难过，生气，给我造成了极大的痛苦。”

“要是你出来保护了我父亲的话，他会向你表示感激的。由于感激你，他就会对你产生亲切的感情，那你就可能到我家里来了……”

“你的父亲是不会爱任何人的。”阿古斯丁·蒙托里亚答

道。“你别指望我们能够通过这种途径得到任何东西。让我们相信，在上帝的帮助下，在看起来最没有可能的时候，我们将会通过尚不了解的途径来实现我们的愿望。我们不要只想到通常的和眼前的途径，因为在我们周围，一切都充满了危险，布满了障碍，也没有实现我们愿望的任何可能；我们应当考虑到某种不可预测的东西，某种至高无上的神圣的办法，让我们满怀着对上帝的信仰，并坚信我们爱情的力量，来期待着定能将我们结合在一起的奇迹吧；这将是一大奇迹，玛丽亚，就象人们传说在从前发生的、而我们又难以相信的那种奇迹。”

“奇迹！”玛丽亚带着忧伤诧异的神情惊叹道。“这是真的。你是一位有声望的少爷，而你的父亲又是决不会答应他的儿子和坎迪奥拉先生的女儿结婚的那种人。全城的人都讨厌我的父亲。大家都躲开我们，没有一个人来看望我们；要是我出去，别人就会对我指指点点，并且用傲慢而鄙夷的目光瞧着我。与我年龄相仿的姑娘们不愿意和我来往，城里那些晚上到街上来游逛的年轻人，他们在自己情人的窗栅下唱过情歌之后，就一起走到我的窗栅下辱骂我的父亲，而且用一些最难听的绰号来叫唤我。啊，我的上帝！我知道只有奇迹才能使我幸福……阿古斯丁，我们相识已经四个月了，可你到现在还不愿把你父母亲的名字告诉我。毫无疑问，他们是不会象我父亲那样令人憎恨的。你为什么还要瞒着我呢？如果真的要让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爱情的话，你会连朋友也不敢见的，而且会心惊胆战地躲避坎迪奥拉大叔的女儿。”

“哎呀！不会的，你别那样说了。”阿古斯丁长叹一声说道，并抱着玛丽亚的双膝，把脸藏在她的裙兜里。“别再说我因爱

你而感到羞耻了，你这样说会亵渎上帝的。你说的一点都不对。今天，我们俩对爱情保守秘密，这是因为需要这样做；但是，到需要公开的时候，我就会不顾我父亲怎样暴跳如雷也要把它公开出来。是的，玛丽亚，我父母将会咒骂我，并把我赶出家门。不久前的一个晚上，你望着那个从这里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古迹对我这样说道：‘要我对你变心，除非他日钟楼变直。’我向你发誓，我对你的爱情坚贞不移，超过了永不变心的程度，也远非这座钟楼令人惊叹的平衡状态所能相比的，因为这座钟楼可能会倒塌下来，但永远不会在支撑它的地基上挺直。人造之物是可以改变的，而大自然造就之物却不可更移，它们要永久地站立在它那不朽的根基上。你见过蒙卡约山吗？那是一座由其他许许多多山峦重叠起来的巨大的高山，从阿拉巴尔往西看过去，可以隐隐约约地看见它。假若有一天蒙卡约山在它原来的位置上呆腻了而移动起来，一直移到萨拉戈萨，并把它的一座山峰压在我们的城市上面，把城市压得粉碎，那时候，只有那时候，我才会不再爱你了。”

我的朋友就用这种夸张的手法和富有诗意的自然主义情调，表白了他那崇高的爱情，使美丽的坎迪奥拉小姐的遐想得到了酬答和恭维，她那感情易于冲动的天性使她同样爱好这样的表达方式。双方沉默了片刻，接着，两个人，更确切地说，我们三个人都发出了一声惊叫，并向钟楼望了过去，因为钟楼上的那口钟在空中响起了两下报警的钟声。就在这个时候，一团火球划破了夜空，勾画出它那迅速晃动的轨迹。

“炮弹！是一颗炮弹！”玛丽亚惊恐万状地喊道，并一下扑到了她朋友的怀里。

可怕的火光从我们的头顶上，从果园和房屋的上空一闪而过，把它所经过的钟楼、附近的屋顶、甚至我们隐蔽的那个角落都照得通明。接着，便听到了爆炸声。钟楼上的钟声开始哀鸣了起来，它与其他或远或近的尖锐刺耳、低沉嘶哑的钟声合在一起，同时，我们还听到从附近街上传来了拥挤的人群奔跑的脚步声。

“这颗炮弹不会把我们炸死的。”阿古斯丁让他的未婚妻安静下来，一面说道，“你害怕吗？”

“很害怕，害怕极了！”她答道，“虽然有时我觉得自己很勇敢，勇敢极了。每天夜里我都在祷告，祈求上帝保佑我们的房子不要着火，直到现在，不论这儿还是那儿，我们还没有发生过什么不幸。但是，死了多少不幸的人啊！多少从来没有伤害过别人的老实人的房子被烧毁了啊！我热切地渴望能象其他人一样去救护伤员，可我父亲硬是不准我去，只要我一提这件事，他就跟我发火。”

当她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听到从远处的屋子里传来了一阵含混不清的说话声，克迪塔太太的声音和坎迪奥拉老家伙那讨厌的嗓音夹杂在一起。出于同样的考虑，我们三人紧紧地挤在角落里，屏住了呼吸，生怕被人发觉。一会儿，我们感到吝啬鬼的声音离得更近了，他说道：

“克迪塔太太，您这时候起来干什么？”

“老爷，”老妇人从朝着门廊的一扇窗户探出身子答道，“炮轰得这么可怕，谁还能睡得着觉呢？说不定在我们这儿掉下一颗‘女士’炮弹，而我们却还穿着内衣睡在床上，左右邻居来救火，从屋子里往外面搬东西，……啊！多叫人害臊啊！只

要这恶魔般的炮击不停止，我就不打算脱衣服睡觉。”

“我女儿睡了吗？”坎迪奥拉问道，同时从一扇小窗子把头伸了出来，朝着果园的另一端张望。

“她在上面睡得正香呢。”女佣人回答道，“常言说得好，对一个天真烂漫的人来说，危险是不存在的。一颗炮弹对你孩子产生的恐惧最多不过象一个鞭炮而已。”

“如果从这儿能看清那颗炮弹落下的地点该多好啊！”坎迪奥拉说着，并向窗外探出身子，以便能从邻近的比他家屋顶低的那些房顶上面看过去。“看得出是大火的亮光，但我说不准离这儿是近还是远。”

“要么我对炮弹一窍不通，”克迪塔从门廊那里对他说道，“要么这颗炮弹就落在商场那边。”

“好象是这样。如果所有的炮弹都能落在那些主张抵抗、并且顽固地反对一下子结束这么多灾难的人的房子上……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克迪塔太太，火光好象在特里佩里亚街那边。供应委员会的仓库不就在那里吗？哎！该死的炮弹，你干吗不落在伊拉尔萨街，掉到那个卑鄙可恨的强盗家的房子上去呢！克迪塔太太，我打算到街上去一下，看看这份‘礼物’是不是落到了伊拉尔萨街，是不是落到了这个傲慢骄横、爱管闲事、恶棍加凶手的堂何塞·德·蒙托里亚的屋子上了。昨天夜里，我曾这样热切地祈求皮拉尔圣母，圣玛萨斯和圣多明戈·德尔·巴尔显灵，我看他们终于听到我的声音了。”

“堂赫罗尼莫老爷，”老妇人说道，“您不要到处去跑了，夜里寒气会侵入筋骨的，为看看炸弹落在什么地方而得场肺炎那是不值得的，只要知道炮弹没有落在我们家的房子上就够

了。如果刚才的这发炮弹没有落到那个野蛮的恶棍家的房子上，明天会有一颗落在那里的，因为法国人还是有一手的。所以，您还是睡觉去吧，我留下来去庭院里转一转，以防万一出什么事情。”

由于女佣人的善意相劝，坎迪奥拉对于出去看看的念头，看来无疑已经打消了，因为他把小窗子关上后就钻进了屋子里面，直到天亮再也没有听到他的响声。但是，这对情人并没有因为他的离去而打破缄默，因为他们唯恐被别人偷听或被人一下子发现；直到老大娘来告诉我们老爷已经象个老农一样在那儿鼾睡的时候，他们俩才重新叙谈起来。

“我父亲巴不得炮弹落在他仇人的房子上。”玛丽亚说道，“可我不愿看到它落在任何地方；不过，如果有时候可以希望别人遭难的话，那就是现在这种时候，难道不是这样吗？”

阿古斯丁什么也没有回答。

“那时你已经走了，”年轻的姑娘继续说道，“你没有看见在来的那些人当中，那个最残酷、最凶狠而又怯懦的家伙是怎样把我的父亲摔在地上，并且气得发狂似地用脚踢他的。地狱里的魔鬼也会这样用脚踢那个家伙的灵魂的，难道这不是真的吗？”

“是的。”小伙子干巴巴地答道。

“今天下午，那一切都过去了之后，克迪塔和我就治疗我父亲身上的伤痛。他躺在床上，绝望得象发了疯一样，咬着自己的拳头在那儿打滚，埋怨自己没有他对手的力气大。我们竭力安慰他，但他却叫我们住嘴。接着，他就冲着我痛骂了一顿，他气极了！怪我把那些面粉钱扔到街上去了，他非常生气

地对我说，既然别的什么也捞不到，就不应小看那三千多个里亚尔；还骂我是个挥金如土的疯丫头，说我在把他弄得倾家荡产。我们怎么也不能使他平静下来，傍晚时分，我们又听到了街上传来嘈杂的声音，我们以为中午的那帮人和那个人又来了。我父亲满腔怒火地想从床上跳下来。起初，我很害怕，接着，我就壮起了胆子，心想必须拿出点勇气来。同时，我又想起了你，并说：‘要是他在我家里的话，谁也不敢侮辱我们。’由于街上的闹声越来越大，我就鼓足了勇气，把所有的门都关好，恳求我的父亲安静地躺在床上，我下决心等着。当克迪塔跪着向所有的圣徒们祷告的时候，我便在房子里到处寻找，想找一件武器，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把刀子。以前看到这件武器总使我胆战心惊，但是，今天我却毅然把它握在手里。啊！我当时真是气疯了，直到现在，我想起那件事还感到非常恐惧。平常，我看到受伤的人就会吓得晕过去，只要看到一滴血就会怕得发抖；如果有人当着我的面打一条狗，我就几乎要哭出来，而且我也从来没有力气去打死一只苍蝇；但是今天下午，阿古斯丁，就是今天下午，当我听到了街上喧嚷的声音的时候，当我觉得又听到了敲门的响声的时候，当我时刻等待着那伙人来到我的面前的时候……我向你发誓，如果我担心的事情真的发生的话，如果当我在父亲的房间里守候在他的床边，那个几小时以前凌辱了他的人竟敢走了进来的时候，我向你发誓，就在那里……毫不犹豫地……我就闭上眼睛，劈开他的胸膛。”

“看在上帝的份上，求你别说了。”阿古斯丁·蒙托里亚惊恐地说道，“你使我感到害怕，玛丽亚，听了你说的话，我觉得

你的手，这双神圣的手象一把寒光闪闪的刀一样刺进了我的胸膛。他们再不会伤害你父亲了。你已经看到了，今天晚上的事完全是由于你害怕而造成的。不，你是不会做出象你所说的那样的事来的，你是一个女子，而且是一个软弱、善感和胆小的女子，你是不会杀死一个人的，正如你不会用爱情把他折腾死一样。刀子会从你的手里掉下来，你不会用别人的血去玷污你的纯洁。这种恐怖的事情要由我们男人去做，我们生下来就是为了打仗的，有时我们也确实处于以杀戮别人为乐趣的可悲境地。玛丽亚，你再不要谈这件事了，不要把那些伤害了你的人记在心上；原谅他们吧，尤其是不要杀害任何人，甚至连想也不能这么想。”

十六

阿古斯丁说着这番话的时候，我在留神观察坎迪奥拉小姐的脸，在那棵柏树的暗影下，她的那张面孔宛如白蜡一样苍白，上面好似涂上了一层柔和的象牙色的油彩。她那双乌黑的眼睛只要仰望天空，便射出一道柔和的光芒。她那漆黑的瞳人恰似晴空의 明镜，在我们所在的浓荫处形成了两个迅速移动的光点，随着目光的移动而忽隐忽现。在她这样一个充满柔情的少女身上，看到这场暴风雨般的危机把她搅得心绪不宁，使她富于同情心的性格变得如此残忍，这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她那诱人的魅力，她那轻柔甜蜜的声音（我找不到更恰当的词来形容它），以及她身上所具有的那种温情脉脉的气

质，与她为自己受凌辱的父亲辩护时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显得很协调；不过，只要细心观察一下便不难发现，这两股激流是产生于同一个源泉的。

“我很钦佩你对你父亲狂热的孝心，”阿古斯丁继续说道。“现在你也听听另一件事。我并不是替那些打骂了你父亲的人辩解，不过，你不该忘记，你父亲是唯一对战争没有作出任何贡献的一个人。堂赫罗尼莫是个能人，但他心里没有一点儿爱国主义精神。他对城里遭受的不幸无动于衷，甚至还对我们的失利幸灾乐祸。”

坎迪奥拉小姐长叹了一口气，两眼望着天空。

“这是事实，”她随后说道。“我每日每时都在求他为战争贡献点东西。虽然我特别告诉他说可怜的士兵们多么需要帮助，以及我们正在萨拉戈萨扮演着很不光彩的角色，但我的话没起到任何作用。他一听我说起这些事情就恼火，说谁招来了战争，谁就出钱。在上次围困期间，当听说我们打了胜仗的时候，我高兴极了。八月四日那天，我实在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就一个人走到街上看了看。有天晚上，我在乌里埃斯姊妹家，因为大家都在庆祝当天下午战斗中所取得的辉煌胜利，我非常兴奋，也就说了几句赞扬的话。可这时候，在场的一位老太婆没好气地高声对我说：‘疯丫头，甭在这里夸夸其谈了，你干吗不送点东西到野战医院去呢？哪怕是一条旧床单也行。坎迪奥拉老爷的地下室里藏满了金银财宝，难道连给伤兵们用的一块破布都没有吗？在所有萨拉戈萨的居民中，只有你的宝贝老子是唯一没有为战争做过任何贡献的人。’在场的人听了这番话都哈哈大笑，当时我真羞得无地自容，连一句话也

没敢讲。我缩在大厅的一个角落里，一直到晚会结束，谁也没有再和我说一句话。连我仅有的几个和我很要好的女友，也没有走近我一步。在晚会的喧闹声中，我曾不时听到人们对我父亲说长道短，并且用非常难听的浑号来称呼他。哦，这些话几乎把我的心都撕碎了！当我离开那儿回家时，人们只是很冷淡地和我打了一下招呼，主人们送别我时也是冷冰冰的。我回到家，天已经黑了，我躺在床上，但怎么也睡不着，一直哭到第二天清晨。我羞愧得连全身的血液都燃烧起来了。”

“玛丽基亚，”阿古斯丁含情脉脉地说道，“你的心地非常善良，连上帝也会为此而忘掉你父亲的残忍的。”

“后来，”坎迪奥拉小姐继续说道，“没过几天，也就是八月四日，我父亲的仇人在今天与他争吵时提到的那两个伤员，来到了我的家里。当人家通知我们，洪达要在我们家安置两名伤员，并让我们护理他们的时候，克迪塔和我高兴得不得了，便欢天喜地地动手准备绷带、纱布和床铺。我们焦急地期待着伤员们的到来，每过一会儿就要趴在窗口看看是不是来了。最后他们终于来到了。但在这之前不久，我父亲也从外面板着面孔回来了，他抱怨说，许多债户都死了，要收回这部分借款再也没有指望了，他很不客气地接待了那两个伤员。我抱着他痛哭，求他让伤员们住下，但他根本不听我的话，并气急败坏地把他们轰了出去，随后，他就拴好大门上楼去了，并说道：‘谁把他们生下来的，谁就去侍候他们吧。’那时天已经黑了，克迪塔和我难过得痛不欲生。我们不知该怎么办才好，那两个不幸的人在街上爬着前进，当时，他们恳求路上行人救救他们的哀叫声，从这儿都能听到。而我父亲，他关在自己房间里

算帐，再也不管两个伤员的死活，也不再理会我们。为了不让他听到我们的脚步声，我们小心翼翼地走到了朝着大街的一间房子里，从窗口扔下了几块碎布给他们包扎伤口，但是他们无法把它捡起来。我们大声叫他们，他们看见了并把手伸向我们。我们把小篮子绑在一根芦苇杆的顶端，送给了他们一点吃的东西；但是其中一个伤员已经奄奄一息，另一个伤员也疼得没法吃东西。我们用温柔的话语鼓励他们，并求上帝保佑他们。最后，我们决定从这儿下去护理他们一下，哪怕是护理一会儿也好。但是，我父亲发现了我们，他暴跳如雷。我的圣母呀，那是个什么样的夜晚啊！有一个伤员就活活地死在大街上，另一个伤员我不知道他爬到哪儿去寻求人们的怜悯了。”

阿古斯丁和我默默无言，大家都在思虑着这个家庭的这些非常尖锐的矛盾。

“玛丽基亚，”我的朋友终于这样感叹道，“我为能爱你而感到无比骄傲！全城的人没有一个了解你这颗金子般的心灵，必须让大家都了解它。我要对所有的人说：我爱你，并且当我的父母亲知道我爱你时，我要向他们证明，我选择得很对。”

“我与其他任何一位妇女一样，”坎迪奥拉小姐谦逊地说道，“在你父母亲的眼里，我只不过是一个被人称为马略卡犹太人的女儿而已。唉，我真羞愧得无容身之地！我想离开萨拉戈萨，再也不回到这座城里来。我父亲生在帕尔马，这是真的，但他不是犹太人的后裔，而是老基督教徒的子孙，我母亲是阿拉贡人，属于林孔这一姓氏的家系。为什么我们就该被

别人瞧不起呢？我们都干了什么啦？”说到这儿，玛丽基亚的两片嘴唇抽搐了起来，露出一丝困惑而又鄙夷的微笑。无疑，由于痛苦的折磨，阿古斯丁默然无语，额头紧贴在他情人的手掌上。一些可怕的幽灵张牙舞爪地在他们之间出现了，阿古斯丁和玛丽基亚睁着心灵的眼睛，惊恐万状地盯着它们。

隔了好久，阿古斯丁才把头抬了起来。

“玛丽亚，你为什么不说话？你说点什么吧！”

“阿古斯丁，为什么你也不吭声呢？”

“你在想些什么？”

“那你在想什么？”

“我是在想，”小伙子说道，“上帝一定会保佑我们的。围困解除后，我们就结婚。要是你离开萨拉戈萨，我就跟着你走，你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你父亲一次也没有对你讲过要把你嫁给谁吗？”

“从来没讲过。”

“他将不会阻止你和我结婚。我知道我的父母亲会反对的，但是我的意愿是不可更改的。没有你，我就无法理解生活；失去你，我也不存在了。你是我灵魂的最高需要，我的灵魂没有你，就好象宇宙没有光。只要你爱我，任何人间的力量也休想把我们俩拆散。这种信念在我心中已经根深蒂固，当我想到了我们一生中若是真的要永远两相分离时，我觉得这好比是颠倒乾坤。我没有了你！我认为这是最大的谬误。我没有了你！这是多么荒唐离奇。这无异于山巅上出现了大海，干涸的大洋深处积满了大雪，河流在天空中奔流，天上的星辰变成了地上的灰烬，又好比树木能够讲话，人们可以在金里属

面生存，地球处长出了宝石。有时我也害怕，一想起这么多不顺心的事压在我们身上，我就浑身发抖。但是，我的自信心使我心胸开朗，它如同对一切神圣事物所抱有的信念一样，使我又增添了勇气。要是我有时候怕死的话，接着便会有一个奥秘的声音对我说，只要你活着，我就不会死。你看见我们正在忍受着敌人的围困所造成的这一切灾难吗？你看到那密如雨注的炸弹、榴弹和枪弹吗？你看到我们数不胜数的伙伴们倒下去就再也爬不起来了吗？随着最初的恐惧的感觉消失之后，这一切都不再使我胆战心惊了，我觉得皮拉尔圣母从我身边驱走了死神。你的同情心使你和天国里的天使们永远息息相通，你就是天国里的一位天使，我爱你并能为你所爱，给我增添了一种神奇的力量，这是任何凡人的力量都不能匹敌的。”

阿古斯丁就这样说了好久，从他丰富的幻想中，倾泻出一连串支配着他的爱情的虚幻的想法。

“而我，”玛丽基亚说道，“对你方才说的这些也有一定的信念。我很担心你被打死，但是不知道是些什么声音在我心灵深处对我说，你不会被打死。这难道是因为我经常祷告上帝，求它在恐怖的战火中保佑你的缘故吗？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每天夜里，由于我躺下后老是想着那些掉下的炮弹，那些正在往下掉或将要掉下的炸弹，所以我梦见的尽是一些打仗的事，而且炮声总在耳朵里嗡嗡作响。夜里我不断地说梦话，克迪塔睡在我旁边，她说我睡梦中讲了很多胡话。我也很可能说了些这样的话，因为我没完没了地做梦，梦见你站在城墙上，我向你打招呼，你也和我答话。一粒子弹也没有碰着你，

我觉得这是由于我在睡梦中和醒来后都一个劲儿念主祷文的结果。几天前的一个夜里，我梦见我和其他几个姑娘一道去护理伤兵，当场就把他们治好了，几乎就是用我们的纱布把他们救活的。我也梦见回家时遇见你在这儿，同你父亲在一起，你父亲是一位和蔼可亲、面带笑容的老人，他和我父亲坐在大厅里的沙发上交谈，两人好象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接着，我又梦见你父亲笑嘻嘻地瞧着我，并开口问了我一些事情。另外几次，我梦见了一些悲伤的事。我从睡梦中醒来后，就聚精会神地谛听着外面的声音，如果听不见炮击声，我就说：‘可能法国人已经撤围了。’如果听到了炮声，我就凝视着挂在我房里的皮拉尔圣母像，在心里默默地问她，她回答我说你没有死，但我又说不出她是以什么方式告诉我的。白天我牵挂着城墙那边发生的事情，我伏在窗口，注意倾听从街上经过的青年们在谈些什么。有几次，我真想问问他们有没有见到你……夜幕降临了，我见到了你，我是多么高兴啊。第二天，克迪塔和我瞒着我父亲忙着准备点吃的东西，要是值得留给你的话，我们就给你放着，否则，我们就让那位大家都叫他布斯托神父的修士把它带给伤员和病号吃。每天下午，他都借口看望克迪塔太太来我们这儿，因为他们是亲戚。我们向他打听情况怎么样，他告诉我说：‘情况很好，我们的部队立下了丰功伟绩，法国人将不得不象上次那样撤离这儿。’听了这些好消息，我们便欣喜若狂。但后来，炮弹的爆炸声又使我们忧伤起来；不过，我们向上帝祈祷后，又逐渐恢复了平静。夜里，我们单独关在房间里准备纱布和绷带，这些东西就好象是偷来的一样，也都是通过布斯托神父悄悄地拿出去的；如果听到我父亲

的脚步声,我们就赶紧把所有这些东西藏起来,把灯熄灭,要是让他发现了我们正在干的事情,他准会发火的。”

玛丽基亚用极为质朴的语言,叙述着她经受过的惊吓和体验过的欢乐,脸上露出了笑容,带着一丝喜气洋洋的神情。她那嗓音所特有的魅力是很难描绘的,她的话语象清脆的音符在振荡,在人们的心灵里留下了悦耳的回音。当她说完这些时,第一道曙光已经照亮了她的面庞。

“天亮了,玛丽基亚。”阿古斯丁说道,“我们该走了。我们要去守卫特内里亚斯,今天会有一场恶战,死的人将不少,但是,有皮拉尔圣母保佑,我们定能获胜。玛丽亚,玛丽基亚,子弹不会碰着我的。”

“你再待一会儿嘛,”坎迪奥拉的女儿分辩道,“天虽然亮了,但城墙那边还不需要你们。”

这时,钟楼的钟声响了。

“你看,鸟儿飞过天空报晓啦。”阿古斯丁以令人痛苦的嘲弄口气说道。

一颗、两颗、三颗炮弹划过长空,这时天才蒙蒙亮。

“太可怕了!”玛丽基亚惊叫道,倒在阿古斯丁·蒙托里亚的怀里。“今天上帝还能象昨天一样保佑我们吗?”

“到城墙那儿去!”我一边喊道,一边猛地站了起来,“你没听见钟鼓齐鸣,叫我们集合了吗?到城墙那儿去!”

玛丽基亚吓得魂不附体,害怕到了无法描述的地步,她哭哭啼啼地想挽留住阿古斯丁,不让他走。而我拿定主意要走,并竭力想把阿古斯丁带走。

这当儿城里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鼓声和钟声,召唤人们拿

起武器，如果我们不立刻赶回队伍，就要遭受被火枪打死或被看作是胆小鬼的危险。

“我走了，我走了，玛丽亚，”我的朋友深情地说道。“你害怕炮火吗？别怕，这是一间神圣的房子，因为有你住在里面，它将受到敌人炮火的尊重，而上帝也不会在你这个善良人的身上来惩罚你父亲的残忍。再见吧！”

突然，克迪塔来了，告诉我们说，她的主人正在急急忙忙地起床。这样，连玛丽亚自己也将我们推向果园的低地里，叫我们立即就走。阿古斯丁感到非常痛苦，走到门口时他还显得犹豫不决的样子，又转过身来向前走了几步，回到了不幸的坎迪奥拉小姐身边，当时她正吓得要死，眼泪簌簌地往下流，双手交叉成祈祷的样子，依然站在我们刚才隐身的那棵柏树的树荫里，目送着我们离开那儿。

正当我们开大门的时候，听到楼上有人在叫喊，我们看见那是坎迪奥拉老家伙，他连衣服也没有穿好，摆着一副吓人的架势冲着我们走了出来。阿古斯丁想转回身去，但我把他推出了门，就这样我们离开了那儿。

“赶紧归队！赶紧归队！”我大声喊道。“他们会发现我们不在那儿的，阿古斯丁。暂时让你未来的岳父跟你未来的妻子去交涉吧！”

我们飞快地奔跑，一直跑到了科索大街，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敌人向这个不幸的城市打来的无数炮弹。人们都在匆匆忙忙地奔向各个地点，有的去特内里亚斯，有的去波蒂略大教堂，有的去圣恩格拉西亚修道院或三位一体修道院。当我们走到西内哈拱门的时候，碰到了堂何塞·德·蒙托里亚，他后

面跟着好几个朋友，正赶往阿尔穆迪。就在这同时，从我们背后传来了一声巨响，它告诉我们，一颗敌人的炮弹在附近的地方爆炸了。一听到这爆炸声，阿古斯丁转身就往后跑，打算返回我们刚离开的那个地方。

“你上哪儿去？他妈的！”他父亲把他拖住，对他说道。“到特内里亚斯去，立刻到特内里亚斯那边去！”

路上来往的行人很快就知道了灾难降临的地点，只听见有人说道：

“三颗炸弹都落在坎迪奥拉老家伙的房上了。”

“那些迫击炮一定是天使们打的。”蒙托里亚纵声大笑，高声地说道，“让我们瞧瞧那位马略卡的犹太人这下子该如何收拾吧，看他是不是还活着，好把他的钱财藏到保险的地方去。”

“我们快去抢救这些不幸的人吧。”阿古斯丁急切地说道。

“归队去，胆小鬼们！”他父亲喊道，并用他那强健有力的手抓住了阿古斯丁。“救人是妇女们的事。男子汉要死在炮弹炸开的缺口里。”

我们必须立即赶到我们守卫的地点去，与其说我们自己走到了特内里亚斯，还不如说被跑去保卫这一地区的汹涌人流卷到了那里。

十七

正当架设在南城的迫击炮猛烈地轰击城中心区的时候，

敌人在东城一带的大炮，也用实心弹对莫尼卡修道院单薄的围墙，以及榨油厂和帕拉福克斯炮台那里用泥土和砖块构筑的工事进行了轰击，并立刻炸开了三个很大的缺口，敌人马上就要发起冲锋了。他们以戈伊科埃切亚磨坊作为据点，它是在前天我们放了一把火丢弃之后被他们占领的。

敌人的步兵满以为稳操胜券，他们排成战斗的队列，沿着阵地开了过来，准备向我们发起冲锋。我们营据守在帕沃斯特雷大街的一所房子里，房屋的墙壁上布满了射击用的枪眼。许多老百姓和来自好几个团的连队就守候在那儿，大家满腔怒火，虽然完全有被打死的可能，但只要能严惩这些气势汹汹地向他们扑来的敌人，都毫不畏惧。

过了好一会儿，法国人动用了他们的全部炮火进行轰击，看看能不能把我们吓住，并迫使我们放弃守卫的街区。尽管围墙被炸塌了，房屋被震得剧烈地摇晃，那些英勇无畏的人，虽然早晨仅仅啃了一块面包，但他们还在城墙上向法国人大声喊道，你们来吧！最后，几支强大的法国部队，以另外几支部队为后援，开始向中间和右边的缺口冲了过来。看上去，法国人无论如何都想占领这条由数百名无所畏惧的人守卫的防线，它那砖砌的工事已被炸成齑粉，而且，为了不惜一切代价攻占它，法国人投入了大量的士兵，让活着的部队踩着另外一支部队的士兵的尸体前进。

请不要用法国人是在没有任何掩护的情况下展开进攻的这种说法来贬低我们战士的功绩，我们守卫这条防线的士兵也是在同样情况下作战的。在这堵被炸毁的墙壁后面，连一个人都无法掩蔽。在那儿可以看到大批的士兵在如何厮杀，各

自挥舞着的刺刀又如何残忍地向敌方身上捅去，显得比野兽更为凶暴。我们从房子里不停地射击，看着敌人被刺刀和子弹打伤，成批成批地倒在正是他们一心想攻占的瓦砾堆旁。这时，敌人又调来几支部队，将原先的作战部队替换了下去，这些刚刚到来的士兵，既表现了勇猛的斗志，又表现了复仇者的那种凶残。

我们这方面的伤亡也很大，战士们一批批地在这条防线上倒了下去，防线原先是以城墙构成的，而现在却变成了一大堆由碎土、砖块和尸体构成的杂乱无章的混合物。按照常理和常情来说，我们早就应该放弃这样一些需要对付敌人各种各样的部队和军事技术的防御阵地了，但这里不是什么常理和常情的问题，而是应该使我们的防御能力达到远非用科学的方法可以计算，以通常的含义可以解释的那种前所未闻的程度，使阿拉贡人能充分施展他那无法估量的才能。

抗击敌人的战斗就这样在继续着，活着的人们以无比刚毅的意志接替了死者们的岗位。死，只不过是一种意外的事，一件平常的小事，一种不应过分在意的挫折。

在这里发生这一切的同时，另外几支同样强大的法国部队妄图占领我在前面提到过的冈萨雷斯大楼。但是，由于我们从附近的房子里和城墙的炮台上用步枪和大炮向他们猛烈扫射，他们不得不放弃了这一企图。在我们的右翼，在皇家田庄的果园和烈士炮台一带，他们同样展开了进攻，并取得了较好的战果。由于围困者们在短短的一条战线上同时投入了数量如此巨大的兵力，他们取得一些进展是理所当然的。

我刚才说到，我们从座落在帕沃斯特雷大街靠近市镇磨

坊的一座房子里向进攻我们的敌人进行射击，就在这时候，本来一直在轰炸城墙的敌人的圣约瑟炮台，现在却集中全部火力向我们这座古老的建筑物猛烈轰击；我们只觉得墙壁在不断地摇晃，屋架犹如在暴风中的船只的龙骨格格作响，墙壁上的木板被炸成了无数的碎片；一句话，房子被炸得摇摇欲坠。

“哎呀，天哪！我的天哪！”加尔塞斯大叔惊呼道，“房子快从我们头上塌下来了！”

烟雾和灰尘遮住了我们的视线，里外发生的事情，我们什么也看不清楚。

“到街上去！到街上去！”皮尔利高声喊道，纵身从窗口跳了下去。

“阿古斯丁，阿古斯丁，你在哪儿？”我呼喊着我朋友的名字。

但是没有见到阿古斯丁。在那令人焦急的时刻，在一片混乱中，我既找不到出去的大门，也找不到下去的楼梯，便跑到窗口，准备跳下去；但是，我眼前的情景使我顿时感到气短力竭，我便又倒退了回来。因为当敌人的圣约瑟炮台的大炮企图从右面把我们埋葬在这座屋子的瓦砾里，并且看样子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达到自己目的的时候，在我们的正前方和圣奥古斯丁花圃一带，法国步兵已经从城墙的缺口冲了进来，他们在那些几乎不具人形的、奄奄一息的不幸者身上又加了一刀，把他们残杀了。其实，这些在绝望中挣扎的人已无什么生命可言了。我们从附近的几个胡同里向法国人射出了密集的子弹，同时，设在迪埃斯马大街的大炮也顶替了被敌人占

领的炮台的大炮而继续轰击。但是，由于敌人攻下了缺口，他们已牢固地占据了城墙。在遭受如此惨重的失败之后，人们是无法在精神上保持什么斗志的。

我被窗外的场面吓得魂不附体，转身就往里逃。这时，一堵墙又被炸裂了，墙壁大块大块地倒塌下来，一扇正方形的窗子被挤压成了等腰三角形，阳光从屋顶的一角射了进来，一块块的白垩和尖利的木片也散落到我的脸上。我跟在一些人的后面向里面跑，只听见他们说：“从这儿走，从这儿走。”

“阿古斯丁，阿古斯丁！”我又呼喊起了我朋友的名字。

我终于在那些穿堂越室地奔跑的人中发现了他们，他们正沿着通向阁楼的小楼梯往上面跑。

“你还活着？”我问道。

“不知道，”他答道，“知道不知道与我没有关系。”

在阁楼上，我们没有费什么劲就把一堵薄墙打通了，于是大家进入了另一所住宅，看见一个挺陡的楼梯，我们便沿着它下去，走进了一个狭小的房间。一部分人继续向前走，想寻找通往户外的出口，另一些人则在这儿留了下来。

这个简陋的房间，临街有一扇敞开的窗户，从那儿射进来的充足阳光洒满了整个屋子，屋内的陈设，以它那令人难忘的线条和色彩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记忆中。粗糙不平的墙壁上贴满了圣母和圣徒们的画像。房间一面墙壁的跟前放着两、三个旧羊皮箱子；另一面墙上的钉子和挂钩上挂着妇女的衣服，一张破旧不堪的高高的床铺上还放着几条零乱的被单。窗台上摆着三大盆花草，两位妇女以花盆作掩体，从它们的空隙中间，用仇恨的目光瞄准着占据了城墙缺口的法国人，向他们开

枪射击。她们一共有两支枪，一个人在装子弹，另一个人在射击；射手弯着腰，把枪管从花盆中间伸到外面，每放一枪，就抬起头来从盆里花草的上方观察一下敌人阵地上的动静。

“曼努埃拉·桑乔，”我高声喊道，一只手放在那位英雄姑娘的肩上，“任何抵抗也无济于事了，我们撤走吧！附近的一座房子已被圣约瑟炮台的炮火炸毁了，这会儿炮弹正往这座房子的屋顶上落呢！咱们走吧！”

但是，她根本没有理我，还继续向敌人射击。这座房子与邻近的房子一样，也不结实，甚至还不如另一座房子那样经得住炮火的轰击。终于，它猛烈地震动了起来，就象埋着它地基的地壳在颤抖一样。曼努埃拉把枪扔在地上，立即和那个与她在—道的妇女匆匆忙忙地跑进了另一个房间，我听到从那间漆黑的屋子里传来了凄惨的呻吟。我们走到里面看见那两个姑娘正抱着一位瘫痪的老太太，她吓得想从床上滚下来。

“妈妈，这没有什么，”曼努埃拉一面对她说，一面顺手拿了件东西裹在她身上。“我们到外面去，看样子房子快要塌下来了。”

老太太没有吱声，因为她说不出话来了。两个姑娘把她抱起来后，我们又把她抱了过来，让两位姑娘替我们背着枪，并让她们把房子里能拿的衣服全部拿了出来。这样，我们便转移到了另一个院子，这儿有一个出口通往另一条大街，战火还没有蔓延到那里。

十八

法国人也把烈士炮台攻克了；同一天下午，他们又占领了圣恩格拉西亚修道院和三位一体修道院的废墟。一座城堡，当它周围最重要的阵地已经丢失之后，能够设想它仍能坚持抵抗吗？不，这是不可设想的；同样，在敌军用锐不可当的优势兵力占据了城墙的情况下，每个居民竟然能主动地用房屋组成一道新的防线，这在军事艺术上也从来没有预见过。很难设想，在攻占一座住宅后，为了占领毗邻的另一座房屋，竟要制定一项名副其实的围攻计划，使用坑道和地雷，而且在有些场合还要进行肉搏战，同时，为了打通一堵隔墙，还要施展计谋；很难设想，为了从已经占领的人行道进入对面的人行道，还必须运用沃帮^①的军事理论，为了越过一条街道，竟要修筑与它平行的或“之”字形的壕沟和暗道。

法国将军们双手抱着脑袋议论道：“这一切与我们所见过的没有一点相似的地方。”在法兰西帝国的光荣史册上，引述了许多诸如“我们已攻进施潘道，明天我们将占领柏林”之类的战报；但尚未写入史册的是下面这样的战报：“经过两昼夜的战斗，我们攻占了帕沃斯特雷大街的第一号住宅，但是何时能攻下第二号住宅，我们却不得而知。”

我们连休息的时间也没有。架设在克马达门拐角处的、瞄

^① 沃帮(1633—1707)：法国元帅、军事工程师，著有《论要塞的攻击和防御》、《筑城论文集》等书。

准着帕沃斯特雷大街的两门大炮已经没有炮手了。我们几个人便跑过去发射了起来，而营里其余的人，则占据了帕洛马尔街上的几座房子。法国人不再用大炮轰击我们丢下的建筑物了，而是匆匆忙忙地想方设法把它们修好。快要倒塌的，他们就把它推倒，什么地方有洞隙，就用椽子、碎石和羊毛袋把它们堵起来。

由于穿过炸毁的城墙和新的营房之间的开阔地带要冒风险，他们就着手从市镇磨坊到先前为我们所占据的一座房子中间修筑一条“之”字形的壕沟，那座房子只有底层没有被炸毁，还可以住人。

我们立即弄清了敌人的意图，他们打算一旦占领了那座房子，就设法用打通一堵堵隔墙的办法来占领整个街区。为了不使敌人的企图得逞，我们把可供调遣的兵力分成几支守卫部队，占领了一切受到敌人威胁的建筑物。同时，我们利用破砖碎瓦在各个街口构筑街垒，大家以狂热的劲头干了起来，在所有的活儿里，最轻松的大概就要数和敌人打仗了。我们把屋子里所有的家具都从阳台上扔了出去；在房子外面，我们或是忙着运送伤员，或是把尸体搬到墙脚跟前，因为当时能为死者举行的唯一葬礼，就是把他们从妨碍走路的地方挪到别处去。

法国人也想拿下整个圣莫尼卡修道院，它座落在帕沃斯特雷大街的北面，位于特内里亚斯防线上。但是，这座修道院的墙壁很利于防守，它不象那些结构单薄、大炮一轰就要摇晃的房屋那样能轻而易举地被攻克。韦斯卡义勇军的战士们勇猛顽强地守卫着修道院，围困者攻打了几次都未能奏效，他们

只好暂时罢休，改日再打。我们的人仅仅占据了几所房子，傍晚时，蹲在这些屋子里就象躲藏在隐蔽的洞穴里一样。唉！把头伸到窗外的人多难受啊！在附近的墙壁上，在屋顶上和朝着不同的方向开着的顶楼和天窗上，一双双眼睛全神贯注地观察着敌人的动静，只要他们稍一麻痹，子弹就会向他们射去。

夜已降临了，这时候我们便着手把隔墙打通，以便将整个街区的房屋连成一片。尽管枪炮声连续不断，我们在屋子里仍然可以感觉到敌人和我们一样也在忙着用铁镐打通房屋之间的隔墙。他们也想把房子联通起来。由于这些房子结构单薄，而且几乎所有的隔墙都是用土垒成的，没有花多少时间，我们就打通了好几座住宅。

夜里十点左右，当我们进展到大概离曼努埃拉·桑乔家很近的一座房子时，不知从什么地方，也许是从地下室、过道或地下通道，传来了敌人说话的声音。一位妇女大惊失色地从小楼梯跑上来告诉我们说，法国人已经在大厅的墙壁上挖了一个小洞。我们立即赶到了下面，但是，还没等大家都走到那个又冷又小而且漆黑一片的院子里，突然从很近的地方向我们打来了一枪，使一位伙伴的肩膀受了点轻伤。

透过一线亮光，我们发现了几个黑影，他们一个紧跟一个窜进了大厅，我们立即向他们开火，并果敢地追了上去。

一听到这里的枪声，留在上面的伙伴们便都赶了下来；我们不顾一切地冲进了那个光线暗淡的房间。敌人没有在那里停留，而是飞快地从他们在隔墙上打开的小洞缩了回去，躲到了他们原先占据的房间里，并从那儿向我们打了几枪。由于敌

人点着一堆篝火，我们眼前并不是一片漆黑。微弱的火光透过墙壁上的小洞射了进来，把淡红色的光芒洒满了那个战场。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打仗，也从来没有看见过在四面漆黑的房子里，在远处射来的一束微弱的火光下进行战斗，那跳动着的火苗，在我们周围映出了我们摇曳不定的身影和各种令人可怖的怪影。

显而易见，屋子里的光线对法国人不利，因为他们虽然躲藏在洞口的后面，但却给我们提供了十拿九稳的射击目标。双方交了一阵火后，我们有两位战友倒在潮湿的地上，不知是牺牲了，还是身负重伤。尽管遇到了这样的挫折，还是有一些人想继续冒险打下去，他们冲向敌人的洞口，打进了敌人的巢穴。敌人虽然停止了还击，却好象在进行准备，以便更有效地向我们发动进攻。突然，敌人点燃的篝火熄灭了，我们的周围一片漆黑。大家转了好几个圈子，想寻找走到外面去的出口，结果互相碰撞了起来。由于这种情况，加上我们担心遭到敌人优势兵力的袭击，担心他们向这个犹如墓穴的地方扔来手榴弹，我们就不得不慌慌张张、乱哄哄地撤到了外面的院子里。

尽管这样，我们还是有时间在黑暗中找到了那两个在战斗中牺牲的伙伴，把他们抬了出来。我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关上了大门，又用石块、瓦砾、椽子、木桶以及我们在院子里所能找到的一切东西，从里面把门堵了起来。我们上楼的时候，指挥官派了几个人待在不同的地方守卫这座住宅，留下两名暗哨在院子里监听敌人挖掘地道的声音，而我和另外几个人，则被指派到外面去找点吃的东西来，因为大家都饿慌了。

到了大街上，我们犹如从一幢安静的寓所来到了地狱里，因为黑夜里，城墙和住宅区之间依然在交战。在明亮的月光下，我们穿街走巷毫无困难。街上不时走过一队队士兵和居民，从人们公开的谈话里听得出来，他们是到真正危急的地方去的。另外有不少人，他们并没有加入战斗的行列，而是凭自己主观的判断，一会儿赶到这里，一会儿赶到那里，选择他们认为最有利的地点进行射击。在同一时刻，所有教堂里的大钟都发出了凄厉的声响，到处都遇到一队队正在运送伤员的妇女。

遍地都是尸体，尤其是特内里亚斯城墙边上几条大街的汇合处，尸体成堆；伤员和尸体混杂在一起，辨不清那些哀怜的呼救声是从哪张嘴里传出来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悲惨可怖的场面。许多身上虽无一丝伤痕，但却因身染时疫而气息奄奄的人，有的倒在门槛上，有的在街上爬行寻找安全的藏身处；这种情景与炮火造成的凄凉景象相比，给我留下了更加难忘的印象。刺骨的严寒冻得他们牙齿格格作响，他们已不能说话了，只能用绝望的手势哀求行人救救他们。

与此同时，我们自己也饿得筋疲力尽，几乎站都站不住了。

“我们在哪儿能找到一点吃的呢？”阿古斯丁问我。“谁还顾得上这样的事呢？”

“不管怎样，这件事必须马上设法解决。”我答道。“要么全城投降，要么大家同归于尽。”

我们终于在科索大街的石碑那里找到了一个正在分发口粮的供应队。我们迫不及待地领取了我们的一份，把所有能

背得走的食品都背回去分给我们的伙伴。大家见到有了吃的，就又叫又嚷，并且怀着一种与我们的处境不相协调的欢快心情来领取这些食品；不过，西班牙士兵从来就是这样的。大家啃着硬得象卵石一样的面包，但全营上下却异口同声地表示，萨拉戈萨将永不投降，也决不应该投降。

午夜，枪声开始稀疏了。法国人除了下午攻下的那几座房子外，再也没有能多占领一寸土地，但我们也没有能把他们逐出他们现在驻扎的地方；这样的英雄业绩要留到以后几天我们才能去完成。那天夜里，莫尼卡修道院成了人们创造奇迹的战场，当蒙托里亚、塞雷索、萨斯、萨拉梅罗和圣克莱门特这些在全城有影响的人物从莫尼卡修道院回到这里后，都表示了坚定的信心和对敌人的蔑视，使所有听他们讲话的人在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今天夜里干的事并不多，”蒙托里亚说道，“大伙儿有点松劲了。确实，只要法国人对我们的进攻还不太凶猛，就没有必要孤注一掷，我们也不应该草率行动……我看会有些伤亡……但这算不了什么。修女们在油里搀了不少酒，只要贴上几张膏药……如果我们有时间，最好把那堆尸体都埋起来；不过，这件事以后再干吧！时疫还在蔓延……必须多擦洗擦洗……擦洗，再擦洗，这就是我的办法。现在暂时没有肉汤也没关系，肉汤是一种令人恶心的东西。要是我，就给你们每人来口白酒喝喝，不要多会儿，你们准能拿起枪来打仗。先生们，那么今天夜里轻松愉快的日子看样子就将结束了，我们打半个小时的盹儿吧，明天……我看明天法国人就要正式向我们进攻了。”

接着，他看见了他的儿子，阿古斯丁是和我一起走近他身边的，蒙托里亚继续对我们说道：

“哎呀，阿古斯丁尼略！我曾打听过你的消息，我有点为你操心，因为象今天这样的战斗经常要死一些人。你受伤了吗？没有，你什么伤也没有。让我看看……只是擦破了一点皮……啊！孩子！我看你的表现不象一个蒙托里亚家里的人。你呢，阿拉塞利，你的腿一条也没有被炸掉？也没有。你们两位好象刚从工厂下班的样子，连一根头发都没有少。差劲，差劲！我觉得站在我们跟前的是两只母鸡……唉！去歇一会儿吧，只能歇一会儿。如果你们觉得得了时疫，就擦洗擦洗，多擦洗擦洗……这是最好的办法。……好吧，先生们，我们就决定明天坚守这些房子，要一堵墙一堵墙地和敌人周旋。城里其他地方的情况也是这样，但是每间卧室里都将展开一场战斗。我们到总司令部去吧，看看帕拉福克斯是否同意我们的想法。现在没有其他道路可走，要么把城池奉献给敌人，要么就象争夺珍宝一样和敌人争夺每块砖头。法国人将会感到厌倦，他们今天就伤亡了六千到八千人。但是我们要去看一下尊敬的堂何塞先生……晚安，小伙子们，明天你们要把那种胆怯的心理丢掉……”

“我们睡一会儿吧，”当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对我的朋友说，“到我们守卫的那所房子里去，我看见那儿好象有几条褥子。”

“我不想睡。”阿古斯丁·蒙托里亚这样回答我，一面沿着科索大街向前走。

“我已知道你要到哪儿去了，但是，人家不会允许我们到

这么远的地方去的，阿古斯丁。”

街上行人很多，男的女的都有，他们沿着那条大街各自向自己的方向走去。突然，一位妇女飞快地向我们跑了过来，连招呼也没有打，就一把抱住了阿古斯丁。她非常激动，要说的话都被噎在嗓子里了。

“玛丽基亚，我心爱的玛丽基亚！”阿古斯丁一面大声地喊着，一面欣喜若狂地拥抱着她，“你怎么在这儿？我正想去找你呢！”

玛丽基亚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如果不是她情人抱着她，她那虚弱、单薄的身子早就倒在地上了。

“你病了吗？怎么啦！为什么哭哭啼啼的？炮弹真的把你们家炸塌了吗？”

恐怕真是这么回事，因为从那位可怜的姑娘衣衫不整的样子可以看出，她家是遭了大难。她身上还是我们前天晚上看见穿着的那件衣服。她蓬乱着头发，瘀肿的手臂上可以看到有几块烧伤。

“是的，”她终于声音微弱地答道，“我们的房子给毁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我们失去了一切。今天早晨，当你离开那儿的时候，一发炮弹把屋顶炸塌了，接着又掉下了两发炮弹……”

“你父亲呢？”

“我父亲还在那儿待着呢，他舍不得丢下我们家的那堆破砖烂瓦。今天我整整找了你好一天，想让你帮点儿忙。我钻到了炮火中去找你，阿拉巴尔所有的大街我都去过了，还去好几家找过你，我以为你已经牺牲了。”

阿古斯丁在一个门洞里坐了下来，用军大衣裹着玛丽基亚，就象抱孩子一样把她抱在怀里。当她从丧魂落魄的神态中恢复过来后，又继续给我们说了些情况，说她家里的东西一件也没有抢救出来，当时几乎连逃出来都来不及。不幸的姑娘冻得直发抖，我把我的大衣也加在她身上，我们打算把她带到我们守卫的那间房子里去。

“我不去，”她说道，“我想回到我父亲身边去。他绝望得都快疯了，他在咒天骂地，咒骂上帝和圣徒们。我没有办法把他从那个曾经是我们家的地方拖开。我们吃的也没有，邻居们也不愿给他一点儿东西。如果您们不愿意把我送回去，我就独自走。”

“不，玛丽基亚；不，你不能到那儿去。”阿古斯丁说道，“我们把你安顿在这里的一座房子里，至少今天晚上你在这儿是安全的；同时，加夫列尔一面去寻找你父亲，顺便给他送点吃的东西，不管他愿意还是不愿意，都得让他离开那儿。”

坎迪奥拉小姐还是坚持要回安东·特里略大街去；但是，由于她连动弹一下的力气都没有，我们就把她抱了起来，送到了克拉沃斯大街的一座房子里，曼努埃拉·桑乔就在那儿。

十九

枪炮的射击已经停止了，一团巨大的火光照亮了全城。原来是法院的房子着火了，从午夜前后开始烧起，火势已经大得可怕，从四面吞噬着这座漂亮的建筑物。

我只顾着自己要办的事情，匆匆忙忙地一直来到了安东·特里略大街。坎迪奥拉老家伙家的房子已经烧了一整天，最后，屋顶塌了下来，火才被它的碎砖破瓦压灭了。一股股浓黑的烟柱从满是裂口的墙壁上冒了出来。窗户也已经面目全非，变成了一些奇形怪状的小洞，透过这些孔隙可以看到外面的天空；原先框椽上的砖块已经破碎，形状就象被牙齿咬过的一样凹凸不平。朝着果园那一面的部分墙壁也已经倒塌，堵塞了果园的通道，把门廊的栏杆和用石头垒成的小台阶都埋在下面，瓦砾一直倒塌到临街的围墙那里。在这片废墟中，只有那棵柏树安然无恙地活着，犹如在物质的东西被毁灭后，思想却依然保持着它的生命力。柏树高高地伸着它那黑色的树冠，看上去宛如一座纪念碑一样。

大门已被最先赶来救火的人用斧头砸烂了。我一走进果园，就看见园子的右边，楼下一扇窗栅跟前站着几个人。那儿的房子在整个住宅中算是保存得最完整的了，因为房子的底层几乎什么也没有受到损失，屋顶倒塌在第一层楼上的时候也没有使它受什么影响，虽然可以预料屋顶的重量迟早是要把它压垮的。

我走到那群人跟前，心想在那儿能找到坎迪奥拉，他果然就在那儿，坐在窗栅旁边，双手交叉着，脑袋垂在胸前，身上的衣服破烂不堪，而且满是烧破的洞眼。一小群乱哄哄的妇女和孩子把他围在中间，就象一群黄蜂一样在他四周嗡嗡作响，用各种各样的话来辱骂他、挖苦他。我没有费多大劲就把这群令人讨厌的人赶开了，但是还有几个人没有走，仍在那儿东看西瞧，以为在废墟中可以找到富有的坎迪奥拉的金子。坎迪

奥拉最后总算摆脱了人群的推推搡搡、乱石的袭击和尖酸刻薄的挖苦。

“军人先生，”他对我说道，“多谢您把这群卑鄙的恶棍赶走了。这儿一个人的房子被烧了，但谁也不帮他忙；萨拉戈萨已经没有当局可言了。这算什么城镇！先生，什么样的城镇！这不会是因为我们不缴纳贡赋、什一税和捐款的缘故吧。”

“当局现在只管打仗的事，”我提醒他说，“这么多房子毁坏了，要把每一家都照顾到，这不可能。”

“给我们带来这场灾难的那个家伙真是罪该万死！”他大声嚷道，并把手放到光秃秃的脑袋上，“就是让他在地狱里永生永世受苦，也不足以弥补他造下的罪孽。不过，军人先生，您想在这儿干什么？您能让我安宁一会儿吗？”

“我是来找坎迪奥拉先生的，”我答道，“我要把他送到可以给他一些帮助的地方去，为他治疗身上的烧伤，给他点吃的东西。”

“找我！……我是不会离开我的家的。”他悲伤地嚷道，“洪达必须把我的房子重新盖起来。您打算把我带到哪儿去？对……对……我已经落到需要别人来施舍的地步了。我的仇敌们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他们就是想把我弄到讨饭行乞的境地，但是，我不会向别人去求乞，我是不会那样做的。我宁可吃自己的肉，喝自己的血，也不会在那些把我弄到这种地步的人面前低声下气。唉！这些卑鄙的东西，他们把一个人的面粉抢了去，然后记上帐说每袋是花九十或一百个里亚尔买来的。由于他们卖身投靠法国人，他们有意拖延这场战争，以便从这桩交易中捞点好处……以后他们就把城市奉献给法国

人，还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您还是把所有这些道理留到以后再说吧！”我对他说道，“您跟我走，现在不是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您的姑娘已经找到安身的地方了，我们让您去和她一起避难。”

“我不离开这儿。我女儿在哪里？”他难过地问我。“唉，这个疯丫头，她父亲遭了不幸，她也不呆在他身边。她是因为做了羞耻的事才躲开我的。她那该死的轻佻行为在那该死的时候让我发现了！主拿撒勒耶稣啊！还有你，我的护身神圣多明基多·德尔·瓦尔，请你们告诉我，我到底造了什么孽？让我在一天里接连遭到了这么多灾难。难道我为人不善吗？难道我不是尽我所能地行善做好事了吗？难道我不是以低息贷款来帮助别人的吗？譬如每二十个里亚尔，我只收少得可怜的三个或四个里亚尔的月息。既然我是一个挑不出半点毛病的好人，为什么这么多不幸的事情接二连三地都落在我身上？幸亏我不会失去自己用劳动积攒起来的这一点点东西，因为它放在炮弹打不到的地方。但是，我这房子，家具，借据，还有依然放在仓库里的东西呢？我真该死，让那些魔鬼来把我吞下去吧！要是眼前这一切都结束了，把我借在外面的一点儿钱收齐后，我就离开萨拉戈萨，再也不回来了。”

“坎迪奥拉先生，这与眼前的事毫无关系，请您跟我走吧！”

“有，”他愤怒地说道，“是有关系。我的女儿堕落了。我不知道今天早晨怎么没把她打死呢。这件事发生以前，我还一直以为玛丽基亚是贤慧和贞洁的典范。我为有她作伴而感到高兴，我每做一次成功的交易，都要拿出一个里亚尔给她买件

小礼物。真是把钱扔到水里去了！我的老天爷！你是因为我
把大笔钱都花到不应该花的事情上面而惩罚我的吧。如果把
这些钱借出去，利上滚利，现在就会有三倍之多了。我对我女
儿原来一直是很放心的。今天早晨天刚亮我就起床了，我先
热诚地祈求皮拉尔圣母保佑我免遭炮弹轰击的灾难，然后平
静地打开了窗户，看看天色如何。军人先生，假若您处在我的
地位，您就会理解，当我发现有两个男人在那里，在那里……
我是如何惊奇和痛心了。那两个人就在门廊那边，紧挨着柏
树……我现在好象看见他们还在那儿。其中一个人还搂着我
女儿。两个人都是军人打扮，因为天还不怎么亮，我没有看
清他们的面孔。我急匆匆地从我的房间里跑了出来，但是，当
我下了楼走到果园里的时候，他们已经走了。我女儿这种轻
浮行为被我发觉后，她一句话也说不出；她从我的脸色上看
得出，这种非常丢脸的行为使我感到恼火。她跪在我面前，求
我宽恕她。‘不要脸皮的东西，’我简直气疯了，便对她这样骂
道，‘你不是我的女儿，你不是我这个从来没有损害过别人的
忠厚老实人的女儿。你这个不知廉耻的疯丫头，我不认你，你
不是我女儿。你滚出去！……两个男人，夜间你和两个男人
一起待在我家里！你留神过你年老父亲斑白的鬓发了吗？你
不认为这两个男人会偷你父亲的东西吗？你难道没有想过家
里摆满了值钱的东西，把它们装到衣袋里去太容易了吗……
你真该死！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那两个人已经拿走了一些
东西了。两个男人！两个未婚夫！而且黑夜在我家里与他们幽
会，你丢尽了你父亲的脸，也冒犯了上帝！我从我的房间里看
见你房间里亮着灯光，我还以为你在熬夜做什么针线活

呢!……你真是个不要脸的丫头,真是个下贱的女人,你自己呆在果园里,却在房间里白白地点着一支蜡。’

“唉,军人先生!我无法抑制住我的怒火,在对她说了上面这番话之后,就抓住她的一只胳膊往外拖,要把她赶到外面去。我在发火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我那个不幸的丫头向我求饶,并且说:‘爸爸,我爱他,我不能瞒着你说我不爱他。’我听她这样说更火了,就高声嚷道:‘我白给你吃了十九年的饭啦!你把强盗引到我家里来了!生下你的那个该死的时辰,一七九一年二月三日夜里我们用来裹你的那块倒霉的亚麻布!宁可天塌下来,宁可我被皮拉尔圣母丢下不管,我也不愿意再做你的父亲,你也不再是我曾经如此溺爱过的玛丽基亚。’军人先生,我刚说完上面这番话,整个天空好象被炸成了碎块一样,朝我家屋顶上落了下来。声音响得多么吓人,房子震得多么可怕啊!一颗炸弹掉在我家屋顶上,接着,五分钟内又落下了两颗。我们往屋子里跑,熊熊的烈火在迅猛地蔓延着,房顶要是倒塌下来,我们就会有被埋在内的危险。我们本想尽快往外面抢救东西,但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我的房子,这座我在八七年几乎没有花钱就买到手的房子,是当时一个欠我五千个里亚尔的借款和三千多个里亚尔利息的人抵押给我的,而现在它却被毁了;它象一块杏仁糕一样在碎裂着,这儿掉下一根椽子,那儿飞出一块玻璃,那边又塌下一堵墙壁。猫在哀叫,克迪塔太太从屋子里跑出来的时候,把我的脸都抓破了;我冒着危险走进我的房间,想把放在桌子上的一张钱数不多的借据拿出来,结果差点儿被火烧死在里面。”

坎迪奥拉老家伙如此这般地给我诉说了上面这一切。他

的痛苦除了精神上的极度沮丧外，似乎与他的神经已经错乱也有关系。人们立即就会明白，他的神经完全被惊吓、烦恼和饥饿扰乱了。他那滔滔不绝的话语并非心灵深处发泄出来的怨恨，倒更象是倾泻出来的一股激流。虽然他表面上是在和我说话，而实际上却在对一些毫无踪影的人讲话，从他的表情来看，这些人也在和他交谈。所以，尽管我什么话也没有对他讲，他却继续用答话的语气叙述着，回答他想象中的交谈者提出的种种问题。

“我已经说过，只要我没有把这么多还可以抢救的东西拿出来，我是不会离开这儿的。怎么啦，难道要我丢弃我的庄园不成？萨拉戈萨已经没有当局可言了。假如还有的话，它就会派一、二百个干活的人到这儿来，刨开破砖碎瓦，把东西找出来。但是，先生，对于这个从来没有损害过任何人的不幸老头儿，难道竟没有一个人能发发善心吗？难道竟没有一个人能可怜可怜他吗？难道一个人就应该一辈子都为别人作出牺牲，而到头来当他碰到象眼前这种情况的时候，却找不到一个朋友伸出手来帮助他一下吗？可不是这样，谁也不会到这儿来的，万一有人来，那也是来看看能否在这片废墟中找到点儿钱……哈哈，哈哈，哈哈！”他一面说，一面象个疯子似的狂笑了起来。“他们会非常失望的！我从来就是一个办事谨慎的人，自从开始围城以后，我就把我的积蓄藏在一个非常保险的、只有我才能找到的地方了。强盗们，骗子手们，自私自利的家伙们，你们就是把所有的瓦砾都搬掉，把屋子的残骸砸成碎块，即使把木头劈成牙签一样的细条，即使把这里的一切都碾成粉末，然后再用筛子过一遍，也休想找到一个里亚尔。”

“那么，坎迪奥拉先生，”我一面对他说，一面紧紧抓住他的一只胳膊把他往外拖，“既然那些金币藏的地方很安全，您干吗还要在这儿守着呢？我们走吧！”

“您这是什么意思？多管闲事的先生。”他对我大声吼叫着，并使劲甩开了我的手。“您这个讨厌的家伙，给我走开吧！让我安宁一会儿。在萨拉戈萨当局还没有派出一小队士兵来保护我的住宅之前，您怎么能让我丢下它不管呢？您说什么？您以为我屋子里没有装得满满的值钱的东西吗？这些东西在没有拿出来之前，您怎么能让我离开这儿呢？您看不出屋子的底层还是安全的吗？只要谁把窗栅一拆下，就很容易进到屋子里去，所有的东西也就会被统统拿走的。我只要离开这里一会儿，附近的那些小偷和流氓就会光顾这儿的。唉！我可怜的庄园！我可怜的劳动成果！我那些可怜的家具，它们是我四十年日夜辛劳的成果！您瞧，军人先生，在我房间里的桌子上有只铜烛台，它至少有三磅重。无论如何都必须把它抢救出来。作为洪达的责任，如果它能派一连工兵到这儿来……

“还有一副餐具放在饭厅的橱子里，可能还原封不动地在那儿呐！只要进去时留点神，把屋顶支起来，还是可以把它拿出来的。哎呀！对，应该把这副不幸的餐具抢救出来。军人先生，先生们，我说的不仅这点东西。在一只银盒子里还放着我的那些借据呢！我希望能把它拿出来。还有一只箱子，里面我放了两套老式礼服，几双袜子和三顶帽子。这些东西都埋在这下面，还没有被损坏。已经完全被毁了的只是我女儿的嫁妆。她的那些衣服、胸针、手帕和香水瓶如果现在卖给人，那可值大钱了。这些东西怎么会一下子全给炸毁了啊！耶稣

啊！这多叫人心疼。的确，上帝是想惩罚我女儿的罪孽的，炮弹就落在那些香水瓶上。我的紧袖上装还放在房间里的床上，在它的衣袋里还装着七个里亚尔十个瓜尔多的钱呢。可我这儿连二十个拿镐头和铁锹的人也没有来！……公正仁慈的上帝啊！萨拉戈萨的当局在想些什么呢？……一盏两根灯芯的油灯可能一点儿也没有坏。哎呀上帝啊！它可是世上最省油的一盏灯了，只要把拐角那边一间房子的瓦砾小心地刨开，我们就可以把它找出来。给我弄一帮干活的人来，您们就会看到，不要多会儿，我就能把这些东西都收拾掉……您们怎么能让我现在离开这儿呢？只要我一走开，稍微睡上一会儿，强盗们就会来的……是的……他们会来把我的烛台拿走的！”

怪吝鬼这样固执，我只好决定一个人走了，让他胡思乱想去吧。这时候，克迪塔太太匆匆忙忙地赶来了，扛着一把铁锹和镐，手上还提着个小篮子，我看见里面装了些吃的东西。

“老爷，”她一边说，一边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地往地上一坐，“镐和锹都在这儿，是我侄儿给我的。这些东西他们都不需要了，因为已经用不着再修筑工事了……这儿有一点已经烂了一半的葡萄干和几块硬面包。”

女佣人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但是坎迪奥拉没有吃；他看不上那些东西，操起铁镐就动手死劲地卸起窗栅来了。他干得很起劲，并且说道：

“如果萨拉戈萨当局不愿帮我忙，克迪塔太太，那所有的事情就只好由您与我两人一起来干了。您拿着铁锹，把垃圾清除掉。千万注意那些橡子，它们还在冒烟呢，小心别踩在钉子上。”

接着，他回过头来看着我，当时我正注视着女管家给我打的暗号，他对我说道：

“喂！您这个讨厌的家伙，给我走开点吧！您想在我家里干什么？您从这儿滚开吧！我们总算明白了，您是来看看能否捞到点什么东西的。这儿什么也没有了，所有的东西都烧光了。”

看来是没有希望把他带到特内里亚斯去抚慰可怜的玛丽基亚了，因此，我没有再多滞留，就离开了那儿。他们主仆两人非常起劲地在继续干着他们的活儿。

二十

我从三点一觉睡到天亮，早晨我们去科索大街望弥撒。在慈善堂大街街口那边，有座叫莫纳斯的楼房，楼上有一个宽敞的阳台，每到星期天就在那儿设起一张祭坛，举行礼拜仪式；由于这所房子所处的位置，从科索大街的任何地方都能清楚地看到主持弥撒的神父。做弥撒的场面是很动人的，特别是当神父举起圣杯和圣饼，大家都跪在地上接受圣餐的时候，悄悄的低语声不绝于耳，情景更为动人。

做完弥撒不久，我发现好象从商场那边过来一群吵吵嚷嚷、大声叫喊的人，人群中几个修士在竭力使大家平静下来；但是他们对修士们讲的道理却一点也听不进去，吼叫声越来越大，他们一边走一边拖着一个受害者，任凭多大的力量也休想把这个人从他们手里解脱出来。愤怒的人群走到拦河坝的

台阶旁停了下来，那儿竖着一座绞架，说话之间，一根绞索就把一个人吊了起来，他那痉挛着的身子在空中挣扎着，直到咽了气为止。随即在绞架的立柱上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此人私藏床铺两万张，杀人害命。”

那个不幸的人名叫费尔南多·埃斯塔略，是家具店的仓库保管员。正当奄奄一息的病人和伤兵们躺在大街上和教堂里冰冷的花砖地上的时候，人们发现了一个藏着大量床铺的仓库，而那个埃斯塔略对此又无法作出合乎情理的解释，这下就激起了人们对他的强烈怒火，这是谁也无法把它抑制住的。我听人们说，那个人是没有罪的。很多人都为他的死而叹息。但是，战壕里的枪声响起以后，谁也不再把他放在心上了。

那一天，帕拉福克斯发布了一则公告，试图鼓起人们的士气，答应给能率领百把人前来参战的人授予上尉军衔，并以“对那些不立即赶赴守卫的地点或者将它丢弃的人判处绞刑和没收一切财产”相威吓。这一切都表明，当局的处境非常困难。

圣莫尼卡修道院遭到进攻的那一天是令人难忘的一天，守卫在那儿的是韦斯卡的义勇军。在前一天，法国人对这座大楼炮击了整整一天又大半夜。我们架设在果园里的炮台无法发挥作用，勇士们只好冒着敌人的炮火把大炮撤了出来。敌人终于突破了一个缺口，攻进了果园，并想一举拿下大楼，殊不知他们在前几天发动的两次进攻都被我们粉碎了。但是，被萨拉戈萨人惊人的、从未见过的顽强意志激怒了的拉纳将军，早已下令用迫击炮和榴弹炮将修道院夷为平地，这样做要比攻占它容易得多。果然，大炮轰击了六个小时后，东面的墙壁

大部分被炸塌了，这下子甬提法国人那股高兴劲儿了。在侧面的市镇磨坊炮火的掩护下，他们随即向我们的阵地发起了冲锋。眼看敌人冲上来了，韦斯卡义勇军的营长比利亚坎帕和闻讯赶到了这个危急地点的帕拉福克斯，试图用羊毛袋和一些装枪支的空箱子将缺口堵住。法国人逼近了，他们疯狂地扑了过来。经过一阵短兵相接的白刃战，敌人被击退了。夜里，他们又继续朝修道院开炮轰击。

第二天，敌人决定再次发起冲锋，他们满以为不会有人来守卫这座只剩下了石头和砖块、随时都会倒塌的空屋架了，于是就从会见室大门那边开始进攻。但是，整整一个上午他们都没有能攻占回廊里巴掌大的一块地方。

天快黑的时候，修道院东半部的房顶倒塌了，已经严重毁坏的第三层楼经受不住屋顶的重量，塌落在第二层；更为脆弱的第二层又压在第一层上，单单第一层也无法支撑住上面这几层的重压，整个大楼一下子都倾覆在底层的回廊上，几百人就这样被埋葬在里面了。如果其他人被这场惨祸吓破了胆的话，那也是很自然的，但结果并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法国人控制了回廊的一部分，但也仅此而已。为了攻占其他部分，他们不得不从废墟中开出一条通道。在法国人清理瓦砾的同时，幸免于难的韦斯卡义勇军战士们占领了楼梯，并在顶层的楼板上打了一些洞眼，以便向围攻的敌人投掷手榴弹。

就在这时候，又一批法国人攻进了教堂，他们爬上了修道院的房顶，沿着顶楼里面的屋架向四面散开，接着他们又下来占据了楼上的回廊，向英勇不屈的义勇军战士们开火。下面的法国人借助于这场战斗中的一片喊杀声为自己打气鼓劲，

但遭受了大量伤亡后才打到楼梯那儿。这时候，义勇军战士们腹背受敌，虽然他们可以从上面回廊上打开的两个洞口中的一个撤出去，但几乎所有人都发誓，宁可战死也决不投降。大家急急忙忙地寻找一个多少有利于他们防守的作战地点，但是，在通过楼道时都饮弹身亡了。传来的最后一声枪声表明，最后一名战士倒下了。不过，在大楼靠城这一边的几间最隐蔽的房间里，有几个人打开了一个洞口逃了出来；韦斯卡义勇军的营长堂佩德罗·比利亚坎帕也是由那儿脱险的，他跑到街上后，机械地向周围扫了一眼，寻找他的小伙子们。

当发生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正好在靠近帕洛马尔街的几座房子里，从那儿向被派去攻打修道院的法国人射击。战斗结束前，我们就意识到莫尼卡修道院再也无法守卫了，连当时和我们在一道的何塞·德·蒙托里亚本人也认为是这样。

“韦斯卡的义勇军战士们表现得不错。”他说道，“他们都是些人所共知的好小伙子。现在，我们将让他们来守卫右面这几幢房子……但是，我估计一个人也活不了了。从那儿跑出来的只有比利亚坎帕一个人，那门迭塔呢？保尔呢？贝内迪克托呢？还有奥利瓦呢？哎呀！我看他们都牺牲在阵地上。”

莫尼卡修道院就这样落到了法国人的手里。

二十一

如果叙述到这里我还没有能明确地交待上述这一切发生

的具体日期的话，请读者原谅。因为从一月二十七日到二月中旬这一段恐怖的日子里，发生的一些事件搅合在一起，纠缠得茫无头绪，它们堆积在我的脑海里，弄得我简直昼夜不辨；有时我自己也弄不清楚我所回忆得起来的某些事件是否是发生在白天，我觉得所有那一切都好象是在一个漫长的白天或在一个永无尽头的长夜里发生的。而且，时间也好象不是以它通常划分为白昼与黑夜那样向前流逝。那些事件、人物和各种各样的感触，在我的记忆里组成了一幅巨大的画卷，在这幅画卷中，除了上面提到的一组组画面以及一个时候的巨大恐惧和另一个时候的无法解释的暴怒或惊慌外，再也没有其他分明的线条了。

由于以上这个原因，我无法确定下面将要叙述的这一切究竟发生在哪一天；但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是发生在莫尼卡修道院那场战斗的第二天，而且据我推断，可能是在一月三十日至二月二日之间。当时，我们占据了帕沃斯特雷大街上的一座房子，而邻近的一幢住宅则被法国人控制了；他们试图通过街区里一座座彼此相连的房屋向克马达门挺进。没有什么比在房子里面进行一场战斗更加艰难了。任何形式的战争，即使是旷野里最残酷的战役，以及攻城战和街垒战，都无法与这样的战斗相比：敌对的两军分别控制着同一座住宅的寝室和大厅，或者楼上与楼下，双方持续不断地向对方展开攻击。

从好几个地方传来了铁镐刨地时发出的沉重的敲击声。我们提心吊胆，搞不清敌人到底从哪里向我们进攻；大家一会儿爬到顶楼上，一会儿又走到地下室里，把耳朵紧贴着隔墙，

想从发出声响的方位来摸清敌人的意图。最后我们终于发现，就是我们呆的那个房间的隔墙在剧烈地震荡。我们立即用家具在房门口堆成一道路障，并一动也不动地守候在那儿。法国人打开了一个洞口，接着用枪托把木板和碎石敲得四处乱飞，摆出一副要把我们赶走的架势。我们有二十个人，而敌人比我们少。他们没有料到我们会这样“迎候”他们，便立即缩了回去。但没有多久又来了很多人，这一下使我们遭到了惨重的损失，我们只好向后撤退，五个伙伴被遗弃在那堆家具旁边，其中两个人已经牺牲了。在狭窄的过道里，我们找到了一座楼梯，但不知它通向什么地方，大家匆匆忙忙地沿着它就往上跑，一会儿我们就到了上面，那儿是间阁楼，一个绝好的防守之处。因为楼梯很窄，法国人想上来只能是送死。我们在那里坚持了好一会儿，尽量延长抵抗的时间。我们身后的隔墙开始剧烈地晃动了起来，大家立即意识到，如果法国人从那里挖开一条通道，我们将不可避免地遭到敌人的前后夹攻。这时大家便以欢呼声和口号声来互相激励。有两名伙伴因伤势过重，在阁楼上牺牲了，我们还剩下十三个人。

指挥我们的加尔塞斯大叔愤怒地高声喊道：

“见他妈的鬼！别让这些狗东西抓住。房顶上有个天窗，我们从那儿到房顶上去，留下六个人继续顶住……愿意上去的，就把天窗砸了，其他人把窟窿眼开大一些，别害怕，愿皮拉尔圣母永生！”

大家按照他的命令行动，撤退进行得有条不紊；当一部分人钳制敌人，不让他们向我们这里逼进的时候，其他人在为撤退开辟道路。这项巧妙的计划立刻就被执行了，那个脱险用

的洞口很快就扩大到了足够容纳三个人同时通过。而在这段时间里，法国人却连一级楼梯也没有能占领。我们飞快地上了房顶，这时我们还剩下九个人，三个人在阁楼上牺牲了，另一个在正要出来的时候受了伤，落到了敌人的手里。

登上房顶后，大家高兴得又蹦又跳。当我们的目光向阿拉巴尔亚区的房顶扫视的时候，发现了远处法国人的炮台。我们留下两名哨兵，命令他们把住天窗的出口，谁要是想从那儿上来，就开枪射击。接着，为了察看地形，我们匍匐前进了一段距离，但是还没有走上二十步远，就传来了一阵又吵又笑的喧闹声，我们一下子就听出来好象是法国人的声音。可不是，那些坏东西从一座宽敞的顶楼上盯着我们笑呢，随即就向我们开火。我们也以烟囱、山墙和屋脊为掩体，对敌人进行还击，而对于敌人的咒骂和嘶喊，我们则在加尔塞斯大叔他那丰富想象力的启示下，想出花样百出的词句来回敬他们。

最后我们撤离了那儿，跳到邻近一座房子的屋顶上。我们以为那座房子一定是控制在我们的人手里，于是就从阁楼的小窗口钻了进去，认为从那儿下去后再走出去就容易了。而且，如果我们能凑在一起，再加上另外一些人的增援，便可以凭着走廊、楼梯、房顶和阁楼继续那种殊死的战斗。可是我们连脚跟还没有站稳，就听到从下面房间里传来了震天动地的、连续不断的爆炸声。

“下面正在打着呢，”加尔塞斯说道，“肯定，隔壁那所房子里没有被我们打死的法国人又窜到这儿来了，他们大概和我们的伙伴干上了。见他妈的鬼，真见鬼，现在我们就下去！大家都下去！”

当我们跑进另一间阁楼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楼梯通往下面一间宽敞的内宅，从它的门里传出了一阵嘈杂的叫喊声，其中有个女人的声音显得特别突出。战斗的激烈枪声听起来离这儿较远，因此它是从房子的最底层传来的。我们便沿着楼梯走了下去，来到了一个挤满了人的大房间，里面大都是老人、妇女和孩子，他们都是来这儿避难的。很多人就躺在地下的草垫上，从他们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们身患可怕的时疫的症状。地上有一具尸体看来是不久前刚刚断气的。

另一些人受了伤，他们忍受不了伤口的剧痛而在那儿呻吟。两三个老太太又是悲泣又是祈祷；不时还可以听到“水，水”的烦躁不安的喊叫声。我们一到那里，就看见了房间那一头的坎迪奥拉老家伙，他在小心翼翼地把一大堆零碎东西、衣服、炊具和瓷器放在一个角落里。一群好奇心的孩子想动手摸摸那堆破玩艺儿，他厌恶地把他们推开了，接着提心吊胆地立即将那些宝贝堆在一起看管了起来，生怕丢失了一件。他嘴里念叨着：

“已经丢了两只杯子了。我敢肯定，一定被这儿的哪一位拿去了。什么地方也不安全，已经没有当局能保障个人拥有的财产了。滚开！你们这些没有教养的小东西！哎呀！真见鬼！……这些该死的炸弹和那个发明它的该死的家伙！军人先生们，您们来得正好。不能派两个哨兵给我看住这些珍贵的东西吗？我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们抢救出来的。”

正如所预料的那样，我的伙伴们对他这种滑稽的要求不禁哑然失笑。当我们准备离开那儿的时候，我看见了玛丽基亚也在那儿。由于睡眠不足，加上伤心流泪和惊惶恐惧，这个

不幸的少女已经变了模样了。然而，周围如此凄凉的情景和她个人的悲伤却使她那美丽容貌的表情显得更加和蔼可亲。这时候她也看见了我，并立即热情地向我走过来，好象有话要跟我说。

“阿古斯丁呢？”我问她。

“在下面，”她语声颤抖地回答道。“底下正在打仗呢！我们躲到这儿来的人都分散在各个房间里。今天上午，我爸爸和克迪塔太太也到这儿来了。阿古斯丁给我们弄来了吃的，把我们安顿在一间有床铺的房间里，但是，突然我们觉得有人在敲墙壁……法国人打过来了。这时我们的部队也过来了，叫我们大家都离开这儿，而把伤兵和病号领到了楼上那间房子里……我们所有的人就被关到了这里，不久，墙挖穿了，法国人碰上了我们的人，这样就打起来了……哎！阿古斯丁也在下面呢……”

正说到这儿，曼努埃拉·桑乔给伤员提来了两罐子水。那些不幸的人，就象疯了一样从铺上跳了下来，为了争夺一杯水竟然打了起来。

“先生们，不要推，不要挤！”曼努埃拉笑着喊道，“大家都有水喝，我们正在打赢呢。可费了点劲儿才把法国人从寝室那里赶跑了。现在正在争夺大厅的另一半，有一半已在我们手里了。他们也休想把厨房和楼梯从我们手中夺去。下面地上躺满了死人。”

玛丽基亚吓得浑身发抖。

“我口渴。”她对我说道。

我立即向曼努埃拉要点儿水，但她带来的唯一的一只杯

子正在被人们传递着喝水解渴。为了不致久等，我顺手就从坎迪奥拉老家伙那堆东西里操起了一只杯子。

“喂，多管闲事的先生，”他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说道，“请您把它放回那儿！”

“是给这位姑娘喝水用的。”我愤愤地回答道，“坎迪奥拉先生，这个破玩艺儿就这样值钱吗？”

怪吝鬼没有答理我，也没有反对我把杯子给他女儿用。但是，她一喝完水，一个伤员就从她手里把杯子贪婪地拿了过去，就这样，杯子被一个人接一个人地传了下去。当我离开那儿去找伙伴们的时候，堂赫罗尼莫两眼恶狠狠地盯着那只被人拿走的茶杯，杯子隔了好久才回到了他的手中。

曼努埃拉·桑乔说得不错，我们正在取胜。法国人被赶出了我们待的这一座房子的第一层楼后，撤到了旁边一座房子的一楼继续顽抗。在我下楼的时候，整个战斗的焦点集中在厨房那里，双方争夺得异常激烈；不过其他部分都已被我们占领了。房子里血流满地，西班牙和法兰西两个民族士兵的尸体比比皆是。生死攸关的厨房还没有拿下来，敌人从那里射出了密集的子弹，一些被激怒了的爱国者和士兵端着刺刀冲了进去，虽然不少人牺牲了，但他们这种英勇顽强的行动却决定了战斗的结局，因为接着又有一些人猛扑了上去，最后大家都冲了上去，把厨房都挤满了。

法兰西帝国的士兵被我们来势凶猛的进攻吓得慌了手脚，匆匆忙忙地寻找事先在一间一间屋子里挖好的暗道逃命。我们穿过走道和房间进行追击，这些建筑物结构错综复杂，连最高明的地形学家也要被搞得晕头转向。那些被活捉到的法

国人立即被我们就地处死了，有几个被赶得走投无路的，就向院子里跳了下去。就这样，在重新夺回这所房子后，我们又收复了邻近的那一座，迫使敌人不得不缩回到他们最初占有的阵地，即帕沃斯特雷大街那一带两座最好的房子里。

接着，我们把伤亡人员都撤了出来，令人悲伤的是阿古斯丁·蒙托里亚的右臂也受了伤，但伤势并不严重。我所在的那个营那天只剩下一半战士了。

原来躲在上面大房间里的那些不幸的人，这时候又都想重新搬到各自的房间去住，但这种想法是不合时宜的，他们被命令搬出那个大房间，到离开危险地区更远一些的地方去寻找藏身的处所。

由于战火和时疫造成了大量的死亡，使我们越来越困难的军事局势每日、每时、每刻都变得更加严重了。那些葬身在被炸成了一片废墟的房子下面的人，如牺牲在圣恩格拉西亚修道院附近帕马尔大街的英勇守卫者们，真是万分幸运！而真正令人可悲的倒是这样一些地方，那里大量伤势惨重、血肉模糊的人你压着我、我压着你地躺在地上，得不到任何救护，仅有的医疗设备最多也只能抢救百分之一的伤员。妇女们的仁爱，爱国者们的努力和医院的加班加点都无济于事。

一种无动于衷，或者更确切地说，一种令人可怕的、麻木不仁的残酷感情，最后终于支配了守卫者们，我们对一堆堆的尸体已习以为常，就象把它看作是一堆羊毛袋一样；我们已习惯地看着大队大队的伤员靠在墙壁上，按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看护自己，而不觉得他们可怜。伤口的剧痛使人们觉得肉体创伤的治疗已没有必要了，大家好象只是在精神上还活着，而

肉体已不复存在了。由于经常和危险打交道，我们的本性也变了，似乎使它增添了一种新的素质：完全不计较物质享受，根本不在乎生命安危。每一个人都坦然自若地等待着死神“一会儿”就降临在自己头上。

记得我曾听人们说过，为了将三位一体修道院从法国人手中夺回来，我们发起了进攻，战士们那种神话般的英雄事迹，以及在这场战斗中表现出来的难以想象的勇猛气概，我都觉得是很自然的，而且是不足为奇的。

我不记得是否说过，紧挨着圣莫尼卡修道院有一座圣奥古斯丁会严守教规会士修道院。这是一座相当大的建筑物，里面有一个面积不小、结构很不规则的教堂，此外还有宽敞的过道和开阔的回廊。为了在这个地区牢牢地最终稳住阵脚，已经占据了圣莫尼卡修道院的法国人必然要全力以赴地夺取这座修道院。

“既然我们没有能够占领莫尼卡修道院，”皮尔利对我说道，“今天，为了守卫圣奥古斯丁修道院，我们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单靠埃斯特雷马杜拉营的人是守不住的，所以也命令我们来参加战斗了。阿拉塞利朋友，军衔的事儿怎么样啦？我们在这儿的两位先生真的都是士官了吗？”

“皮尔利朋友，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这样答道，“我确实还不知道我已被晋升到士官这一级军阶了。”

“真的，昨天夜里将军已经批准了这项任命。阿拉塞利先生升为上士，皮尔利先生升为中士。这是我们真刀真枪打出来的，幸好我们还保住了可以佩戴肩章的身躯。另外，我还听说，由于阿古斯丁·蒙托里亚在住宅里对敌人发动的进攻中

的出色表现，已被提升为中尉了。昨天傍晚，圣彼得教友营只剩下了两百个人，另外还有四个士官，一个少尉和一个上尉。”

“皮尔利朋友，你看今天我们两人还能争取再晋升一级吗？”

“一切就为了这要命的晋级吗？”他反驳我说，“韦斯卡营还幸存的那几个士兵，我看都得当将军了。吹集合号了，你有吃的吗？”

“不太多。”

“曼努埃拉给了我四条沙丁鱼，咱们一起吃吧。如果你还要二十来粒炒鹰嘴豆的话……你还记得酒的滋味吗？我这样说是因为几天来我们一滴酒也没喝着……那儿都在传说圣奥古斯丁修道院这一仗打完后，今天下午就将分给我们一点儿酒。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下午，某人在尚未清楚发给我们的是什么酒就丧命了，那才惨呢！要是按我的意见，在打仗之前就把酒分给大家，这样即使被打死的人，也可以把酒带到……但是，供应委员会可能说过：‘酒的数量不多，如果现在就分，每人连两三滴也分不到，我们等下午再发吧，到时候大家都能喝上一口，因为守卫圣奥古斯丁修道院的人能剩下四分之一就算是奇迹了。’”

皮尔利继续以这样的想法猜测我们军需供应的严重不足。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来这样消遣了，因为我们刚刚和守卫这座大楼的埃斯特雷马杜拉营的人握过手，就传来一声巨响，这使大家都提高了戒备；这时候，一位修士大声嚷着走了过来：

“我的孩子们，紧挨着圣莫尼卡修道院的一座房屋的那堵

墙被炸塌了，法国人已打到我们房子里面了。快到教堂那儿去：他们可能已经占领了圣器室，不过这也没有关系。如果你们能及时赶去，还可以占领大教堂的大殿、所有的小礼拜堂和唱诗处。皮拉尔圣母永生！埃斯特雷马杜拉营万岁！”

我们沉着冷静、充满信心地向教堂那边挺进。

二十二

那些善良的神父用鼓舞人心的话语激励我们，其中有的走到了队伍最密集的地方，与我们混在一起，对大家说道：

“我的孩子们，不要泄气。因为早就预料到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在贮藏室里已经贮存了一定数量的食物，还有酒呢。你们揍这帮坏蛋吧。鼓起勇气来，可爱的青年们！别怕敌人的子弹。你们瞧他们一眼，也会比他们打一排榴霰弹造成的伤亡大。前进，我的孩子们！皮拉尔圣母和你们在一起。不要把危险放在眼里，要沉着地对付敌人，你们将在云天里看到圣母的圣容。西班牙和费尔南多七世万岁！”

我们来到了教堂，但是，从圣器室进来的法国人比我们抢先了一步，他们已经占领了正祭坛。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丘里格拉式的建筑^①，上面布满了嵌金的雕花和叶片状的装饰；它被步兵当作战斗的掩体。我没有看见过从供奉着一千个制作精致的神像的一千个圣所里喷吐火焰；我从来没有见过雕刻在描金木头上的光芒，它们从布满小天使的、纸板做成的云层空

^① 十七世纪西班牙的一种建筑风格，以外表华丽、结构复杂为特点。

隙里放射出纹丝不动的光焰，与射击时迸发出来的火花交织在一起，我也从没有见过士兵们会从圣基督的脚后面和圣母马利亚金色光轮的背后，用他们复仇的目光，在校正那致命的准星。

只需告诉你们圣奥古斯丁教堂的正祭坛是一个布满了描金雕刻的大型建筑物就够了，因为它和你们可能在西班牙的任何教堂里所看到过的其他正祭坛一样。这个庞然大物自地面一直伸到教堂的拱形房顶，扶壁之间那一排紧挨一排的圣所，就象是按天国里的等级排列着的一样。上面是流淌着鲜血的基督，他张开手臂，被钉在十字架上；下面，在祭坛上，是一座小小的圣堂，里面摆着象征性的圣餐。虽然这座高大的建筑物依傍着它后面的墙壁，但在两者之间留有一些狭窄的过道，以使用来为这个圣徒之国整理内务；圣器保管人可以通过这些过道从圣器室爬上去，为圣母更换衣服，点燃高高的耶稣受难像上的蜡烛，或者拂去旧金丝锦缎服饰上和朱红色木雕的脸上长年累月积下的尘埃。

好了，让我们言归正传吧：法国人很快就占领了圣母龕和我在上面提到过的那些狭窄的过道；当我们到达那儿的时候，在每个圣像后面的圣所里，在急急忙忙地打通的无数个洞眼里，一支支枪筒在闪闪发光。同样，他们在圣坛的后面也摆下了阵势，并把圣坛往前推开了一点，准备竭尽全力守卫教堂的这个主要部分。

我们并没有完全暴露在敌人的面前。为了防备正祭坛群雕那边的敌人，我们占领了忏悔室、礼拜堂的祭坛和讲道台。我们那些从大殿进去的人是完全暴露在敌人的面前了；当那

些最勇敢的人大胆地向里面进逼的时候，其他一些人在底下的唱诗台以及读经台和靠着铁栅栏堆着的那些椅子、长凳的后面摆好了阵势，并从这些地方弹无虚发地骚扰着占领了正祭坛的法国人。

加尔塞斯大叔带着九个同样勇猛的战士跑去占领了讲道台，这也是一个笨大的丘里格拉式的建筑物，它那顶端雕着一尊信念之神像的防尘板几乎触到了屋顶。他们爬上去占据了主教教座和楼梯，从那里百发百中地把放弃了祭坛向教堂底层跑去的法国人全部击毙了。我们的人也吃了不少苦头，因为正祭坛上的敌人急于拔除这个挡路的障碍，在向他们猛烈地扫射。最后，敌人派出了大约二十个人，决心无论如何都要拿下那个木头棱堡，因为不把它占领，要想通过正殿那就无异于发疯。我从来没有见过象这样一场酷似伟大战役的战斗，在这个战役里，敌我双方军队的注意力有时都集中在一点上，即双方争夺得最激烈、最想占领而它的得失又决定着战斗胜负的一点上；也象在那种情况下一样，在这里，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讲道台上，无论防守的一方还是进攻的一方，都打得非常出色。

那二十个人不得不顶住从唱诗处射来的极为猛烈的火力，以及从唱诗台向他们扔来的纷纷爆炸的手榴弹；但是，尽管伤亡惨重，他们还是端着刺刀向楼梯猛扑了过来。守卫着那个据点的十个人毫不畏惧，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在这一类战斗中他们总是占有确实可靠的优势。我们很多原来以祭坛和忏悔室为掩体进行射击的人，这时都跑了出来，从法国人的背后发动进攻，从而构成了一场瞬息万变的大规模阵地战的

缩影；每个人根据他所碰上的对手分别用刺刀、子弹和拳头与敌人面对面地展开了战斗。

从圣器室里又出来了更多的敌人。我们原先坚守在唱诗处的后卫队也跑了出来。右边唱诗台上的几个人，一纵身就跳到了旁边正祭坛群雕的顶檐上；他们不满足于仅仅从那里向敌人打几枪，于是便把装饰在顶楼角上的三尊圣徒雕像向法国人推了下去。同时，我们还牢牢地守住了讲道台；在那个乱成一团的地方，我看见加尔塞斯大叔不顾枪弹的危险站在那儿，象个传教士一样，一面比划着手势，一面用嘶哑的嗓音使劲地叫喊着。假若有一天我看见地狱里那些狂欢痛饮的恶鬼拥进了教堂，魔王在主教教座上宣扬罪孽的话，那是不会引起我的注意的。

刚才说到的这个场面并没有能延续很长的时间；加尔塞斯满身弹孔，随着一声嘶哑的喊叫，一下子倒在地上了。大批的法国人挤满了圣器室，他们以密集的队伍进逼过来；但是将祭坛和教堂的其余部分隔开的三个阶梯，为我们提供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这支队伍的来到，决定了讲道台那边战斗的结局；刹那间有五分之一的人倒下去了，我们在瓷砖地上留下了很多尸体，大家撤到了小教堂里。原来守卫讲道台的那些人以及后来赶去增援他们的人都牺牲了；加尔塞斯大叔死后又被刺刀戳得遍体鳞伤，得胜的敌人在狂怒中把他从阳台上抛了下去。这位名字未载入史册的伟大爱国者，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

我们的连长也躺在地上，已经面无生气了。大家乱成一团，纷纷往不同的地方撤退，也不知道该听从谁的指挥；情况

确实是这样：那儿以一个人为单位或者以两、三个人为一小组是唯一可能的组织形式，谁也没有去考虑什么连队或军阶的事。大家只有一个共同的想法，每一个人在理解战斗随时随刻向我们提出战斗要求的基本战略方面，表现出了令人惊叹的本能。这种本能的敏锐感觉使我们明白了，从钻进右边那些小教堂的时候起，我们就败定了，而在占据了教堂的庞大的法国军队面前，我们还要坚持守卫它，实在是一种蛮干。

一些人主张，我们应该用板凳、雕像和容易劈成碎块的木质旧群雕在小教堂的拱门那儿堆起一道路障，坚守到最后；但是，两名奥古斯丁修道院的神父反对这种徒劳无益的做法，其中一位对我们说道：

“我的孩子们，你们不要再坚持抵抗下去了，它只能使你们送命，而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法国人现在正从阿尔卡达斯大街攻打这座建筑物。你们快跑到那儿去，看看能不能把他们挡住；但是不要再想保住被这些野蛮的家伙亵渎了的教堂了。”

听了这番告诫，我们不得不撤到回廊里，但是，在唱诗台那里还有几个埃斯特雷马杜拉的战士，他们正在与已经占领了整个大殿的法国人交火。

为了酬谢我们在保卫他们的教堂时所作的最大努力，修士们曾答应设宴款待我们，但结果只能勉勉强强地履行了这种诺言。他们给大家分了几块干腌肉和一些硬面包，至于酒，尽管我们睁大了眼睛，伸长了鼻子，但哪儿也没有看见，甚至连酒味也没有闻到。为了解释这种情况，他们说，因为法国人控制了楼上的所有地方，把主要的食品贮藏室都占领了；他们对没有能宴请我们表示遗憾，并竭力想以夸赞我们的出色表

现来安慰我们。

答应过的酒结果没有喝着，这使我想起了大名鼎鼎的皮尔利；这时我才忽然记起，在这场战斗刚打响的时候，我曾看见他待在一个讲道台上。我便向别人打听他的消息，但谁也没有能够告诉我他的下落。

法国人不仅占领了教堂，同时也占领了修道院的部分楼房。尽管我们处于楼下回廊里这种不利的位置，我们还是决心继续抗击敌人；这时，我们想起了韦斯卡义勇军战士们的英勇表现。为了保卫莫尼卡修道院，他们直到被埋葬在瓦砾堆的下面才停止了战斗。我们精神恍惚，如痴如醉。大家觉得如果不能战胜敌人，那就意味着我们受到了侮辱，一种神秘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在驱使我们进行殊死的斗争，对于这种力量，我只能用精神上的极度紧张和对理想的强烈追求来解释。

从外面送来的一道命令制止了我们的行动，毫无疑问，这是非常讲究实际的圣马尔奇将军下达的。

“修道院守不住了。”人们说道，“与其让这些人作出对这座城市没有任何益处的无谓牺牲，还不如叫他们都到帕沃斯特雷大街和克马达门去，保卫那边遭到敌人攻击的地方呢。敌人正打算向那里推进，而且已经夺取了一些房屋，他们在夺取这些房屋中曾几次被击退过。”

于是，我们撤离了圣奥古斯丁修道院。当我们经过与帕洛马尔街平行的圣奥古斯丁街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人从一座教堂的钟楼上向法国人扔手榴弹，这些法国人驻扎在紧挨着帕洛马尔街的小广场上。是谁从钟楼上扔手榴弹的呢？为了简洁地说明这一点，并使它更具有说服力，让我们打开历史读

一读下面的记载吧：“为了骚扰敌人，七、八个平民百姓带着食物和弹药埋伏在钟楼上，他们在那儿坚持了数天也没有向敌人投降。”

杰出的皮尔利就在那里。啊，皮尔利！你要比加尔塞斯大叔幸福，因为你在历史上占有地位。

二十三

我们并入了埃斯特雷马杜拉营以后，经帕洛马尔街被带到了马格达莱纳广场；从这儿我们听见了由克马达门大街那一头传来的战斗的猛烈枪声。正象人们对我们说过的那样，敌人企图沿着帕沃斯特雷大街向前推进，以便占领克马达门；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要点，因为占据了它，敌人就可以用大炮从侧面轰击克马达大街以至马格达莱纳广场。由于敌人攻占了圣奥古斯丁修道院和莫尼卡修道院，这样，他们就很容易通过帕洛马尔街夺取城里的那中心点，所以他们也自以为已经控制了阿拉巴尔了。情况确实是这样。如果圣奥古斯丁修道院的法国人能推进到神学院的废墟那里，帕沃斯特雷大街的法国人能够前进到克马达门，那末，就再也没有可能与他们争夺特内里亚斯地区了。

等了一会儿之后，我们被带到了帕沃斯特雷大街；由于战斗是由建筑物的里面和外面的街道上配合进行的，我们便顺着老人街走进了第一个街区。从我们待的那所房屋的窗户向外看，除了一片硝烟外，别的什么也看不见，我们几乎没有办

法弄清楚那里发生的一切；但是，不一会儿我就发现街上布满了一段段坑道和壕堑，它们都配有泥土、家具和瓦砾堆起来的胸墙。

从那些窗户里射出了一阵阵令敌丧胆的子弹。这时候，我想起了瘸子乞丐苏苏·科达的一句话，我可以这样讲，我们的每一颗心都是一颗子弹。房子里面，鲜血象激流一样在流淌。法国人的勇猛气势令人可怕；为了使我们能够顶住敌人的这种进攻，城里的钟声在不停地鸣响，召唤市民们到这里来参战。将军们下达了惩罚那些行动迟缓者的严厉命令；修士们在其他地区搜罗人员，并把他们象拴着的猎狗一样带到了这里；有些英勇的妇女端着步枪直向危险的地方冲去，为人们作出了榜样。

这是可怕的一天，它那令人恐惧的喧嚣声，在目睹这一切的人的耳际不停地轰鸣，而它留下的记忆总是在折磨着他，成了他终生难以摆脱的恶梦。谁要是没有见过这一天敌人犯下的暴行，没听说过这一天的喧嚣与轰响，他就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外界手段，才能模拟出使人们的感觉器官感到非常恐惧的情景。请你们不要对我说你们曾看见过火山猛烈爆发时的喷火口，或是在大洋中当航船被波峰抛向天空，随后又跌入令人头晕目眩的波谷时的狂风暴雨吧；请你们不要对我说你们见过这些场面，因为当人们在激情的驱使下干出的事情连自然界的失调现象也要为之黯然失色的时候，它们与人们爆发出来的火山和掀起的风暴毫无共同之处。

要约束我们的行动不是件容易的事；由于从那里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我们便不顾长官们的阻拦，一个接一个地下楼

走上大街。战斗对大家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它就象深渊呼唤着在巍巍高山之巅观赏它的人一样在呼唤着我们。

我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个英雄；但是，在那个时候，我确实不怕死，而且目睹着我身边的悲惨情景也不感到恐惧。确实是这样，英雄主义，作为瞬息即逝的现象和灵感的直接产物，它并不仅仅属于那些勇敢的人；基于这个道理，在女人和懦夫身上，它也可以经常表现出来。

为了不致显得罗唆，我就不在这儿叙述帕沃斯特雷大街那场战斗变化的情况了。因为这和我在以前描写过的情景十分相似；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在这场战斗中人们表现了异乎寻常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旺盛的斗志，这种毅力和斗志达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致超过了凡人而达到了神仙的境界了。在房屋里面出现的场面和在其他地方人们叙述过的情况相仿，但更加残酷，因为在这儿人们都觉得获胜更有把握。法兰西帝国的士兵在一间房子里得到的便宜，在另一间房子里又丢失了。在顶楼上进行的战斗沿着一级级的楼梯一直打到了地下室，最后便在那儿以刺刀结束了战斗，而在白刃战中，我的同胞们一向都是占上风的。在那些迷宫里，敌我双方指挥战斗的叫喊声从一间房子传到另一间房子，发出了可怕的回响。

在街道上，敌人用大炮进行轰击，我们也以牙还牙。他们几次想以神速的突然袭击来夺取我们的大炮，但始终没有能得逞，反而损失了很多。为了赢得这场战斗，敌人又一次作出了努力，但连一段两巴拉^①街道都没有能攻得。看到这种情况，士兵们吓得丧魂落魄，再也不愿意继续打下去，他们的

^① 西班牙的长度单位，一巴拉约合零点八三五米。

长官就用棍棒来让他们的精神振作起来。

对于我们的人来说，用不着采取这样的办法，只要做一些说服工作就行了。修士们不停地为那些生命垂危的人做临死前的祈祷，他们对一切都很关心，当发现某个地方力量薄弱的时候，就飞快地跑去提醒指挥官们注意。

在街上的一条壕沟里，有一位妇女比其他女性都来得勇敢，她就是曼努埃拉·桑乔。在用步枪射击之后，她就用发射八磅重炮弹的大炮打了好几发。这一天，有好长时间她都没有受一点伤，她用自己的话语激励着大家，并以自己的行动为男子汉们作出了榜样；但是，大概在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她一条腿受了伤，接着就跌倒在壕沟里；由于流血过多，她晕过去了，看上去就象一具死尸，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她就和那些死人混杂在一起。后来，我们发现她还在呼吸，就把她救了起来，并给她进行治疗，结果医治得挺好。好多年以后我还高兴地看到她仍然活着呐。历史并没有忘却那位勇敢的青年女子，而且帕沃斯特雷大街也被命名为“曼努埃拉·桑乔”大街，这条街上的那些简陋的房屋，要比一部著作的记载更具有说服力。

三点钟刚过不久，一声使人毛骨悚然的爆炸把自早上以来法国人就与我们激烈争夺的那座房屋震得摇摇晃晃，在滚滚的浓烟和比它更浓的尘埃中，我们看见墙壁和房顶被炸成无数碎块，统统落到地上，发出了一阵人们难以想象的轰响。法国人开始使用地雷，以便夺取他们用任何其他手段都无法从阿拉贡人手里夺走的东西。他们挖好许多坑道，在坑道里装上炸药，然后静静地待在一旁，等着炸药来完成他们所期望的一切。

当第一座房屋被炸毁的时候，我们沉着地待在邻近的房子里和街道上；但是，当第二座房屋随着更强烈的一声爆炸而倒塌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就杂乱地往后撤退了。想到这么多没有被敌人的暴力所征服的不幸同胞都葬身在废墟里面，或者被炸得血肉横飞的时候，我们感到要与这种破坏性的手段较量，那是无能为力的；我们觉得所有其他也已经被埋上地雷的房子里和街道上都将爆发出可怕的火山，把我们炸成无数块鲜血淋淋的肉片向四处抛掷。

指挥官们拦住了我们，说道：

“站住，小伙子们！不要跑，这种东西是吓唬我们的。我们也有大量的炸药，也要埋地雷。你们以为这个东西会给敌人带来什么便宜吗？恰恰相反，我们将会看到人们如何在废墟中进行抵抗。”

帕拉福克斯来到了街口，由于他的出现，我们大家停留了一会儿。因为人声嘈杂，我听不清他对我们讲的话；但是，从他的手势上我明白，他想激励我们向废墟那边挺进。

“你们已经听见了，小伙子们，总司令讲的话你们已经听见了。”随同帕拉福克斯来的一位修士在我们的身边大声说道。“他说，只要你们再作一点小小的努力，就一个法国人也休想活了。”

“说得有理！”另一个修士高声说道，“如果你们不立刻冲到那些房子的废墟那儿去，并把法国人赶走，萨拉戈萨将没有一个妇女会瞧你们一眼。”

“前进吧，皮拉尔圣母的孩子们！”第三个修士补充道，“那儿有一群妇女，你们看见了吗？她们说，如果你们不去，她们

就要去了。难道你们不因为自己的胆怯而感到羞耻吗？”

这样，我们就收起脚步停了一会儿。右边又有一座房子被炸毁了，这时候，帕拉福克斯走到了街上。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跟着他走了过去。现在是讲讲这位杰出人物的时候了；他的名字与人人皆知的萨拉戈萨的英雄业绩联结在一起。他的威望主要产生于他的伟大胆略，但也是由于他的高贵出身，拉桑家族在那里一向受到的尊敬，以及他那漂亮而威严的仪表。他是一位青年，曾参加过警卫队，曾因为鄙视一位出身名门的贵妇献殷勤而深受人们的称颂，而这位女士的地位与她的那些丑闻都是一样的有名。人们所以对这位萨拉戈萨的首领有好感，不是由于别的原因，而是由于他那坚强不屈和沉着冷静的勇气，他那种仅仅为了获得荣誉这一理想而从事最艰险的事业的年轻人的激情。

如果说他在智力上缺少天赋来领导象那场战争一样艰巨的事业的话，他却能正确地认识到自己缺乏这方面的才干，因而把各种出类拔萃的人物荟萃在自己周围。这些人管理着一切事务，而帕拉福克斯只不过是装装场面而已。那位出身名门而面貌可亲的年轻将军，对一个如此富于想象力的人民不能不具有一种令人折服的力量，他每到一处，就鼓励斗志薄弱的人，奖赏那些作战勇敢的人。

在他的身上体现了萨拉戈萨人的美德，这就是他们坚韧不拔的毅力，带着神秘主义色彩的理想的爱国主义以及他们的尚武激情。他所处置的事情，大家无不觉得做得公正、得体。正象那些被传统的法律视为体现了政府的基本原则的君主一样，帕拉福克斯是不会作出任何坏事的，坏事都是他的顾问们

干出来的。事实上，这位声名显赫的首领在其位而不谋其政。管理政务的是巴西略神父、奥内伊、圣马尔奇和布特龙，第一位是慈善堂的神父，其余三位是著名的将领。

帕拉福克斯总是作为人们胜利的象征而出现在那些最危险的地方。他的声音使濒临死亡的人精神上得到振奋；如果皮拉尔圣母讲过什么话的话，那她一定是通过他的嘴讲出去的。他的脸上总是流露出具有无限信心的神情，就象凶狠地皱起眉头能使别人产生勇气一样，胜利的微笑可以在他身上产生出胆量。他以自己是这场伟大运动的推动者而感到自豪。因为他本能地意识到，战争的部分成果与其说归功于他作为将军的品质，毋宁说是由于他作为演员所具有的特性。他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总是身穿绣着袖章、带有羽饰和勋章的华丽服装；掌声和欢呼声汇成的雷鸣般的乐曲把他奉承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所有这一切都是必要的，因为要想把夺取胜利的强烈的骄傲感化为大家的英雄主义行动，在士兵和长官之间永远需要互相奉承奉承。

二十四

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帕拉福克斯把我们拦住了；虽然我们几乎放弃了整个帕沃斯特雷大街，但是克马达门依然牢牢地控制在我们手里。

如果说，直到下午三点——那时我们正向马格达莱纳广场集结——战斗一直都是激烈的话，从那时候直到夜间，炮火

始终也没有缓和下来。法国人在被地雷炸成了废墟的房子里开始忙碌了起来；看到他们如何在一堆堆瓦砾和橡木中间开辟小块的屯兵场、暗道和架设大炮的平台，人们都觉得不可思议。这场战争越来越不象其他那些为人们所熟悉的战争了。

战争的这个新的阶段，对法国人既产生了有利的一面，也带来了不利的一面，因为房屋夷为平地以后，虽然可以架设几门大炮，但是他们的人就暴露在外面了。不幸的是，当我们看着他们炸毁房屋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利用这一因素。当危险实际上在减少的时候，恐怖却使我们以为它在百倍地增长。同时，在那场使用大火进行的决斗中，不愿比法国人有所逊色的萨拉戈萨人，也开始放火烧毁帕沃斯特雷大街上那些无法守住的房子。

围困者和被围困者都想快一点结束战斗，但由于在那些洞穴里进行的迷宫般的战争不能达到这样的目的，他们就动手毁坏这些洞穴；一方用地雷炸，另一方则放火烧，双方都象扔掉盾牌的急躁的角斗士一样，把身子完全暴露在外面了。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午和夜晚啊！当我叙述到这里的时候，连我自己都感到累得喘不过气来，而且，我的记忆就象在那个可怕的下午我的思想和感情一样，也模糊不清了。如同其他有幸或不幸苟活下来的同伴一样，我的身体曾一度再也挺不住了，我就伏在街上往前爬，在瓦砾堆中碰见了一些没有被埋葬或者露出半截身子的尸体。我的神志令人可怕地陷入了极度的恍惚状态，因而我弄不清楚我待在什么地方，同时，活下去的概念对我来说也只是一团模糊的意识和从来没有感受过的痛苦。我并不觉得象是在白天，因为有些地方一片漆

黑，阴森可怕，使人看不清当时的情景；但是，我也不认为是在夜晚，因为类似我们所猜想的那种地狱里的火焰映红了城市的另一边。

我只知道我在地上往前爬，不时踩着人的身子，有的是已经僵硬了的尸体，有的还在动弹，我一个劲儿往前爬呀，爬呀，总以为能找到一块面包和一口水。头晕得多么可怕啊！肚子饿得真难熬！口渴得多么难受啊！我看见很多人动作敏捷地奔跑着，听见他们叫喊的声音，看见他们焦急不安地奔跑的身影映在附近的墙壁上，形成了一些吓人的怪影：他们来来往往，我既不知道他们要往哪儿去，也不知他们是从哪儿来的。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战斗后，不只我一个人感到筋疲力尽，还有其他很多人，因为他们不具备萨拉戈萨人那种钢铁般强壮的体质，也象我一样伏在地上往前爬；我们中间的一些人向另一些人讨水喝。有几个人要比其他人更幸运一些，他们还有力气在尸体中间搜寻食物，并且找到了一点干硬的面包块和沾上了土的冷杂碎肉，他们便贪婪地嚼了起来。

我们的精神又振作了一些，大家就继续寻找食物；在那席盛宴的残羹剩汤里我也找到了点东西。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受伤了；同我讲话的人中间有几位对我说，他们非常饥饿和口渴，遍体都是严重的碰伤、烧伤和枪伤。我们终于遇上了几位妇女，她们给我们喝了一点混浊的温水。我们互相抢着喝水的瓦杯，接着在一个死者的手里发现了一个包着的手绢，里面有两条干沙丁鱼和几块油饼。由于各人都找到了点吃的东西，我们受到了鼓舞，便继续在那儿寻觅食物，最后，由于大家吃了点东西，尤其是喝上了脏水，我们恢复了一部分体力。

我觉得自己已经有点劲了，并且能够行走，虽然走起来还比较困难。我这才发现我全身的衣服都沾满了血迹，并且感到右胳膊在剧烈地疼痛，我断定自己受了重伤；但那种不适只是一种无足轻重的瘀伤，而衣服上的血污是因为我曾在满是泥泞和鲜血的水坑里爬行过的缘故。

我又能清醒地思考了，又能看出眼前是一片漆黑，并能分辨出喊叫声、急促的脚步声以及在进行可怕的对射的远近的大炮声。这些此起彼落的爆炸声犹如一问一答一样。

大火在继续燃烧。城市的上空，弥漫着尘埃和黑烟形成的浓雾，它与大火的火焰构成了一幅人世间从未看到过的可怖的图景，这只有在梦幻中才能见到。房屋已经炸得破烂不堪，那些迎着亮光的洞孔活象恶魔的眼睛，与冒着浓烟的废墟上那些凹凸不平的断墙和仍在燃烧着的梁椽相比，那些在火光前，甚至几乎在火焰中间来回不停地蹦跳着的、不知疲倦的人影组成的画面，则更使人感到可怖。原来他们是一些仍然还在同法国人进行战斗的萨拉戈萨居民，他们在与敌人激烈地争夺着地狱里每一块巴掌大的土地。

我现在是在克马达门大街那里，在神学院和帕沃斯特雷大街街口这两个相反的方向上，都可以看到上面我所描写的这些情景。我走了几步，但又一次累倒了。一位修士见我浑身都是血污，就走到我身边，对我讲起了来世的生活和那种赐予为国捐躯的人们的永恒的奖赏。我告诉他，我并没有受伤，但是饥饿、疲劳和干渴却把我折磨垮了，并且感到有得了时疫病的主要症状。这样，那位善良的教徒——我立刻认出了他是马特奥·德尔·布斯托神父——就在我的身边坐了下

来，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道：

“我也站不住了，我看我也要死了。”

“神父您也受伤了吗？”我看见他的右膀上缠着一块麻布，便这样问他。

“是的，我的孩子。一颗子弹把我的胳膊和肩膀打伤了，我感到非常疼，但必须忍住。基督为我们受的苦难要比这深重得多。从天亮起，我就不停地为伤员们治疗，并把那些垂死的人送往了天国。我连续十六个钟头都没有休息上一会儿，什么东西也没吃没喝。一位妇女替我在右胳膊上缠了这块麻布，我就继续干我的工作。我想我活的时间不会长了……多少死人啊，我的上帝！而这些受伤的人就没有谁来收容吗？……可是，唉！我站不起来了，我活不了啦。你看见克拉沃斯街街尾上的那条壕沟了吗？不幸的科里东死了之后就躺在那里。它是由于自己的凶猛而送命的。当时，我们正路过那里去收拾伤员，看见在圣奥古斯丁修道院的花圃那边有一队法国人挨家逐户地走了过来。科里东的暴躁的性子可以驱使它干出最英勇的举动来，这时便吠叫着向法国人扑了过去。唉！敌人把它捅死了挑在刺刀上，然后扔进了壕沟……阿拉塞利，仅仅一天里就有多少受害者啊！所以，您能安然无恙，运气算是不小呐！但是，您可能死于时疫病，这要更加糟糕。今天我给六十个得了时疫而奄奄一息的人做了赦罪祷告。对您，我的朋友，我也会给您做的，因为我知道您连一点小小的过失也不会犯的，而且这几天您表现得很勇敢……您感觉怎么样？病情在恶化吗？确实，您的脸色比我们四周的这些尸体还要黄。在可怕的围困中死于时疫，也是为祖国而死。年轻人，振作起精

神来：天堂为迎接您敞开着大门，皮拉尔圣母将穿着缀满星星的圣衣来款待您。生命算得了什么！光荣地死去，以一日的受苦换得永恒的荣誉，这该有多好啊！我以上帝的名义宽恕您的全部罪孽。”

他低声地做完了只有在这种场合才做的祈祷之后，又念了一段ego te absolvo^①的经文来祝福我，接着就直挺挺地躺倒在地上了。他的样子十分凄惨；虽然我也感到不舒服，但我觉得我的身体要比这位善良的修士好一些。听忏悔的神父先于垂死者而死，医生先于病人而亡，这已不是头一次了。我呼唤着马特奥神父的名字，但他除了可怜的呻吟外，什么也没有回答我；我便离开了那儿，想找谁来救救他。我遇上了几个男人和妇女，就对他们说：

“修士马特奥·德尔·布斯托神父在那边，他不能动弹了。”

但是，谁也没有理睬我，他们继续往前面走了过去。同时，很多受伤的人也叫唤着我，求我抢救他们；我也同样没有理会他们。走到靠近科索大街的时候，我碰到了个约有八至十岁的孩子，他孤零零地走着，哭得非常悲伤。我拦住了他，询问他父母的情况，他指了指附近的一个地点，那里躺着很多死人和伤员。

后来，我在好几个地方都遇见了那个小孩；他总是孤单一人，啼哭不止，也没有谁来照管他。

耳边听到的只有这样一些问话：“你看见我的兄弟了吗？你看到过我儿子了吗？你见到我的父亲了吗？”可是，哪儿也见

^① 拉丁文，意为“我宽恕你”。

不着我的兄弟、我的儿子和我的父亲。已经没有谁再把病人送到教堂里去了，因为所有的或者几乎所有的教堂都被挤满了。那些本来认为是很好的避难处所的地下室和大楼底层的房间里，现在已经臭气熏天，令人窒息。最后，大街上竟成了伤员们感到最舒适的地方了。

我向科索大街的中心地段走去，因为听说那儿在分发吃的东西；但我什么也没有弄到。我又返往特纳里亚斯；最后，在阿尔穆迪的对面，人们给我吃了一点点热饭。我立刻觉得好多了；本来以为是时疫病的那些症状也渐渐地消失了。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我的病是属于用面包和酒就可以治好的那一类病。我马上想起了马特奥·德尔·布斯托神父，便找了其他几个人和我一道赶去救护他。这位不幸的老人没有从那儿挪动一步；当我们走到他身边问他感觉如何的时候，他这样答道：

“怎么！已经响过晨祷的钟声了吗？现在还早呐。请你们让我歇一会儿吧。冈萨雷斯神父，我乏极了。我在园子里一连摘了十六个小时的花……我真累垮了。”

不管他怎样请求，我们四个人还是把他抬走了。但是没走多远，他就在我们臂弯里死去了。

我的同伴们都朝打仗的地方走去了；当我也准备跟着他们跑时，我看见了一个人，他的面貌引起了我的注意。原来他是坎迪奥拉老家伙，他从附近的一座房子里走了出来，衣服都烧焦了，手里还提着一只因感到被人抓住而咯咯地乱叫的鸡。我在街上把他叫住了，问起他的女儿和阿古斯丁，他十分激动地对我说道：

“我的女儿！……我不知道……那儿，她在那儿……一切，我所有的一切都完了！借据，借据都被烧毁了！……幸好一出门就碰到了这只小鸡，它也象我一样从可怕的大火中往外逃。昨天，一只母鸡能值五个杜罗！……但是，我的借据呢，皮拉尔圣母，还有你，我心灵上的圣多明戈！我的借据为什么都烧掉了呢？……还能抢救出来……您愿意帮我一下忙吗？在一根大梁的下面压着一个洋铁盒，那里面装着我的借据……能从附近什么地方找到五、六个人吗？……我的上帝呀！可是这洪达，这法院，这位总司令，他们正在想些什么呢？……”

接着，他向那些过路的人继续喊道：

“唉！老乡，朋友，大慈大悲的人……看看能不能抬起那根塌在角落里的大梁。……唉！好朋友们，你们把这位送往医院的快要死的人搁在一边儿，来帮帮我的忙吧。一个有怜悯心的人也没有吗？人心都变得象铁石一样了……已经没有什么仁爱之情了……噢！没有怜悯之心的萨拉戈萨人，你们瞧上帝是在怎样惩罚你们的吧！”

看到谁也不来帮助他，他又钻进了屋里；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就出来了，同时绝望地喊道：

“已经什么都救不出来了！所有的东西都烧着了！我的皮拉尔圣母，你为什么不创造奇迹呢？你为什么不赐给我那些巴比伦窑的神通广大的孩子们^①的本领，使我能钻进火里，把我

① 此语源出于《旧约·但以理书》的第三章。据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铸造了一尊金像，命令全国百姓敬拜，但是，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犹太人沙得拉、米煞和亚伯尼歌不服此令，尼布甲尼撒即令将他们投入烈火熊熊的窑里活活烧死，这三人虽受烈火烧烤，但却安然无恙。

的借据抢救出来呢？”

二十五

接着，他往一大堆石头上一坐，时而捶打自己的脑袋，时而把手按在胸口，叹着长气，但总不放开手中抓着的那只小鸡。为了打听阿古斯丁的下落，我又向他问起了他女儿的情况，他对我说道：

“我本来待在阿尼翁街的那座房子里，我们是昨天住到那儿去的。大家都对我说那儿不安全，最好住到城中心去；但是，我不喜欢到大家都去的地方去，我爱待在别人不愿意待的地方。世界上到处都是强盗和小偷，所以还是躲开人群为妙。我们在那座房子的楼底下安顿了下来。我的女儿很怕打炮，她想到外面去。当附近楼房里地雷爆炸的时候，她和克迪塔惊恐万状地跑出去了。想到我的家私可能遭到危险，我便一个人留在那里；突然，走进来几个士兵，手里拿着点燃的火把，说要放火烧房子。那些卑鄙的坏蛋连让我收拾一点东西的时间都没有给，他们非但不同情我的处境，而且还嘲弄我。我把装着借据的盒子藏了起来，生怕别人以为里面装的是钱而把它抢走，可我又不能老呆在那里。大火的火焰烤着我，浓烟把我熏得透不过气来。尽管这样，我还一个劲儿想把我那个盒子抢救出来……这已是不可能的事了！我不得不逃离了那里，结果什么也没有能拿出来。万能的上帝啊！除了这只关在鸡窝里被主人忘了的可怜的动物外，我什么也没有能带

出来。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抓住了它。我的一只手几乎都被烧坏了！噢，那个发明火的家伙真该死！为了让这帮英雄们高兴，一个人就该丢光他的财产才行！……除了我住的那座房子以外，在萨拉戈萨我还有两幢住宅。一幢在松布拉街，仍然完好无损，尽管它还没有租出去。另一幢，人们叫它‘魔鬼之家’，座落在圣方济各修道院的后面，被部队占据了；整个房子都被毁坏得不成样子，成了一片废墟，只剩下一片废墟了！仅仅为了不让法国人占领这些房子就把它们全部烧光，这是多妙的主意啊！”

“战争要求人们这样干，”我回答他说，“这座英雄的城市要把抗战进行到底。”

“萨拉戈萨把抗战进行到底又能得到什么呢？让我们来看看，那些死去的人会获得什么呢？您去给他们谈论光荣、英雄主义以及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吧。我宁可到沙漠里去，也不愿再住在这些英雄的城市里了。我承认多少要抵抗一下，但不必进行到如此极端野蛮的地步。的确，那些房屋值不了多少钱，也许它们还不如现在烧成的这堆木炭值钱。你们别给我胡扯了。那些大人物们早已谋划好了，然后他们好做木炭生意。”

他说的这番话真叫我好笑。请读者们不要以为我在夸张，因为我所叙述的和他对我详详细细讲的完全一样，而且那些不幸认识他的人都可以证明我这些话确实可靠。如果坎迪奥拉曾活在努曼西亚的话，他一定会说努曼西亚人是些伪装成英雄的木炭商。

“我完蛋了，我永远破产了！”他接着又说道，并且双手交

叉着，摆出一副痛苦的样子。“这些借据是我财产的一部分。手里毫无凭据，而且当所有的人几乎都死光了，他们的尸体躺在这些街上腐烂的时候，您马上去要这笔债吧。不；我说过了，并且还要再说一遍：这些卑鄙家伙的所作所为是不合天理的。当这些人欠下的债多到债主不能轻易收回的时候，就让别人杀死，这真是罪该万死，真是不可饶恕的罪行。看得出来……还债是件很难受的事，有些人就说：‘我们还是死了吧，死了钱就算我们的了。’但是，上帝对这帮无赖英雄应该铁面无私，应该把他们送还人世以惩罚他们的卑劣行径，让警察和法官跟他们算帐。我的上帝，把他们复活吧！皮拉尔圣母，圣多明基多·德尔·巴尔，求你们把他们复活过来吧！”

“您的女儿呢？”我很感兴趣地问道，“她从火中安全地逃出来了吗？”

“您别提起我的女儿，”他态度生硬地答道，“上帝已经在我的头上惩罚了她的罪孽。我已经知道那个无耻地向她求爱的人是谁了。除了堂何塞·德·蒙托里亚先生那位学做教士的该死的儿子外，还能是谁呢？玛丽亚把一切都告诉我了，昨天她还给他的手臂治伤呐。人们见过有比这更不要脸的姑娘吗？而她就是在我的面前这么干的！”

当他正说着这些的时候，焦急地寻找她主人的克迪塔太太来了，她用碗端来了一点吃的东西。他贪婪地吃了起来；随后，由于我们苦苦请求，他终于离开了那儿，被我们带到了奥尔加诺胡同；他的女儿和其他一些不幸的妇女都躲在一间房子的门道里。坎迪奥拉对他女儿发了一通脾气之后，就与女管家走进屋子里去了。

“阿古斯丁在哪儿？”我向玛丽基亚问道。

“刚才还在这儿的，但是当有人给他送来他哥哥的死讯之后，他就走了。我听说他哥哥的家在鲁法斯街。”

“怎么，他的大哥死了？”

“人家是这样对他说的；他十分伤心地跑到那儿去了。”

我没有再往下听，便也朝着帕拉大街跑去，想去尽量减轻这个慷慨家庭的悲痛，他们曾经给了我多方面的关照。在到他家之前，我碰见了堂罗克，他眼泪汪汪地走到我身边和我讲话。

“加夫列尔，”他对我说道，“今天上帝已经惩罚到我们的好朋友的头上了。”

“他的大儿子曼努埃尔·蒙托里亚死了吗？”

“是的。这还不是这个家庭的唯一不幸。曼努埃尔已经结婚了，这你是知道的，他有一个四岁的儿子。你看见那群妇女了吗？蒙托里亚不幸的大儿子的妻子就在那儿，怀里抱着她得了时疫病的孩子，现在他快要死了。多么可怕的情景啊！你看那儿，萨拉戈萨最杰出的家族中的一家竟陷入了这样极端悲惨的境地，既无藏身的地方，甚至连最必须的生活资料也没有。这位不幸的母亲整夜就这样蹲在露天的大街上，怀里抱着她那病危的孩子，时刻准备看他断气；实际上，在这儿比在臭气熏天的地下室里要好，那儿连气都透不过来。幸亏我和其他朋友们的尽力帮助……尽管为了这孩子我们可以割下自己身上的一块肉，但是，在几乎没有面包，也没有酒，甚至连一块牛肉都弄不到的情况下，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天开始亮了。我走到了那群妇女旁边，看到了那个凄凉

的场面。因为急于抢救那个孩子，他的母亲和其他陪伴着她的几个妇女在用各人所想到的不同办法折腾着这个不幸的孩子；但是，只要瞧一眼这个受苦受难的人就会清楚，要抢救这条生命是不可能的，死神已经用蜡黄的双手紧紧地抓住他了。

听到堂何塞·德·蒙托里亚的声音，我不得不继续往前走。在鲁法斯街的拐角处，我又碰到了一群人，加上前面那些人，他们构成了那个家庭不幸遭遇的一幅完整的可怕的图画。地上躺着曼努埃尔·蒙托里亚的遗体，他是一个三十岁的青年，他在世的时候，和他父亲及弟弟一样和蔼而豪爽。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头盖骨，在弹头打中的地方有一处小小的外伤，从那里涌出了一线血流，顺着太阳穴、面颊和脖子往下流，一直渗进了皮肤和衬衣之间。除了这些外，他的躯体并不象是一个死者的躯体。

当我走近那儿的时候，他的母亲还不相信他已经死了，她把死者的头放在自己的膝盖上，想用热烈的话语使他振作起来。蒙托里亚跪在死者的右侧，两手握着他儿子的一只手，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用两眼呆呆地盯着他。脸色苍白得象死者一样的父亲，没有掉一滴眼泪。

“老婆子，”他终于高声喊道，“你不要向上帝哀求没法办到的事情。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儿子了。”

“不，我的儿子没有死！”母亲绝望地叫道，“这是扯谎。为什么人家要骗我呢？上帝怎么可能夺走我们的儿子呢？我们究竟作了什么孽，该让我们受到这样的惩罚呢？曼努埃尔，你，我的儿子！你干吗不回答我？你为什么一动也不动呢？你为什么不说话呀……我们马上把你抬回家去……可是，我们的

家在哪儿呢？我的儿子在这光光的地上会着凉的。你们看，他的手和脚都冻成什么样子了！”

“你走吧，老婆子。”蒙托里亚强忍着眼泪说道，“我们会照顾可怜的曼努埃尔的。”

“主啊，我的上帝！”母亲哀哭了起来，“我的儿子他怎么不说话不动弹也不醒过来呀？好象是死了；但是他没有死，也不能死。皮拉尔圣母，我的儿子没有死，这难道不是真的吗？”

“莱奥卡迪亚，”蒙托里亚擦去刚刚夺眶而出的眼泪又对她说道，“看在上帝的份上，你离开这儿吧，你走吧。你要忍耐住，上帝给了我们一个沉重的打击，我们的儿子已经离开人世了。他是为祖国而牺牲的……”

“怎么，我的儿子死了！”母亲大声嚷道，并且把尸体紧紧地抱在怀里，好象有人要将她的儿子夺走似的。“不，不，不；祖国同我有什么关系？让他们还给我儿子！曼努埃尔，我的孩子！你不要离开我的身边，谁要想从我的怀里把你夺去，除非他把我杀了。”

“主啊，我的上帝！皮拉尔圣母呀！”堂何塞·德·蒙托里亚语声低沉地说道，“我从来都没有故意触犯过你们，也没有存过这种心。为了祖国，为了信仰，为了国王，我献出了自己的财产和我的儿子们，你们为什么不先让我这个毫无用处的可怜老头子死上一百次，而先要带走我的大儿子呢？在场的先生们，我并不因为当着你们的面哭泣而感到羞愧。我的心已经碎了，但蒙托里亚还是蒙托里亚。我的儿子，你是万分幸福的，因为你死在光荣的岗位上！失去你之后，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才是些不幸的人呐。但是这是上帝的意愿：让我们在万

物之主面前低头默哀吧。老婆子，上帝给了我们和平、造化、幸福和善良的儿子；现在好象他要拿走这一切。让我们的心灵俯首听命吧，不要诅咒我们的命运，但愿伤害我们的是那只圣洁的手，让我们宁静地等待死亡本身带来的恩惠吧。”

莱奥卡迪亚太太哭得死去活来，不停地吻着他儿子冰冷的躯体。堂何塞竭力克制着他那难以控制的痛苦表情站了起来，并用坚定的声音说道：

“莱奥卡迪亚，你起来吧。该安葬我们的儿子了。”

“把他埋葬掉！……”母亲惊叫道，“把他埋葬掉！……”

她没有能再说别的什么就晕过去了。

同时，在离那儿不远的地方听到了一声撕心裂胆的惨叫，一位惊恐万状的妇女朝我们跑了过来。这是不幸的曼努埃尔的妻子，她已经成了寡妇，并且又失去儿子了。我们几个在场的人赶上前去一把拦住了她，不让她看到象她刚才经受过的那个可怕的场面；那位不幸的夫人拚命地挣扎，恳求我们让她看一眼她的丈夫。

这时候，堂何塞离开了那儿，来到他孙子躺着的地方，把他抱了起来，然后放在曼努埃尔遗体的旁边。我们要竭尽全力照顾两位妇女，因为当抱着尸体不放的莱奥卡迪亚太太既不能动弹又无知觉的同时，她那万分悲痛的儿媳在到处寻找想象中的敌人，要把他们碎尸万段。我们拦住了她，但接着她又从我们手里挣脱开了。她忽而令人惊骇地纵声大笑，忽而又跪在我们的面前，恳求我们把从她身旁抬走的两具尸体还给她。

人们从那儿走了过去，士兵、修士、老乡们从那儿走了过

去。大家无动于衷地看着那一切，因为每走一步都能碰见同样的情景。人们的心都已经僵硬了，心灵好似失去了它最美好的特性，而只剩下了粗鲁的英雄主义了。最后，由于疲劳以及悲痛引起的颓丧，那位可怜的妇女累得实在支持不住了，她象死去了一样倒在我们的臂弯里。为了使她苏醒过来，我们求人家给他一点强心剂，或者一点吃的东西，但是什么也没有。而我们所看到的在那儿的其他一些人，为了照顾自己的亲属，他们正忙得焦头烂额。这时，堂何塞·德·蒙托里亚在他的儿子阿古斯丁——他也在竭力抑制自己剧烈的痛苦——的帮助下，把莱奥卡迪亚太太怀里的尸体抱了起来。这位不幸的夫人的情况如此严重，以致我们还以为那天将不得不哀悼另一位死者呢。

接着，蒙托里亚又重复道：

“该安葬我的儿子了。”

他和我们都向四周望了一眼，只见很多很多的尸体还没有被埋掉。在鲁法斯这条街上有不少尸体；在邻近的因普伦塔大街上，已修起了一座类似太平间的建筑物。我下面说的情况一点也不夸张。无数的尸体堆放在狭窄的马路上，好象在房屋之间构成了一堵宽阔的大墙。那种情景实在令人目不忍睹。凡是看到过它的人，整个一生都会在他的眼前浮现出那用肉体堆成的悲惨的人垛。这种情况简直难以置信，但事实确是如此。有一个人走进了因普伦塔大街，大声叫喊了起来。另一个人从一扇窗户里探出身子，对那个人答道：

“上来。”

于是，那个觉得先进屋子再上楼梯是走错道的人，便攀着

尸体爬上了二楼，那儿的一扇窗户成了他进来的大门。

在别的很多街道上发生着同样的情况。谁还想去挖掘墓穴呢？因为平均每一个人每把铁锹要埋五十个死人。仅仅因为得了时疫每天就有三、四百人死去，而每一次激烈的战斗又要夺去几千人的生命，萨拉戈萨已开始变成一座没有人居住的大城市了。

蒙托里亚看着此情景，这样说道：

“我的儿子和孙儿不能享有在地下安息的特权了。他们的灵魂已经在天国了。别的还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就把他们安放在鲁法斯街街口那儿吧……阿古斯丁，我的孩子，你最好还是到部队里去。指挥官们可能都在惦记着你，我想马格达莱纳大街那边正需要人呢。我只有你这个儿子了。如果你死了，我还有什么呢？但是尽职是首要的事，我宁愿看见你象你可怜的哥哥那样，让法国人的子弹穿透你的太阳穴，而不愿看见你是个胆小鬼。”

接着，他把手放在脱下了帽子、跪在曼努埃尔遗体旁的那位儿子头上，仰望着苍天，这样说道：

“主啊，如果你决定也要带走我的第二个儿子的话，你就首先把我带走吧。解围后，我也不愿再活下去了。我可怜的妻子和我是够幸运的了，我们已经得到了足够多的恩惠，以致完全可以诅咒那只伤害了我们的手；但是，对我们的考验不是已经够多的了吗？我的第二个儿子也得死去吗……唉，先生们，”接着他又补充道，“我们赶快走吧，也许其他地方需要我们呢。”

“堂何塞·德·蒙托里亚先生，”堂罗克哭泣着说道，“您

也别待在这儿了，我们这些朋友会办好这件令人伤心的事情的。”

“不，我是一个什么事情都可以干的人，上帝赋予了我一颗既不能折服也不可破碎的心灵。”

在别人的帮助下，他抱起了曼努埃尔的遗体，同时，阿古斯丁和我也抱起了他孙子的尸体，把他们一道放在鲁法斯胡同口上，其他许多家庭已经把死者也安厝在那里了。蒙托里亚放下尸体之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耷拉着两只胳膊，好象刚才使出的劲儿已经耗尽了他的气力，他说道：

“真的，先生们，我不能否认我已经累了。昨天我还感到很年轻，今天我觉得已经老了。”

的确，蒙托里亚显得衰老多了，一夜之间，他的生命老了十年。

他坐在一块石头上，两肘撑在膝盖上，双手捧着脸，就这样坐了一些时候，而我们在场的人也没有去扰乱他悲痛的哀思。莱奥卡迪亚太太、她的女儿和儿媳，在两名家属的照看下，这时还待在科索大街。来回走动的堂罗克说道：

“太太还是那么精神不振……现在她们都在虔诚地祈祷，而且不停地哭泣。这些可怜的人十分虚弱。小伙子们，你们到城里去转一圈，看看能否找到点有营养的东西给她们吃。”

这时候蒙托里亚站了起来，擦去他通红的眼睛里滚滚涌流的泪水。

“我看一定会有有的。堂罗克朋友，您去找点吃的东西，给什么价钱都行。”

“昨天，在特里佩里亚一只母鸡要五个杜罗。”一个曾经做

过他家佣人的人说道。

“但是，今天已经没有鸡了。”堂罗克说道，“我刚才在那儿待过。”

“朋友们，你们到那一带去找找看，一定会找到点什么的。至于我，什么也不需要。”

正说到这里，传来了一阵悦耳的家禽咯咯的叫声。我们都怀着欣喜的心情向街口望去，只见坎迪奥拉老家伙左手攥着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那只小鸡，右手抚摩着它的黑色羽毛。在人们招呼他向他买鸡之前，他已经走到蒙托里亚身边，十分诡诈地说道：

“一盎司金币一只小鸡。”

“好贵呀！”堂罗克惊叫道，“况且这只可怜的鸡瘦得只剩下一副骨头了！”

看到吝啬鬼那副令人憎恶的狡诈样子和冷酷的心肠，我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便走过去一把将鸡从他手里夺了过来，并且毫不客气地对他讲道：

“这只鸡是偷来的。你到这儿来。你这个卑鄙的放高利贷的家伙！不过，至少你还是肯卖你的东西了！要一个盎司金币！昨天市场上的价钱是五个杜罗一只小鸡。五个杜罗，你这个无赖、强盗；五个杜罗！一个奥查沃^①也不能多。”

坎迪奥拉开始直着嗓子叫了起来，想要回他那只鸡，他差点儿就要挨一顿毒打；但是，堂何塞·德·蒙托里亚出来从中排解道：

“他要多少就给他多少吧。坎迪奥拉先生，您拿着，这是

① 西班牙古铜币。

您要的一盎司金币鸡钱。”

蒙托里亚给了他一盎司金币，这个无耻的吝啬鬼毫不客气地把钱拿了回去；接着，我们的朋友这样说道：

“坎迪奥拉先生，我们得谈几句。现在我意识到我侮辱过您……是的……前几天，为那面粉的事……因为有时候一个人控制不住自己，就会发火……确实，是您招惹我的，因为您坚持要给您的面粉付给高于总司令先生规定的价钱……堂赫罗尼莫朋友，的确我恼火了……您已经看见了……一个人不可能一下子就把事情补救过来……因为……我想我做得是有点过分了；我看是有点……”

“蒙托里亚先生，”吝啬鬼不满地嘟囔道，“萨拉戈萨又有当局的这一天总会来到的，到时候我们等着瞧吧。”

“您要 and 法官、公证人搞在一起吗？这不好。那件事已经过去了……那是一时怒火的冲动，是一种属于没法补救的事。引起我注意的是，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我做得不对，做得很不对。人们不应该伤害别人……”

“更不应该在抢走了一个人的东西后再去伤害他。”堂赫罗尼莫不满地说道，同时瞧了瞧我们大家，露出了一丝轻蔑的微笑。

“至于抢东西那件事，那是不真实的，”堂何塞·德·蒙托里亚继续说道，“因为我只是做了总司令命令我做的事。我说的话和干的事伤害了您，那倒是真的；现在，当我看见您拿着鸡来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意识到我那一次做错了。是我的良心这样对我说的。唉，坎迪奥拉先生，我是一个十分不幸的人！当一个人幸福的时候，他意识不到自己的缺点。可是现

在……真的，我亲爱的堂赫罗尼莫，我一看见您来了，我就感到要为那几拳向您道歉……我的手很重，而……所以一下子就……我不知道我干的事情……是的，我请求您原谅我，让我们成为朋友吧。堂赫罗尼莫先生，让我们成为朋友吧，让我们言归于好，忘掉过去的怨恨吧。仇恨会毒害人的心灵，心里老记住我们曾经做过不对的事情会使我们背上难以承受的负担。”

“在损害了别人之后，却用虚假的言词来了结这一切。”吝啬鬼说道，一面转过身来，把背朝着蒙托里亚，避开了那群人。“蒙托里亚先生，最好还是考虑考虑给我补足面粉的价钱……请原谅我点儿吧！……别的事情都与我无关。”

他嘟囔着说完这些就慢腾腾地走开了。蒙托里亚看到在场的人中间有人跟在他的后面辱骂他，就说道：

“你们让他安安稳稳地走吧，可怜可怜这个不幸的家伙。”

二十六

二月三日，法国人占领了耶路撒冷修道院，它座落在圣恩格拉西亚修道院和医院之间。在夺取如此重要的阵地之前所进行的那场战斗，就象在特内里亚斯的几次战斗一样残酷。杰出的工兵指挥官堂马科斯·西莫诺就是在那里阵亡的。在阿拉巴尔方面，围困者们没有取得多大进展；在六日和七日两天中，他们仍然未能控制克马达门大街。

市政当局很清楚，要把抗战再坚持很长时间那是难以办

到的。他们想用授予荣誉和奖励金钱的办法来激励爱国者们。在二月二日的布告里，当谈到征集物资的时候，帕拉福克斯说道：“我献出我的两块手表和二十套银制餐具，这是我仅剩下的财产了。”在二月四日的布告里，他答应将授予十二名表现最突出的人以骑士的称号，为此设立了一种名叫“西班牙贵族”的荣誉军功章；在九日的布告里，他则抱怨一些居民对祖国的命运漠不关心和听之任之；他推测士气低落的原因是由于“法国的黄金”所产生的影响之后，就用处以最严厉的惩罚来威胁那些表现怯懦的人。

三日、四日和五日这三天的战斗不象我所描写的最后一次战斗那样激烈。法国人和西班牙人都累垮了。在马格达莱纳小广场那边，我们仍然控制着几个街口，并用大炮守卫着它们，因为从这里可以牢牢地钳制敌人从帕洛马尔大街和帕沃斯特雷大街展开的两路进攻。我们在神学院的废墟上也架起了大炮，而那些法国人则因为确信无法用一般的手段把我们在那儿赶走，他们就不停地忙着埋设地雷。

我的营合并到埃斯特雷马杜拉营里了，因为两个营所剩下的人数还不到三个连。阿古斯丁·蒙托里亚任连长，我在二日那天也被提升为少尉。我们没有再回特内里亚斯参加那里的战斗，而是被派去驻守圣方济各修道院。这是一座宽广的建筑物，它为我们向驻扎在耶路撒冷修道院的法国人进行射击提供了很好的阵地。给我们分发的食品微乎其微，而象我们这些已经算在军官数目里的人，也和士兵们吃着同样的伙食。阿古斯丁留着他的那份面包，准备带给玛丽基亚。

为了占领医院和圣方济各修道院，从四日起，法国人开始

在地下埋设地雷，因为他们很清楚，除此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为了阻止他们实现这样的计划，我们也埋设了地雷，以便在他们炸死我们之前先把他们炸掉；这样一种在地球心脏里进行的火热般的工作，是世界上的任何一种工作都不能相比的。我们好象已经不成其为人了，似乎变成了另一类生物，变成了一群麻木不仁、冷酷无情、远离太阳、远离纯洁的空气和美丽的阳光的穴居者。我们在不停地挖着一条长长的地道，就象软体虫在漆黑的地底下按照自己身子的大小营造巢穴一样。在我们的鹤嘴锄刨地时发出的碰击声中，听到了一种如同回音般的沉闷的声音，那是法国人的鹤嘴锄发出的声音；我们和他们在地面上进行了较量并且打得两败俱伤之后，又在那阴森可怕的墓穴里互相寻找着，以求把对方消灭干净。

圣方济各修道院的唱诗处那里有几间宽敞的地下贮藏室。法国人在后面占据的房子里也有地下贮藏室，没有深地下室的房子是很少的。很多敌人都死在这些地下室里，有的是在毁坏的楼房塌下去时被压死的，有的则是被我们从远处射去的子弹打伤的，就是最隐蔽的地方，我们的枪弹也能打到。双方用镐锄挖掘的地道最后在一间地下室里碰到一起了：在我们的灯光下面，我们看到的法国人就象弯弯曲曲的地牢里在惨淡的红光映照下呈现出来的想象中的魔影一样；他们也看见了我们，双方立即对射了起来；但我们备有手榴弹，大家纷纷向他们投掷过去，把他们打得溃不成军，接着我们就追击敌人，在地道里与他们展开了白刃战。所有那一切都象是一场恶梦，一场有时我们在深沉的睡梦中为对付令人憎恶的生物而进行的痛苦的斗争；但它却是真的，而且这样的事情在

很多地方每时每刻都在重复地发生着。

在这种又苦又累的劳动中，我们经常替换着干，轮到休息的时候，我们就到科索大街去，因为那儿既是人们集合的中心地点，同时也是被围困者们的公园、医院和公墓。一天下午（我想是五日下午），我们埃斯特雷马杜拉营和圣彼得营的几个青年人待在修道院的门口，议论着围困期间发生的一些事情，大家认为要不了多久就将无法进行抵抗了。交谈的人在不断地更换着。堂何塞·德·蒙托里亚向我们走了过来，他满脸愁容地向我们打了个招呼，接着就在我们靠近门口的一张木凳上坐了下来。

“堂何塞先生，您听听这儿人们所谈论的吧。”我对他说道，“人们认为要把抵抗再坚持很多日子是不可能的。”

“小伙子们，你们别泄气，”他答道，“总司令在他的布告中说得对，城里有很多法国的金子在流呐。”

一位前来替几十名临终的人祈祷的圣方济各会的修士接过话说道：

“所发生的一切是令人痛心的。人们在那儿谈论的除了投降外，没有谈别的事情。好象这儿已不是萨拉戈萨了。谁还能了解第一次围困中那些刚毅的人呢！……”

“神父您说得对。”蒙托里亚赞同地说道，“真叫人惭愧，甚至连我们这些刚强的人，也被那种比瘟疫蔓延得还要快的软弱症感染了。总而言之，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会流传这种我们要投降的消息，可我们从来都没有投降过。他妈的！如果真象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的那样，在人死了以后还有点别的东西存在的话，有什么必要去为多活一天或少活一天而忧虑呢？”

“是真的，堂何塞先生，”修士说道，“粮食马上就要吃完了，真是哪儿没有面粉，哪儿就有怨恨。”

“完全是胡言乱语和娇生惯养！卢恩戈神父！”蒙托里亚高声说道。“好吧……如果这些以前过惯了舒服生活的人没有肉和面包就不能活的话，就算我们什么也没有说吧。好象就没有其他很多可以吃的东西似的……不管怎样，我是赞成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抵抗的。我遭受的不幸是惨重的：我失去了大儿子和孙子，使我非常伤心。但是，民族的荣誉充满了我的整个心灵，有时几乎没有一点空隙来容纳其他的感情。我还剩下一个儿子，这是我生活中的唯一安慰，是我的家庭和姓氏的寄托。我非但没有让他避开危险，而且还让他坚持抗战。如果我失去他，我将要悲痛得死去活来；虽然我唯一的继承人牺牲了，但却保住了国家的荣誉。”

“而我听说，”卢恩戈神父说道，“堂阿古斯丁先生表现了非凡的勇气。事情很清楚，这次战役的头等桂冠是属于宗教界那些杰出的勇士的。”

“不，我的儿子将不会皈依宗教。得让他放弃当教士的打算，因为我不能没有直接的传宗接代的人。”

“是的，您去对他讲传宗接代和那种草率的婚事吧。他自从当兵以后，好象有点变了；但是，过去他的言谈总离不开 *re theologica*①，我从来也没有听他讲起过什么 *erotica*②，他是个对圣多马③非常熟悉但却不知道女孩子的眼睛长在脸上什

① 拉丁文，意为“神学方面的事情”。

② 拉丁文，意为“情爱”。

③ 基督的十二使徒之一。

么地方的孩子。”

“阿古斯丁将要为我牺牲他渴望当神父的志愿。如果我们顺利地摆脱围困，而且皮拉尔圣母让他活着的话，我想马上叫他和门户相当的女子结婚。”

正说到这里，我们看见玛丽基亚·坎迪奥拉上气不接下气地向我们走了过来，走到我身边后她问我道：

“阿拉塞利先生，您看见我父亲了吗？”

“没有，堂娜玛丽亚小姐。”我回答道，“从昨天起我就没有看见过他。可能他在您家房子的废墟堆上，忙着看能不能找出点什么东西呐。”

“他不在那儿，”玛丽基亚灰心丧气地说道，“所有的地方我都找遍了。”

“您到过这后面靠近圣雅各修道院的地方了吗？坎迪奥拉先生常常去那儿瞧瞧他那座叫‘魔鬼之家’的房子，看它是不是被毁坏了。”

“那好吧，我现在就到那儿去。”

她走后，蒙托里亚说道：

“看上去她是坎迪奥拉老家伙的女儿了。她的确长得漂亮，不象是那只狼的崽子……上帝原谅我取的这个绰号吧。我想说的就是那位善良的人。”

“她是挺漂亮的。”那位修士赞同地说道，“但依我看，她是一个狡猾的女人，用坎迪奥拉老家伙这块木头是雕不出好的圣像来的。”

“不要讲别人的坏话。”堂何塞说道。

“坎迪奥拉小姐不是旁人。自从他们无家可归之后，这位

姑娘就一直和士兵们形影不离了。”

“她和他们在一起可能是为了护理伤员的。”

“也许是这样，但我觉得她更喜欢那些健康强壮的小伙子。她那俊俏的小脸蛋表明那上面没有一点羞耻感。”

“您这条蝎子的舌头！”

“这是千真万确的。”修士补充道。“常言说得好，有其父必有其子。人们不是都断定说她的母亲佩帕·林孔这个女人是个婊子，或者与婊子差不了多少吗？”

“也许是个轻佻的女人……”

“轻佻并不坏！她被第三个情夫抛弃之后，堂赫罗尼莫先生就把她弄去了。”

“不要再诋毁人家了，”蒙托里亚命令道，“即使是世界上最坏的人，我们也别议论他的德行。”

“就是坎迪奥拉一家所有人的灵魂加在一起，我也不会给一个马拉维迪①。”修士辩解道。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堂赫罗尼莫在那里呢。他看见我们了，朝这边走来了。”

的确是他，坎迪奥拉老家伙沿着科索大街慢腾腾地走着，来到了修道院的大门口。

“您下午好，堂赫罗尼莫先生，”蒙托里亚对他说道。“我们已经说好了让那点小仇小恨过去算啦……”

“刚才您那位纯洁的女儿曾在这儿打听您。”卢恩戈不怀好意地对他说道。

“她在哪儿？”

① 西班牙古钱币。

“她上圣雅各修道院那边去了，”一位战士说道。“她可能要被法国人抢走的，他们就在附近那一带活动。”

“当他们知道她是堂赫罗尼莫先生的女儿时，也许会尊重她的。”卢恩戈说道，“坎迪奥拉朋友，那儿人们在谈论的都是真的吗？”

“什么？”

“人们说这几天您越过法国人的防线去和那帮恶棍商谈了。”

“我！多卑鄙的诽谤！”吝啬鬼大声嚷道。“只有那些为了中伤我的仇人才会说这种话。蒙托里亚先生，这些谣言是您散布的吧？”

“我连想都没有这样想过。”这位爱国者答道，“但我确实听到这样说了。记得我曾为您辩护过，担保坎迪奥拉先生是不会把自己出卖给法国人的。”

“我的仇人，我的仇人想败坏我的名声！他们编造了多么恶毒的话来诽谤我！在我失去了财产之后，他们又想使我名誉扫地。先生们，我在松布拉街的那座房子，一部分屋顶已经倒塌了。有比这更使人痛心的事吗？我在圣方济各修道院后面和紧挨着圣雅各修道院果园的一座房子虽被完好地保存下来了，但是现在被军队霸占了，他们把我这座房子糟蹋得不成样子。”

“你那房子不值几个钱，堂赫罗尼莫先生，”修士说道，“而且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十年以前谁也不愿意到那座房子里去住。”

“这是因为人们硬说那里可能有魔鬼……不过，我们别谈

这个了吧。你们看见我的女儿在这儿了吗？”

“这朵洁白无瑕的百合花朝圣雅各修道院那儿找她可亲的爸爸去了。”

“我的女儿已经疯疯癫癫了。”

“有这么一点。”

“在这件事上，蒙托里亚先生也有罪过。我的仇敌，我的那些阴险毒辣的仇敌不让我喘气。”

“什么！”我的保护人高声叫道，“这个女孩子染上了她母亲的不良习气我也有过错吗？……我要说的是……我这张该死的嘴！她的母亲是一位堪称典范的太太。”

“我不会理睬蒙托里亚先生的侮辱，对这些话我嗤之以鼻。”吝啬鬼气得暴跳如雷，恶狠狠地说道，“堂何塞先生与其侮辱我，倒不如管好您的孩子阿古斯丁，这个浪荡子和骗子手，是他把我女儿搞得神魂颠倒的。不，即使他想她想疯了，我也不会把女儿嫁给他。他想把她从我手里抢去。堂阿古斯丁那个小子真狡猾！不，他要娶她做妻子是办不到的。我的玛丽亚要比他宝贝，要宝贝得多。”

堂何塞·德·蒙托里亚听了这番话，面色刷白，他朝坎迪奥拉走了几步，毫无疑问，他想再现安东·特里略街上的那个动武的场面。接着，他克制住了自己，这样痛心地说道：

“我的上帝！你给我力量让我抑制住自己不要冲动发火吧。在这个人的面前，我能够平息我的暴怒并低声下气吗？我求他原谅我伤害了他，向他低头，并伸出了朋友的手，可是，他却站在我的面前又来凌辱我，把我羞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卑鄙的东西！你惩罚我吧，你杀死我，喝干我的血，然

后把我的骨头卖给人家去做钮扣吧；但是，你这张齜齜的嘴不要这样辱骂我亲爱的儿子！你说了些什么？你说了我的阿古斯丁什么？”

“都是事实。”

“我不知道怎样克制住我自己。先生们，请你们为我的宽容厚道作证。我不想再发火了，我不想欺负任何人，也不愿亵渎上帝。我原谅这个人的卑鄙行为；但是，他得立刻从我的面前滚开，因为看着他，我就不能担保自己会干出什么来。”

坎迪奥拉被这番话吓坏了，就走进了修道院的大门。卢恩戈神父带着蒙托里亚顺着科索大街往那一头走去。

同时，从聚集在那儿的士兵中间开始发出了一阵阵的怨言，这些怨言表明了人们对玛丽基亚父亲十分憎恨的情绪；但是，联系到他过去的所作所为，这种情绪就不足为奇了。人们把他推来搡去，他想溜走，但是被大家拦住了，也不知道怎么他就被那一群威胁着他的人一下子带进了修道院。这时，有人愤怒地喊道：

“扔到井里去，你们把他扔到井里去！”

几双手抓住了坎迪奥拉，他被打得遍体鳞伤，原先破旧的衣服现在被撕得更加破烂不堪。

“他就是那种散发钱币想让部队投降的人。”一个人说道。

“对，对。”其他人叫道。“昨天人家说他在商场那边散发钱了。”

“先生们，”这个不幸的家伙用喑哑的声音说道，“我向你们发誓，我从来没有散发过钱。”

事实确实是这样。

“昨天晚上听说有人看见您越过防线混到法国人那边去了。”

“今天早晨他才从那里回来。把他扔到井里去！”

我和另一个朋友奋力争夺了一会儿，想把准要丧命的坎迪奥拉抢救出来；但是，只是在我们用了恳求和说服的办法后，才达到了我们的目的，我们这样说道：

“小伙子们，我们不要鲁莽从事。这个下贱的老家伙能做出什么害人的事呢？”

“真的，”极端惶惑不安的坎迪奥拉接着说道，“我能做出什么坏事呢？我一向都在忙着救助那些贫穷的人。你们不要杀死我，你们是圣彼得教友营和埃斯特雷马杜拉营的战士；你们都是些好样的孩子。你们放火烧毁了特内里亚斯的那些房屋，我在那里找到了一只小鸡卖了一个盎司金币。谁说我要把自己出卖给法国人？我恨他们，我不愿看见他们，而对你们，我就象爱我自己的性命一样爱你们。我的亲爱的孩子们，让我安静下来吧。我失去了一切，但至少要我留下这条老命。”

他的这番悲恸的诉说以及我与我朋友的恳求使战士们的态度软下了一些；最初那一阵沸腾的情绪一旦过去，我们救出这个倒霉的老家伙就容易了。在这个阵地上的那些人换防以后，他就完全平安无事了；但是，当我们把他从死亡中解脱出来并给了他一块面包的时候，他甚至连感谢的话都没有说一句。稍过了一会儿，他已有气力走路了，就往街上走了过去，在那儿他遇上了他的女儿。

二十七

那天下午，法国人几乎把所有的力量都用来对付埃布罗河左岸的地区。他们攻打耶稣修道院，炮轰皮拉尔教堂，而为数最多的病人和伤员正是躲藏在这里的，他们以为这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总要比其他地方更加安全。

那一天，在城里干的活儿不多。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地雷上，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向敌人表明，我们不会坐等他们把我们炸死，而是将设法炸死他们，或者至少也要让他们和我们同归于尽。

夜里，双方的军队好象都休息去了。地道里已经听不到鹤嘴锄粗重的刨土声。我来到了外面，走到圣雅各修道院附近，遇见了阿古斯丁和玛丽基亚，他们坐在“魔鬼之家”的一扇大门的门槛上，恬静地交谈着。他们看到我很高兴，我就在他们的旁边坐了下来，分享着他们吃的面包块。

“我们没有安身的地方。”玛丽基亚说道，“我们本来住在奥尔加诺胡同一所房子的门道里，人家把我们赶出来了。为什么人们这样讨厌我那可怜的父亲呢？他干了什么伤害他们的东西啦？后来我们又住到马雷阿斯街的一间破房子里，但是又让人家把我们赶了出来。接着，我们坐到科索大街的一个拱门的下面，但所有待在那里的人都躲开了我们，这把我的父亲气火了。”

“玛丽基亚，我的心肝，”阿古斯丁说道，“我希望围困快点

结束，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都行。如果我们活着不能成为幸福的人的话，愿上帝让我们两人双双死去吧。我不知为什么，在这么多不幸的遭遇中，我的心里却充满了希望；不知为什么我的脑子里会产生这些喜悦的念头，我总是想望着一个美好的未来。为什么不呢？难道一切就应该是不幸和灾难吗？我家里遭到了无比惨重的灾祸。我母亲得不到安慰，她也不想得到安慰。没有人能够使她离开安放着我哥哥和侄儿尸体的地方；在我们硬把她从那里远远地拖开以后，不一会儿我们就看到她又在石子铺成的街道上爬着往回走。她，我的嫂子，还有我的姐姐，她们的样子真叫人可怜。她们都不肯吃东西，祈祷的时候尽说胡话，把圣徒们的名字弄得颠三倒四。今天下午，我们终于把她们送到了有一个有遮掩的地方，强迫她们在那里休息，吃点东西。玛丽基亚，上帝把我的亲人们搞到了多么凄惨的境地啊！难道就没有理由期待上帝最终将对我们发发慈悲吗？”

“是的，”坎迪奥拉小姐答道，“我的心灵告诉我说，我们已经度过了我们生活中的痛苦的岁月，而且我们将要过安稳的日子了。围困很快就要结束，因为据我父亲说，剩下的日子屈指可数了。今天早晨，我曾去过皮拉尔圣母院；当我跪在圣母面前的时候，我觉得圣母在看着我，并对我笑了。后来，我从教堂里走了出来，一种强烈的喜悦使我的心激动了起来。我望望天空，觉得那些炮弹就象玩具一样，我看看所有的伤员，觉得他们都恢复了健康；我又瞧瞧人们，感到在他们身上也看到了我胸中洋溢着的那种喜悦的心情。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今天在我身上发生的这一切；我心里感到高兴。毫无疑问，上帝和圣母已经在同情我们了；而我心脏的跳荡，这种喜悦激动的

心情，都预示着在遭受了这么多的痛苦之后，我们终于将成为幸福的人了。”

“你说的是真的。”阿古斯丁赞同道，并充满情爱地把玛丽基亚拥抱在怀里。“你的预感就是法规；你那颗和神灵息息相通的心是不会骗我们的。听着你说的这些话，我觉得使我们窒息的苦难气氛在消失；我也愉快地呼吸着幸福的空气。我希望你父亲不要反对你和我结婚。”

“我父亲是个好人。”坎迪奥拉小姐说道，“我相信，如果城里的那些人不伤害他，他会更加仁慈的。但是人们不愿意看到他。今天下午，他在圣方济各修道院又被人家欺侮了；当他在科索大街见到我的时候，他气极了，并且发誓一定要报仇。我曾想让他怒气平息下来，但说什么也都是白费口舌。人们到处撵我们。他攥紧拳头，乱喊乱叫，威胁要打路上的行人。后来他就跑到了这儿。我想他是来看看我们的这座房子是不是被人家毁坏了，我就紧跟着他走到了这里；当他听到我的脚步声的时候，他向我转过身来，好象吓得魂不附体似的，他对我说道：‘傻丫头，多管闲事的丫头，谁让你跟着我的？’我什么也没有回答；但当看到他向法国人那边跑了过去打算越过防线的时候，我想拦住他，就对他说道：‘爸爸，你到哪儿去？’于是他答道：‘你不知道我朋友堂卡洛斯·林德内尔在法国部队里吗？他就是去年在萨拉戈萨服役的那个雇佣军长官。我去看看他；你可能记得他还欠我一点钱呐。’他让我待在这儿就径自走了。我感到难过的是，他的仇人如果知道他越过防线跑到法国人阵地上去了，他们会叫他叛徒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由于我非常爱他而使我觉得他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来。我担心他会发生什么不幸，所以我巴不得围困结束。阿古斯丁，围困快要结束了，不是真的吗？”

“是的，玛丽基亚；快结束了，我们俩将结婚了。我父亲想让我结婚。”

“你父亲是谁？叫什么名字？难道还不是对我讲的时候吗？”

“你会知道的。我父亲是萨拉戈萨的一位重要人物，而且深受人们的爱戴。你干吗还要了解得更多呢？”

“昨天我曾想打听一下他……我们女人们都是好奇的。我向在科索大街碰见的好几个熟人询问：‘你们知道那位失去了长子的先生是谁吗？’但由于有类似情况的人这样多，人们就都笑话我。”

“到时候我会向你揭开这个谜底的，而且当我告诉你时，还可能给你带来一个喜讯。”

“阿古斯丁，要是我和你结了婚，我想让你带我离开萨拉戈萨几天，我希望在这段短短的时间里看看其他一些房屋，别的树木和地区；我希望到其他地方住几天，我在这儿已经受过那么多苦了。”

“是的，我心上的玛丽基亚，”阿古斯丁·蒙托里亚感情激动地高声说道，“我们将去你想去的地方，远远地离开这儿，明天就……明天，不，因为围困还没有解除；后天……总之，当上帝愿意……”

“阿古斯丁，”玛丽基亚显得有点儿困倦，她声音低微地说道，“我想待我们旅行回来后，就重新修建我在里面出生的那座房子。那棵柏树还长在那里呢。”

玛丽基亚低垂着头，差不多已经被睡魔征服了。

“你想睡吗，可怜的人儿？”我的朋友一面对她说，一面把她抱在怀里。

“我已经有好几夜都没有睡觉了。”姑娘闭上眼睛答道，“忧虑、痛苦和恐惧使我无法入睡。今天晚上我累垮了，我所感到的宁静催我入眠。”

“你就在我怀里睡吧，玛丽基亚，”阿古斯丁说道，“当你醒来的时候，但愿你的心里也能象现在一样踏实。”

过了一会儿，我们还以为她睡着了，玛丽基亚在半醒半睡中这样说道：

“阿古斯丁，我希望你不要让这位善良的克迪塔太太离开我的身边，当我们谈情说爱的时候，她帮了我们那么多忙……你已经看出来我说得对，我告诉你我父亲是去法国人那边要帐的……”

后来，她没再多说话，就进入深沉的梦乡了。阿古斯丁坐在地上，把她放在自己的双膝上，抱在怀里。我用大衣盖住了她的脚。

为了不打扰姑娘的睡梦，阿古斯丁和我都没有说话。那个地方相当僻静。在我们的背后是“魔鬼之家”，它紧挨着圣方济各修道院，对面是圣雅各修道院，它的果园四周是沿着几条弯曲、狭窄的胡同而垒起来的一道长长的围墙。胡同里面，换岗的哨兵和一队队开赴前沿阵地或从前沿阵地上撤下来的士兵川流不息。战火完全停息了，这种间歇预示着第二天将有大规模的战斗。

突然，在这种寂静中我听到了从我们下面的地下深处传

来了一阵阵沉闷的敲击声。我立刻就清楚了，法国布雷工兵的鹤嘴锄已经挖到那里了；我把我的疑虑告诉了阿古斯丁，他也注意听了一会儿，接着对我说道：

“真的，好象他们在埋地雷。但是，他们从这里往哪儿挖呢？他们从耶路撒冷修道院挖掘的地道都被我们的地道截断了。他们要向前一步，都将遭到我们的阻击。”

“这声音表明他们在圣雅各修道院那边埋地雷。那座建筑物有一部分已被他们占领了。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能挖到圣方济各修道院的地下贮藏室。要是他们偶然推断出，可以通过圣方济各修道院的底层打通从圣雅各修道院到圣方济各修道院的通道，那末，他们现在挖的大概就是这条地道。”

“你赶快跑到修道院去，”他对我说，“到地下室里去瞧瞧，如果听到声音，就把所发生的一切向雷诺瓦莱斯汇报。要是有什么情况，你就马上来叫我。”

阿古斯丁一个人留在那里陪伴着玛丽基亚，我就到圣方济各修道院去了；当我走进地下室的时候，我和其他几个爱国者碰到了一位工兵军官，因为我对他讲了我的忧虑，他便对我这样说道：

“他们通过由耶路撒冷修道院和医院起在圣恩格拉西亚大街下面挖掘的地道不可能接近这里，因为我们的地下工事已经使他们的地道失去了作用，只需用几个人就可以截住他们了。在这座建筑物下面，我们控制了教堂的地下室、贮藏室和东边回廊那里的地窖。修道院有一部分地方没有埋上地雷，这就是它的西边和南边。不过，那里没有地窖，他们从这两边是无法接近到我们这里的，所以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在那儿挖

掘地道。相邻的那座房子也被我们控制住了，我察看过那里的地下室，它几乎紧贴着修士会大厅的地洞。如果他们控制了‘魔鬼之家’，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埋上地雷，把修道院的南边和西边两个部分全部炸毁掉。但是那座建筑物在我们手里，而且从那儿到圣雅各修道院和圣罗莎修道院对面的法国人的阵地，还有好大一段距离呢。除非在‘魔鬼之家’和圣雅各修道院或者圣罗莎修道院之间有一条暗道，可以使他们不被发觉的情况下就接近我们，要不然，他们是不可能从那儿进攻我们的。”

我们围绕着这个问题一直谈论到黎明。天亮的时候，阿古斯丁非常高兴地走进来对我说，他终于把玛丽基亚安顿在她家以前住过的那个地方了。接着，我们便作了一番准备，以便在那一天好好干一下。因为法国人已经占领了医院，更确切地说，他们占领了医院的那堆废墟，并想进攻圣方济各修道院，他们不是从地底下，而是打算在光天化日之下毫无掩蔽地发起这场进攻。

二十八

圣方济各修道院的得失将决定整个城市的命运。哪个国家占领了这座位于科索大街中心的大型建筑物，就占有了无可争辩的优势。为了给冲锋打开一个缺口，法国人从一清早就开始对它进行炮击，而萨拉戈萨人则把他们最精锐的力量都调到了那里，以便进行防卫。由于兵源匮乏，直到那时为

止，有很多只能作助手的伤势严重的人也拿起了武器。萨斯、塞雷索、拉卡萨、彼德拉菲塔、埃斯科瓦尔、莱瓦以及堂何塞·德·蒙托里亚，所有这些伟大的爱国者也都赶到这里来了。

在圣希尔街的入口处和西内哈拱门那里架设了几门大炮，以便阻挡敌人凌厉的攻势。由于几乎没有什么炮手了，我与埃斯特雷马杜拉的另外几名战士便被派去操纵那几门大炮；当我告别留在圣方济各修道院指挥连队战斗的阿古斯丁时，我们互相拥抱，以为再也不会见面了。

在科索大街十字架台的街垒那边，堂何塞·德·蒙托里亚腿部被打伤了，他不得不撤了下来；但是，他把身子靠在与西内哈拱门相邻的一座房子的墙上，曾一度顶住了因流血而引起的昏眩，直到最后他感到要晕过去的时候才叫我，对我说道：

“阿拉塞利先生，我的眼睛看不清东西了……我什么也看不见……该死的血，当战斗最需要它的时候，它怎么流得这么快！您愿意帮我一下吗？”

“先生，”我对他说道，并向他跑了过去，一把将他扶住，“最好您还是撤到您住的地方去吧。”

“不，我要待在这儿……但是，阿拉塞利先生，如果我的血流尽了……这该死的血流到什么鬼地方去了呢？我的腿好象成了棉花做的似的……我将象只空口袋一样倒在地上。”

他以惊人的毅力想使自己强打起精神来；但是，与其说是由于伤势严重，倒不如说是因为流血和这些天来没有吃什么东西，加之缺少睡眠以及忧烦，他几乎失去了知觉。虽然他恳求我们让他靠着墙留在那里，以便不错过了解即将进行的战

斗的每一个细节，但我们还是把他抬到了他的住处，就在科索大街向雷富希奥街拐弯的地方。他家安顿在楼上的一间房间里。整座房子都挤满了伤员，堆积在那儿的很多尸体几乎把大门都堵塞了。在狭窄的门道和里面的房间里，要想迈动一步都很困难，因为到那儿去等死的人把那边的一些地方都塞满了，而且很难分辨出死人或活人。

当我们把蒙托里亚抬进里面的时候，他说道：

“不要把我抬到上面去，小伙子们，我一家都在那儿。你们就把我放在下面这间屋子里吧。那儿有张柜台，它对我挺合适。”

我们把他安置在他所说的那个地方。楼下这间屋子原先是个商店。柜台下面有几个那一天刚断气的伤员和时疫病患者；在散发着臭气的地上，到处都是病人，他们就躺在一匹一匹的布上。

“去看看，”他继续说道，“那儿是不是有个把慈善的人给我流血的伤口包一块粗麻布……”

一位妇女向他走了过来，她是玛丽基亚·坎迪奥拉。

“愿上帝嘉奖你，姑娘。”蒙托里亚看见她拿着绷带和麻布来给他包扎，便对她这样说道，“现在你给我稍微治一治这条腿就行了。我看骨头并没有断。”

正在这时候，大约二十个老乡拥进了房子，他们打算从那些窗口里向医院废墟那边开火。

“阿拉塞利先生，您也去向敌人开火吗？您等一下，把我带去，看来我自己一个人不能走路了。您从窗口指挥战斗吧。瞄准一点。不要让医院那边的敌人喘气……去瞧瞧，年轻人，

快点走吧。您手头有刀吗？最好把挂着的这块肉割掉……阿拉塞利先生，情况怎么样？我们要赢了吧？”

“我们打得很好，”我从窗口回答他道，“现在他们向医院那儿撤退了。圣方济各修道院是一块不太好啃的硬骨头。”

这时候，玛丽亚目不转睛地盯着蒙托里亚，同时非常认真细致地为他治疗。

“孩子，您真是心灵手巧的人。”我的朋友说道，“好象您的手并没有碰到我的伤口……但是，您干吗老是瞧着我呢？难道我脸上有特别的地方吗？看看……好了吗？……我要设法站起来……但是，如果我站不起来……我的血管里流的是什锦葵水^①啊？他妈……我又要骂……我怎么改不掉这坏习气……阿拉塞利先生，我对自己真没有办法。情况怎么样？”

“先生，好极了。我们勇敢的老乡们正在创造奇迹。”

这时，来了一位受伤的军官，人们给他缠上了绷带。

“一切都在按照所希望的那样进行着。”他对我们说道，“他们攻不下圣方济各修道院。医院那儿的敌人被击退了三次。但是，先生们，惊人的事情发生在圣雅各修道院那边呐。当看到法国人要占领紧靠着‘魔鬼之家’的果园的时候，勇敢的奥里维拉营的士兵们在皮诺-埃尔莫索指挥下，端着刺刀向敌人冲了过去，不仅把他们赶跑了，而且打死了很多人，还抓了十三个俘虏。”

“我要到那儿去。奥里维拉营万岁！皮诺-埃尔莫索侯爵

^① 锦葵水系一种西班牙的民间饮料，有镇静作用，服后使人感到周身软瘫无力。

万岁！”堂何塞·德·蒙托里亚以高昂的激情呼喊道。“阿拉塞利先生，我们到那儿去，您带我去吧。那边有一副拐杖吗？先生们，我的腿不听我使唤。但是我这颗心要上那儿去。再见吧，孩子，漂亮的土大夫……但是，您为什么一个劲儿地瞧着我！……您是认识我的，我也觉得在什么地方看见过这张脸……对，……可我记不起在什么地方了。”

“我也见过您一次，仅仅一次，”玛丽基亚沉着地说道，“但愿您不要把我忘了。”

“我将不会忘记您的恩惠。”蒙托里亚补充道，“您象是一位挺善良的姑娘……而且确实十分漂亮。再见吧，我非常感激，非常非常感激……请拿一副拐杖来，拿一根手杖来，我走不了啦，阿拉塞利先生。请您用胳膊扶着我……我眼前的东西怎么这样模糊呢？……我们上那儿去，把法国人从医院里赶出去。”

经过我的劝阻，他放弃了想要出去的这种冒失的打算，当我正准备一个人走的时候，听到了一声爆炸，它的声音如此强烈，以致无法用语言里的任何词汇把它强有力地表达出来。好象整个城市都被地下爆发出来的巨大火山抛向了天空。所有的房子都在摇晃，烟尘形成的巨大云块把天空遮得暗淡无光；我们看到墙壁的断块，炸得支离破碎的屋架、木头、瓦片、大量的土块和各种各样的东西落满了整个大街。

“愿皮拉尔圣母救救我们吧！”蒙托里亚大声喊道。“好象整个世界都给炸毁了。”

病人和伤员们在喊叫，以为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来到了，我们大家也在心里把自己托付给了上帝。

“这是怎么一回事？萨拉戈萨还存在吗？”有一个人问道。

“我们也进行爆炸吗？”

“这一声可怕的爆炸大概是在圣方济各修道院。”我说道。

“我们跑步到那儿去。”蒙托里亚拖着虚弱的身体，强打起精神来这样说道，“阿拉塞利先生，不是说采取了一切戒备措施来保卫圣方济各修道院吗？……但是，这儿连一副拐杖也没有嘛！”

我们向科索大街走去，在那里我们确实立刻看到了圣方济各修道院大部分地方被炸毁了。

“我的儿子在修道院里。”脸色惨白得象死人一样的蒙托里亚说道。“我的上帝啊，如果你已经决定我也要失去他，就让他为祖国死在光荣的岗位上吧！”

我在本书头几页中提到过的那个爱唠叨的乞丐，这时向我们走了过来。他拄着拐杖在吃力地走着，看样子身体非常虚弱。

“苏苏·科达，”爱国者对他说道，“把你的拐杖给我，你要它没有什么用。”

“阁下，您让我走到那扇大门那儿再把它给您吧，我不愿意死在大街上。”瘸子答道。

“你要死了吗？”

“好象是这样！我浑身发烫。昨天我的肩膀受了伤，子弹还没有给我取出来。我感到要离开人世了。阁下把拐杖拿去吧。”

“你是从圣方济各修道院来的吗？”

“不是，先生，我本来待在拦河坝拱门那儿……那个地方有一门大炮，我们打了很多发炮弹。可是，当我们连想都没有

想到的时候，圣方济各修道院就被炸毁了。南边和西边全都炸塌了，很多人被埋在下面。听大伙儿说，这是由于有人叛变……再见吧，堂何塞……我就待在这儿……我的眼睛看不清了，舌头也不灵了，我要离开人世了……皮拉尔圣母保佑我，阁下把我这儿的拐杖拿去吧。”

蒙托里亚靠着拐杖朝遭到惨祸的地方走了一点，但我们得绕过圣希尔街，因为不能继续往前走了。法国人已经停止从医院那边对修道院进行骚扰，但他们从圣雅各修道院那边向它发起了进攻，迅速占领了那里的废墟，而没有人能够从他们手里把它夺过来。圣方济各修道院的教堂和钟楼依然屹立在那儿。

“唉，卢恩戈神父！”蒙托里亚说道，招呼着叫这个名字的那位修士，他正急急忙忙地朝圣希尔街跑去。“出什么事啦？总司令在哪儿？他死在废墟堆里了吗？”

“没有。”神父站住答道，“他和其他几个指挥官在圣腓力小广场。我可以告诉您，您的儿子阿古斯丁得救了，因为他和另外一些人是待在钟楼里的。”

“感谢仁慈的上帝！”堂何塞·德·蒙托里亚交叉着双手说道。

“南边和西边全被炸毁了。”卢恩戈接着说道。“不知道他们怎么能在哪里埋上地雷的。地雷想必埋在牧师会大厅的下面，那里我们原先没有埋雷，以为那儿挺安全。”

“还有，”一位全副武装的老百姓说道，并走到了人群的跟前，“我们控制着与修道院相邻的那座房子，而法国人只占据了圣雅各修道院和圣罗莎修道院的一部分，他们不可能轻而

易举地就接近那里。”

“所以人们认为，”一位背着枪来到我们中间的修士说道，“他们在圣罗莎修道院和‘魔鬼之家’中间找到了一条暗道。他们占据了这座房子的地窖后，只要再挖一条很短的地道，就能一直通到牧师会大厅的地下室了。”

“一切都已经明白了。”一位上尉说道，“‘魔鬼之家’有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大地窖。毫无疑问，从这个地窖起有一条通道和圣罗莎修道院相连，从前这座房子是属于那个修道院的，并且作过粮仓和库房。”

“那么，假若这是真的，如果有这样一条通道的话，”卢恩戈补充道，“我明白了是谁把它告诉给法国人的。你们已经知道，当敌人在圣雅各修道院的果园那里被击退的时候，我们曾经抓住了几个俘虏。他们中间就有坎迪奥拉这个老家伙，这几天他去过几次法国人的营地，从昨天夜里起他就投到敌人那边去了。”

“肯定是这样，”蒙托里亚断言道，“因为‘魔鬼之家’是坎迪奥拉的房子。这个该死的犹太人对这座房子的一些通道和隐蔽的地方再清楚不过了。先生们，我们去见总司令……人们相信科索大街还能保得住吗？”

“怎么就保不住了呢？”那位军人说道。“所发生的事只不过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就是又死了几个人。人们还打算收复圣方济各修道院的教堂呐。”

大家都端详着那位军人，他如此镇定自若地谈论着那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他用简洁的语言所表达出来的那种凌云壮志，好象是开的一个玩笑，然而，在那部难以置信的史诗中，

这一类的玩笑却常常变成了现实。

那些不相信我的话的人，请你们翻开历史，你们会看到，那几十个筋疲力尽、饥饿难忍、光着脚和上身的人——其中有几个已经受了伤——在钟楼上坚持了整整一天，而且不满足于这一点，他们散开了队伍，爬上了教堂的屋顶，在这儿和那儿开了无数的天窗；他们不顾敌人从医院射来的枪弹，向法国人投掷手榴弹，迫使他们在那天傍晚丢下了教堂。整个夜里敌人都在试图重新攻占它，但是直到第二天，在屋顶上射击的人们撤退到萨斯塔戈大楼那儿以后，他们才达到了这个目的。

二十九

萨拉戈萨会投降吗？说这种话的人应该处死。

萨拉戈萨不会投降。即使敌人将把这座城池化为灰烬；将那些古老的房屋夷为平地；它的一百座教堂都将倒塌在地；它的土地将裂开缺口、喷吐出火焰，地基也将被抛向天空，屋上的瓦片将落入井底；但是，在瓦砾和死者中间，总会有活着的人说，萨拉戈萨不会投降。

最令人绝望的时刻来到了。法国人停止了炮击，一个劲儿地在埋地雷。他们要想夺取西班牙的国土，就得把它全部炸毁。科索大街有一半已落到他们手里了，被打得溃不成军的西班牙人撤到了街对面的人行道上。在特内里亚斯那边，在我们左边的阿拉巴尔，法国人也取得了优势，而且他们埋设的炸药一刻不停地在爆炸。

最后,简直叫人难以置信!就象过去我们适应大炮的轰击一样,我们对地雷的爆炸竟也习以为常了。有时可能会传来一阵犹如万雷齐鸣的轰响。出了什么事啦?什么事也没有:是一所大学,桑格雷小教堂,阿兰达大楼,或是这个修道院或那个教堂已不复存在了。那不是生活在我们这个和平而静谧的地球上,而是居住在雷电交加的地域;在这个乱糟糟的世界里,到处都是巨大的轰响,到处都是倒塌的房屋。哪儿都没有可以落脚停留的地方,因为地面已不成其为地面了,每一栋房子的楼底下都会裂开一个火山口。然而,那些人仍然继续抵御着不断喷火的火山和片刻不停的风暴的袭击。没有堡垒,他们就利用修道院作堡垒;没有修道院,就利用大楼;没有大楼,就利用简陋的房屋。还有几堵墙壁依然矗立在那儿。

人们已经不吃东西了。如果随时都在等死的话,何必还要吃东西呢?成百成千的人都在爆炸中死去了,而时疫病也成为了一种爆发型的疾病。一个人有幸安然无恙地从枪林弹雨中逃出来后,一拐过街角,可怕的寒、热便会突然攫住他,要不了多久就把他带向死亡。已经没有亲人了,也没有朋友;甚至人们彼此都认不出来了,被烟尘和血污弄黑了的一张张面孔,已经完全变了模样,形容枯槁憔悴;当人们在战斗之后聚集在一起时,便互相询问着:“你是谁?您是谁?”

那些钟已经不再报警,因为没有敲钟的人了;已经听不到报贩的叫卖声,因为不再发布公告了;已经不再做弥撒,因为没有神父了;已经不再唱霍达舞曲,因为随着人们的死亡,声音也在喉咙里消逝了。死一般的寂静不时笼罩着整个城市。只有大炮还在轰鸣,两个国家的前沿部队也不再以互相辱骂的

方式来寻开心了。除了愤怒，人们的心中开始充满了悲伤；垂危的城市在沉默中挣扎，以便使任何一点力量都不致消耗在令人讨厌的叫嚷声中。

必须投降，这是人们普遍的想法，但谁也不把它说出来，而只是藏在心底，如同隐瞒着即将去犯罪的念头一样。投降！这好象是不可能的事，是件难以办到的事，而死亡倒是比较容易做到的。

圣方济各修道院被炸毁后已经过去一天了；但在时光的流逝中，好象不曾有过这样可怕的一天，它似乎仅仅存在于人们想象中虚构的国度里。

在阿尔卡达斯街的大部分房屋倒塌前不久，我曾经在那儿待过。后来，我就跑往科索大街去完成一项交给我的差事了。我记得城里沉闷而浑浊的空气使我窒息得连腿也迈不动。我在路上碰见了几天前在特内里亚斯区看到的那个孤孤单单的、啼哭不止的小孩子。这时，他也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走着，哭着，而且，这个可怜的孩子把手伸进嘴里，好象在吃着自己的指头一样。即使如此，谁也没有去理会他。我也漠然置之地从他的身边走了过去，但随后有一个细微的声音在我的心里嘀咕着什么，我便转回去把他带走了，并给了他几小块面包。

办完了差事，我便往圣腓力小广场跑去，在阿尔卡达斯街遭难之后，我们营幸存的少数几个人就待在那里。已经是夜里了；虽然在科索大街的人行道之间还有激烈的炮火，但由于我手下的人已筋疲力尽，就只好留下来作第二天战斗的预备人员了。

我一到那儿，就看见一个人身上裹着斗篷在踱来踱去，他

对任何事和任何人都一概不加理会。他就是阿古斯丁·蒙托里亚。

“阿古斯丁！是你？”我说着向他走去。“你脸色多苍白，人都变样了！你受伤了吗？”

“别管我，”他粗鲁地回答我道，“我不愿别人来打扰。”

“你疯啦？你怎么啦？”

“我跟你讲，别管我，”他用力推开了我，继续说道，“告诉你，我愿一个人呆着，我不想看见任何人。”

“朋友，”我意识到某种可怕的痛苦在折磨着我同伴的心灵，我就说道，“如果发生了什么使你感到不愉快的事情，你就告诉我吧，我会替你分忧的。”

“那你真的不知道吗？”

“我什么也不知道。你知道我与二十个人被派到阿尔卡达斯街去了。自从昨天圣方济各修道院被炸毁以来，我们还没有见过面呐。”

“不错，”他答道，“加夫列尔，我已经在科索大街上的街垒那边寻找过死神了，但是死神却不愿到我身边来。无数同伴都在我的身边牺牲了，却没有一颗子弹打中我。加夫列尔，我亲爱的朋友，请把你的一支手枪对准我的太阳穴，结束我的生命吧。你相信吗？刚才我曾打算自杀……我不知道……好象伸来一只无形的手，把枪从我的太阳穴上挪开了，接着，另外有一只柔软温暖的手抚摩了一下我的前额。”

“安静一点，阿古斯丁，把你的事告诉我吧。”

“我的事！现在几点啦？”

“九点。”

“还差一小时！”他大声叫道，并神经质地颤抖了起来。“六十分钟！到时候可能法国人已把我们所在的圣腓力小广场炸毁了，也许顷刻之间，大地就会在我们的脚底下被掀翻，裂开一个可怕的深渊，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埋葬在里面，所有的人：受害者和刽子手们。”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受害者？”

“你不知道？倒霉的坎迪奥拉，他被关在新钟楼里面。”

新钟楼的门口有几名士兵，暗淡的灯光照着入口的地方。

“的确，”我说道，“我知道，这个可耻的老家伙，同几个法国人一起，在圣雅各修道院的果园里被抓住当了俘虏。”

“他的罪行是确凿无疑的。他把连接圣罗莎修道院与‘魔鬼之家’的通道告诉了敌人，这条暗道只有他才知道。除了充足的证据外，这个不幸的家伙因为想活命，今天下午把一切都招认了。”

“已经把他判处……”

“是的。军事法庭没有讨论多久。坎迪奥拉将被作为叛徒在一小时之内枪决。他就在那儿！而我在你这里，加夫列尔，我，这个圣彼得教友营的营长，在你这里，该死的肩章！你看，在我这儿的衣兜里，装着要我晚上十点钟去执行枪决的命令，地点就在这儿，圣腓力小广场，就在钟楼的下面。你看见了吗，看见命令了吗？这是由圣马尔奇将军签署的。”

我默然无语，因为在那样可怕的时刻，我想不出一句可以对我同伴说的话。

“我的朋友，拿出勇气来！”我终于大声叫道。“必须执行命令。”

阿古斯丁没有听我说的话。他象疯了一样，从我身边走开以后，随即又走了回来，嘴里喃喃自语地说着一些绝望的话。接着，他便凝视着那座耸立在我们头顶上的、雄伟而端庄的钟楼，令人恐怖地惊叫道：

“加夫列尔，你没看见吗？你没看见钟楼吗？你没看见它笔直地矗立在那里吗，加夫列尔？钟楼已经变直，你没有看见吗？怎么，你没看见？”

我瞧了一眼钟楼。自然，它依旧倾斜着身子。

“加夫列尔，”阿古斯丁·蒙托里亚继续说道，“你杀死我吧，我不想活下去了。不，我不会去结果那个人的性命的。你来承担这件差事吧。我如果活着的话，我要逃走。我病了，我要把这副肩章扯下来，扔到圣马尔奇将军的脸上去。不，你不要对我说新钟楼仍然是斜着的。可是，伙计，你怎么没看见它直立在那儿呢？朋友，你在骗我；我的心已经被烧红的利剑刺穿，鲜血象火花似的在飞溅，我痛苦死了。”

我在想方设法安慰他，这时候，一个白晰晰的倩影由托雷塞卡斯街走进了广场。我一看见她，就惊骇得浑身直打颤，那是玛丽基亚。阿古斯丁没有来得及躲避，那位不幸的姑娘就把他拥抱住了，她万分激动地高声说道：

“阿古斯丁，阿古斯丁！感谢上帝，我在这儿可找到你了！我是多么爱你啊！当人们告诉我是你看守我父亲的时候，我高兴得都要疯了，因为我相信，你一定会救他的。军事法庭的这些残忍的家伙把他判了死刑。死刑！让一个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的死去！但是上帝不愿这个清白无辜的人死去，所以就把他交到了你的手里，好叫你放他逃生。”

“玛丽基亚，我心爱的玛丽亚，”阿古斯丁说道，“放开我，你走吧……我不愿看见你……明天，明天我们再谈吧。我也爱你……我为你都发疯了。让萨拉戈萨毁灭吧，但你不要断了你对我的爱情。他们希望我去杀死你的父亲……”

“耶稣呀，不要这么说！你！”

“不，我决不会去，让别人去惩罚他的叛国罪吧。”

“不，这是扯谎：我的父亲不是叛徒。你也指责他吗？我从没有相信过……阿古斯丁，现在天已经黑了。你松开他的手，把那副弄伤他脚的铁镣取下来，放了他吧。谁也不会看见他的。我们就逃走，藏在附近我们家房子的废墟里面，藏在柏树的树荫下，就在我们多次看见新钟楼尖顶的那个地方。”

“玛丽亚……你等一等……”阿古斯丁·蒙托里亚非常激动地说道，“不能这样干……广场上的人很多。士兵们对犯人十分气愤。明天……”

“明天！……你说什么？你在嘲弄我吗？立刻就释放他，阿古斯丁。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我就会认为我爱上了男人当中一个最无耻、最胆小和最卑鄙的人。”

“玛丽亚，上帝在听我们说话呐。上帝知道我爱慕你。我对上帝发誓，我不会让我的手沾上这个不幸的人的鲜血，我宁愿折断我的宝剑；但我也要以上帝的名义对你说，我不能释放你的父亲。玛丽亚，天已经往我们的头上塌下来了。”

“阿古斯丁，你在骗我。”姑娘惶惑不安地说道，“你说你不能释放他？”

“不，不，我不能。即使上帝变成人来求我释放这样一个出卖了我们英雄的同胞、并把他们送到了法国人的屠刀下面

的人，那我也是办不到的。对于这种至高无上的责任，我不能玩忽职守。由于叛变而造成的无数人的牺牲，被敌人征服了的城市，遭到践踏的民族的荣誉，和对这些事件的记忆与思虑使我的心里感到异常痛苦。”

“我的父亲不会干出叛变的事来，”玛丽基亚说着，她的感情突然由痛苦变成了激动而又神经质的恼怒，“全是他的仇人们的诽谤。那些叫他叛徒的人在撒谎；而你，比所有的人都更残酷，更无人道，你也在撒谎。不，我不可能爱过你，想起这件事我就感到羞耻。你说你不会释放他？那么你干吗还活着呢？你活着有什么用呢？你想以你残酷的杀人行为来取悦那些没有人性的野蛮家伙吗？他们假装保卫城市但却把它毁坏了。对你来说，一个无辜人的生命和一位孤女的悲痛是毫不足惜的！卑鄙的、野心勃勃的自私自利的东西，过去我爱你，现在更恨你！你想想，你能带着沾满我父亲鲜血的双手出现在我的面前吗？不，他不是叛徒，你和你们所有的人才 是叛徒。我的上帝啊！难道就没有一个仗义执言的人来保护我吗？在这么多人当中，难道就没有一个人可以阻止这种犯罪的行为吗？一个可怜的女人跑遍了全城，想寻找一个发发慈悲的人，可遇上的尽是一些凶狠残暴的家伙！”

“玛丽亚，”阿古斯丁说道，“你在撕裂我的心啊！你在要求我做一件根本办不到的事。即使你献给我永生永世的幸福作为酬答，我也决不做这样的事，我也不能这样做。我已经牺牲了一切，而且也曾经想到过你会厌恶我。你想想看，当一个人亲手掏出他自己的心脏，并把它扔到污泥里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吧，而我就是这样做的，我再也受不了啦。”

玛丽亚·坎迪奥拉情绪十分激动，由狂怒而变得极为忧伤。起初，她非常愤怒，后来，又哭得痛不欲生，她这样说道：

“我说了些什么啦！而你也说了些什么疯话啦！阿古斯丁，你不能拒绝我求你办的事。我过去和现在是多么爱你啊！自从在我们的钟楼上第一次看到你后，你就一刻也没有在我的脑海里消失过。对我来说，你是所有的男人当中最可爱、最慷慨、最谨慎和最勇敢的人。当我还不知道你是谁的时候，我就爱上你了；我不知道你和你双亲叫什么名字；但是，即使你是萨拉戈萨刽子手的儿子，那时我也会爱上你的。阿古斯丁，自从我们分手以后，你就把我忘了。我是玛丽基亚！我一直都认为，而且现在还认为，你不会夺去我的好父亲的生命，我爱他就象爱你一样。他是个好人，没有坑害过任何人，是个可怜的老头儿……他有些缺点，但我没有看出来，因为我在他身上所看见的只是美德。我不了解我的母亲，她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我一直都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我的父亲在孤独的环境里把我抚养成人，而我也在孤独的环境中培育了我对你的深挚爱情。要是我没有认识你的话，假若没有了他，整个世界对我来说就是可有可无的了。”

我在阿古斯丁·蒙托里亚的脸上清晰地看到了他犹豫不决的表情。他用惊恐的目光看了一下那位姑娘，立即又看了看钟楼门口站岗的那些人；坎迪奥拉的女儿以她那令人惊叹的本能，立即抓住了他一时优柔寡断的弱点，双手搂住了他的脖子，说道：

“阿古斯丁，你放了他吧。我们藏到一个谁也发现不了我们的地方去。如果人家说你什么的话，如果他们指责你失职

的话，你别去理睬他们，就跟我一起走吧。当我父亲看到你救了他的性命，他会多么爱你啊！何等的幸福在等待着我们，阿古斯丁！你是多么好啊！我早就这样期望着，当我知道可怜的父亲是由你看押的时候，我就想象过天堂的大门将会打开的。”

我的朋友向前走了几步，接着又缩了回来。小广场上有好些军人和持枪的老百姓。突然，一个拄着拐杖的人来到我们面前，身边还跟着一些老百姓和几名高级军官。

“这里出了什么事啦？”堂何塞·德·蒙托里亚问道。“刚才我好象听到了女人的尖叫声。阿古斯丁，是你在哭？你怎么啦？”

“先生，”玛丽基亚转向蒙托里亚，恐惧地叫道，“您也不会反对释放我的父亲吧。您不记得我啦？昨天您受伤后，我还给您治疗过。”

“不错，姑娘。”堂何塞语音沉重地说道，“我十分感谢。现在我才知道，您是坎迪奥拉先生的女儿。”

“是的，先生；昨天我给您治伤的时候，我认出了您就是几天前虐待我父亲的那个人。”

“是的，我的孩子，那是一时的冲动，一下子的……当时我无法避免……我的脾气非常暴躁……而您把我的伤治好了……善良的基督教徒都会这样做的。以德报怨，对那些仇恨我们的人多做善事，这是上帝的旨意。”

“先生，”玛丽基亚哭得象个泪人一样，她大声叫道，“我原谅我的仇人，您也原谅您的仇人吧。为什么就不能释放我的父亲呢？他什么也没有干。”

“您所希望的事情有点难办。坎迪奥拉先生的叛变行为是不能原谅的，士兵们都气疯了。”

“这完全是个误会！如果您愿意从中说情的话……您是主管的人当中的一个。”

“我？……”蒙托里亚说道，“这件事不归我管……不过，请您冷静些，姑娘……看样子你的确是个好姑娘。我记得您给我治伤的时候是那样精心细致，我心里领受了您这样的仁慈。我把您伤害得太厉害了，而我却从被害者的身上得到了巨大的好处，也许是生命。上帝就是这样用具体事例来教诲我们应该做谦恭而仁慈的人的，他妈……我又要说出来了！……我这条该死的舌头！”

“先生，您是多好的人啊！”姑娘惊叹道。“我原以为您是很坏的；您会帮助我拯救我的父亲的。他也不会记住曾经受到的凌辱。”

“您听着，”蒙托里亚拉住她的一只胳膊说道，“前不久，我曾请求堂赫罗尼莫先生原谅我那次对他的凌辱。可他非但没有同我和解，反而以更粗鲁的方式把我辱骂了一番。他和我合不来的，孩子。请您说一声您原谅我揍了他几下吧，这样，我的良心就能卸下沉重的负担。”

“我怎么不会原谅您呢？！噢，先生，您是多么好啊！毫无疑问，这儿是您说了算。所以请您让他们释放我的父亲吧。”

“这并不是我份内的事。坎迪奥拉先生犯下了一桩骇人听闻的罪行。原谅他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我理解您的痛苦……我确实为此难过，当我想起您的慈善心肠的时候，我就更加难过……我会保护您的……我们等着看吧。”

“我自己什么也不需要。”玛丽基亚说道，由于大声叫喊了这么长时间，她的嗓子已经嘶哑了。“我只希望你们释放一个什么也没有干过的不幸的人。阿古斯丁，这儿不是由你指挥吗？你在干什么？”

“这个年轻人将履行他的职责。”

“这个年轻人，”坎迪奥拉小姐愤怒地反驳道，“他将按我所吩咐的去做，因为他爱我。你将释放我的父亲，是不是？这是你曾对我说过的啊……先生们，你们在这里打算干什么？想阻止他这样做吗？阿古斯丁，别理他们，让我们自己作主干吧。”

“这是怎么回事！”蒙托里亚惊诧地叫道。“阿古斯丁，这位姑娘说你准备放弃自己的职守？你认识她吗？”

阿古斯丁怕得要命，什么也没有回答。

“是的，他将释放他。”玛丽亚绝望地喊道，“先生们，你们滚开吧。这儿没有你们要干的事。”

“这是什么意思！”堂何塞抓住他儿子的一只胳膊叫道。“如果这姑娘说的是真的话，如果我知道我的儿子以这样的方式来败坏自己的名誉，践踏在国旗面前宣过誓的忠于上司的原则，如果我知道我的儿子把上级交他执行的军令当作儿戏，我就会亲自用绳子捆着他的胳膊送到军事法庭去，让他受到应得的惩罚。”

“先生，我的父亲！”阿古斯丁的脸象死人一样苍白，他辩解道，“我从来没有想放弃我的职守过。”

“这是你的父亲？”玛丽亚问道，“阿古斯丁，告诉他你爱我，也许他会可怜我的。”

“这位姑娘疯了。”堂何塞断言道，“苦命的孩子，您的悲伤触动了我的心灵。当您成了孤女时，我来担负起保护您的责任……但是您要安静下来。是的，我将保护您，只要您改变自己的习气……可怜的孩子，您有一颗善良的心……一颗非常善良的心……但是……是的……人们告诉过我，你就是有点儿轻佻……遗憾的是由于邪恶的教育毁了这颗善良的心灵……那么，您会变好吗？……我相信会变好的。”

“阿古斯丁，你怎么能允许别人侮辱我呢？”玛丽亚十分痛苦地叫道。

“我不是侮辱你们。”父亲补充道，“这是劝告。我怎么会侮辱我的恩人呢！如果您表现好，我们会对您很亲热的。可怜的孤儿，您由我来保护……您干吗要提我的儿子呢？别这样，别这样；要更加理智些，您现在不要再激动了……这孩子也许认识您……对，有人告诉我，说您在围困期间和士兵们形影不离……要改邪归正呀！我来承担起……我忘不了得到的好处；而且，我知道您的本质是好的……这张脸就是不骗人的：您长得跟天使一样。但是要抛弃人世间那种寻欢作乐的事儿，要约束自己的坏习惯……因为……”

“不！”阿古斯丁火冒三丈，他突然大声叫道，把我们所有听着他说话和瞧着他的人都吓了一跳。“不，我不允许任何人，甚至也不允许我的父亲，在我的面前侮辱她。我爱她，如果过去我还瞒着这件事的话，现在我在这儿既不感到害怕，也不觉得羞耻地把它讲出来，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先生，您不知道您在说些什么，也不知道您的话离事实有多远。毫无疑问，这是别人欺骗了您。如果我对您有失尊敬，您就杀死我吧；但是不

要当着我的面诽谤她，因为如果我再听到您刚才说的那些话，尽管我的亲生父亲在这里，我也克制不了自己的。”

蒙托里亚没有料到事情竟来得如此突然，不禁惊讶地望了望他的朋友们。

“好！阿古斯丁。”坎迪奥拉小姐大声说道，“不要理睬这些人。这个人不是你的父亲。你按你良心指点的去做。从这儿滚开，先生们，滚开！”

“你弄错了，玛丽亚。”年轻人反驳道，“我没有想要释放这个犯人，而且我也不会这样做；不过，我要说清楚，去处死他的人将不是我。在我的那个营里有的是执行这个命令的军官。我已经不是军人了；即使我的面前就是敌人，我也要扔掉我的剑，跑去见总司令，让他来决定我的命运。”

说着，他就拔出了剑，把它放在膝盖上扳弯，折成了两截，接着又把这两截剑摔在那堆人中间，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走了。

“只剩下我孤单一人了，再也没有谁来保护我了！”玛丽基亚沮丧地喊道。

“你们不要计较我儿子的鲁莽举动。”蒙托里亚对我们说道。“这个责任由我来负。也许他对这位姑娘有意思……那么……这也没有什么奇怪。这些不成熟的教士常常如此……而您，玛丽亚小姐，您要尽量镇静下来。我们会关心您的。我向您保证，如果您品行端正，人家会让您进专收从良女子的修道院……我们走吧，把她从这儿带走。”

“不，你们除非把我碎尸万段，否则休想把我从这儿撵走！”姑娘无限悲伤地嚷道。“噢！何塞·德·蒙托里亚先生，您曾请求过我的父亲原谅您。如果他没有原谅您的话，我一

千个原谅您。但是……”

“您求我的事我不能做。”爱国者难过地说道。“他犯下了弥天大罪。您离开这儿吧……这种痛苦是多么可怕啊！必须忍受住！上帝会原谅您的一切过错的，可怜的孤儿……相信我吧，凡是我能做得到的……我们将会援救您，帮助您……我心里很激动，不仅因为感谢您，而且由于可怜您……我们走吧，您跟我来……现在是十点差一刻。”

“蒙托里亚先生，”玛丽亚跪在爱国者的面前，吻着他的手说道，“您是城里有影响的人，您能救我的父亲。您因为阿古斯丁说爱我而生我的气了。不，我不爱他；我再也不会看他一眼了。虽然我是个诚实的人，但他比我高贵，我不能考虑和他结婚了。蒙托里亚先生，为了您死去的儿子的英灵，您就做做好事吧。我的父亲是清白无辜的。不，他不可能是叛徒。即使圣灵对我这样说，我也不相信。人们说他不是个爱国者，这是扯谎，我说这是扯谎。人们说他没有为战争拿出过任何东西，那么现在我就献出我们所有的一切。在我家的地窖里埋了很多钱，我将告诉您藏在什么地方，你们可以全部拿走。人们说他没有拿起过武器，我现在就拿起武器来好了；我不怕子弹，也不怕大炮的响声。我什么都不怕；我将冲到最危险的地方去，男子汉们不能抵抗的地方，我将独自一个人去面对战火。我将用我的双手排除地下的地雷，把法国人占领的所有地方都掘上洞眼，埋上炸药。您告诉我是否还有要去攻克的城堡，或者要防守的壁垒，我什么都不怕，在萨拉戈萨所有还活着的人当中，我将是最后一个投降的人。”

“可怜的孩子！”蒙托里亚把她从地上扶起来，嘴里喃喃地

说道，“我们走吧，我们离开这儿吧！”

“阿拉塞利先生，”在场的人中间有一位军官命令道，“既然堂阿古斯丁·蒙托里亚上尉离开了他的职守，您就负责指挥这个连队吧。”

“不，杀我父亲的凶手们。”玛丽亚大声叫道，她已经不是生气，而是象狮子一样狂怒了。“你们不要杀害无辜的人。卑怯的刽子手们：叛徒是你们，而不是他。你们打不赢你们的敌人，却以结果一个不幸的老人的性命来取乐。军人们，如果你们不知道什么是自己的荣誉的话，为什么还要来谈论它呢？阿古斯丁，你在哪儿？堂何塞·德·蒙托里亚先生，现在发生的这件事是一种卑鄙的报复行为，是您这个怀恨在心、没有良心的人策划的。我父亲没有做过害人的事。你们企图抢劫他的东西……他不愿拿出面粉来这件事做得对，因为那些自称为爱国者的人，是一伙利用城市遭到的不幸来进行投机倒把的商人……我无法从这些残酷的人的身上抠出一句同情的话来。铁石心肠的人们，野蛮的家伙们，我父亲是无罪的。如果他有罪的话，那他出卖城市出卖得好。人们给他的，可能要比你们这些人的身价加在一起还多……可是，就没有一个人，哪怕仅仅是一个人，来怜悯他和我吗？”

“我们走吧，我们把她弄走；先生们，把她背走，不幸的姑娘！”蒙托里亚说道，“这件事不能再拖延下去了。我的儿子钻到哪儿去啦？”

人们把她带走了，有一会儿，我从小广场上听到了她那一阵撕心裂胆的叫喊声。

“阿拉塞利先生，晚安。”蒙托里亚对我说道，“我去看看是

不是有点水和酒，好给这个可怜的孤儿喝喝。”

三十

可怕的恶梦，离开我远一点吧！我一丝睡意也没有。但是，我一心想赶走的恶梦却又来折磨着我。我想从我的脑海中抹去那阴森可怕的场面，但是一夜又一夜地过去了，那个场面仍然没有消失。我这个多次面对着巨大的风险连眼都没有眨一下的人，今天却浑身都在颤抖，身子在哆嗦，前额直淌冷汗。用法国人的血染红了的利剑从我的手里掉到了地上，我闭上了眼睛，以免看到我跟前发生的一切。

我在徒劳地驱赶着你这不祥的形象。我把你赶走了，你又转了回来，因为你在我的脑海里深深扎下了根。不，我不能心安理得地去夺取我的一个同类的生命，虽然那不可推诿的职责在命令着我去这样做。为什么在战壕里我不曾发抖，而现在反倒打颤了呢？我感到周身死一般地发冷。在提灯的亮光下，我看见几张阴险的面孔，特别是那张紫黑色的脸膛，露着无比惊骇的神色。枪筒是怎样地闪闪发光啊！一切都已经准备停当，就等着一声令下：我的命令。我想说出这个字，结果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不，这个字永远也别想从我的嘴里说出来。

你远远地离开我，这倒霉的恶梦。我合上眼睛，使劲地挤紧了眼皮，以便把眼睛闭得更严些，而我越是闭得严，就越看见你，这可怕的场面。所有的人都在焦虑地等待着，但是任何一种焦虑也不能与我内心的焦虑相比，我的心在抗拒着迫使

我决定别人的结局的法律。时光在流逝，那一双我永远也不愿见到的眼睛被纱布蒙了起来，但却总不能从我眼前消失。这样的场面使我目不忍睹，我真想让人们也把我的眼睛用纱布蒙上。士兵们在看着我，而我则皱起了眉头，以掩饰我的怯懦。甚至在这生命攸关的时刻，我们依然是些笨拙而自负的人。好象在场的人都在嘲笑我那副不知所措的样子，这反倒给我增添了点力量。这时，我把舌头从上腭放了下来，并喊道：“开火！”

该死的恶梦还不愿意离去，今天夜里跟昨天和前天夜里一样，它把我折磨得好苦，它总是让我不想看见的那些东西又浮现在我的眼前。最好还是不要睡觉，我宁愿自己失眠。我驱赶着昏昏沉沉的睡意，并且就象过去讨厌瞌睡一样，醒过来后又讨厌失眠。耳边总是响着大炮的轰鸣；这些出言不逊的铜制的嘴巴还在喋喋不休地讲话。已经十天过去了，萨拉戈萨还没有投降，因为有几个疯子依然坚持要为西班牙保住这堆尘土和灰烬。建筑物仍在爆炸，而法国人在站稳了一只脚后，就投入了大量的部队和数百磅的炸药，来夺取还处于别人属下的地方。只要还有一块花砖可以支撑她那勇敢的人民所组成的巨大机器，西班牙就不会后退。

我已经精疲力竭了，连动都动不了。我看见从我面前走过去的这些人似乎不象是人，他们一个个都骨瘦如柴、满面愁容，要不是被烟尘熏黑了的话，他们的脸大概都是蜡黄色的。他们的眼睛在乌黑的眉毛下闪闪发光，只有在杀人的时候才会看着人。这些人的身上穿着肮脏的破烂衣衫，头上象扎着头绳一样扎了一块手帕。他们的脸色是这样憔悴，好象因普

伦塔街上的那堆死人，已经爬起来替换这些活着的人了。在滚滚的烟柱中间，不时看到一些濒临死亡的人；一位修士正在他们的耳边低声念诵着祷文。临终的人听不懂修士在念叨什么，而修士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修士们自己都弄得晕头转向、半疯半癫了。将军、士兵、百姓、修士和妇女，大家都混杂在一起，分不清等级，也分不出性别。已经没有谁发号施令了，全城在一片混乱中进行自卫。

我不知道所发生的事情。你们不要让我继续讲下去了，因为已经讲完了。已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而我所看到的一切，好象并不是一件真实的事情，在我的记忆里，真实的事情和梦幻中的事情都混淆在一起了。我躺在阿尔巴尔德里亚街的一个门廊下，身上直打寒噤，左手缠着一块满是血污和泥巴的麻布。我浑身发着高烧，但却渴望能有力气奔赴战场。在我身边的那些人不都是死尸。我伸出手碰了碰一个还活着的朋友的胳膊。

“出什么事啦，苏苏·科达先生？”

“法国人好象在科索大街的这一头。”他有气无力地回答我道，“他们炸掉了半个城市，可能是非投降不可了。总司令得了时疫症，病倒了，他在传教士街那里，大家都觉得他活不了了。法国人就要进来了，我很高兴能在看到他们之前就死去。阿拉塞利先生，您怎么样？”

“非常难受。看看我能不能站起来。”

“看来，我还活着呐。我曾经不相信自己还会活着的。上帝和我在一起。我将径直去天堂。阿拉塞利先生，您已经死了吗？”

我站起来并走了几步。接着，我扶着墙壁向前走了一点，来到了慈善堂旁边。几名高级军官把一个身材瘦小的修士一直送到门口，修士告别他们时说道：“我们已经尽到了我们的责任了，人的力量不能达到比这更加……”他就是巴西略神父。

一只友好的手臂把我扶住了，我认出他是堂罗克。

“加夫列尔朋友，”他难过地对我说道，“城市今天就要投降了。”

“哪个城市？”

“这座城市。”

当他这样说的时候，我觉得没有一样东西停留在它自己的位置上。人和房屋，一切东西都在飞快地逃遁。新钟楼从地基里拔出双脚，也准备逃走，它的身影在远方消失了，而它那铅制的头盔却掉落在一边。城里的大火已失去它那闪动的光焰，黑色的烟柱由东往西滚滚飘去，旋风卷起的灰烬和尘土在向同一个方向飞奔。天空已不成其为天空了，而是一顶不宁静的铅灰色的帐篷。

“什么都在逃跑，一切的一切都在离开这个荒凉的地方。”我对堂罗克说道，“法国人将什么也不会找到。”

“什么也找不到；他们今天要从安赫尔门进来。听说投降是体面的。你看：那边保卫广场的幽灵们来了。”

确实，沿着科索大街走来了最后剩下的一些战士，他们是经受住了子弹和时疫的折磨而活下来的千里余一者。他们都是些失去了儿子的父亲，没有了兄弟的弟兄，妻子亡故了的丈夫。一个人如果在活着的人当中找不到自己的亲人，那他在

死者中间也不容易找到他们，因为尸体总共有五万两千具之多，几乎都被扔在大街上、房屋的门廊下、地下室或战壕里。法国人进来的时候，看到如此可怕的情景，都惊骇得收住了脚步，几乎要往后撤退。泪水从他们的眼睛里往外流淌，他们彼此询问着，在他们眼前走过的那几个尚能活动的生物究竟是人还是幻影。

义勇军战士一走进自己的家，碰到的就是他妻子或者儿女们的尸体。妇女们往战壕、断壁和街垒那里奔跑，去寻找自己的丈夫。可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成千的死者一声不吭，他们不会告诉某某是不是在他们中间。无数家庭的人都死光了，家里没有剩下一个还在想念其他亲人的人。这样倒可以节省许多眼泪，死神一下子把父亲和孤儿，丈夫和妻子，被害者和将为被害者哀哭的人全都伤害了。

法兰西终于把它的脚伸进这座建筑在这条古老河流两岸的城市里边了，我们的半岛就是以这条河流的名字命名的；它攻占了这座城市，但并没有能制服这座城市。当看到这么多的灾难和萨拉戈萨所呈现的那片情景时，帝国的军队觉得与其说自己是战争的胜利者，毋宁说是那些英勇居民的掘墓人。人类为法兰西帝国的军事业绩付出的两亿人生命的代价中，阿拉贡的这座城市就占了五万三千人。

正如为一种信念作出的牺牲一样，这种牺牲将不是白费的。帝国，这种空虚和昙花一现的东西，是建筑在多变的命运、勇敢大胆和军事天才这些因素上面的；当它不再为信念效力而仅仅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存在的时候，它就成了—种不足挂齿的东西了。法兰西帝国，我说的是把本世纪初叶的岁月

搅得惶惶不安的那场风暴，和它那使全欧洲都感到如此恐惧的闪电、雷鸣和霹雳，如同风暴都会过去一样，它也终于过去了。正如在大自然中一样，平静才是历史生活中的正常状态。我们都看到它过去了，也目睹了它在一八一五年临死前的挣扎；接着，过了几年，我们又看到了它的复兴，但是，这也过去了，第二帝国和第一帝国一样，也毁于它自己的狂妄自大。也许这棵老树会第三次抽出新芽，但是在长长的时间里，它都不会给世界罩上阴影，几乎也不能用它的最后一根干柴供某些人生火取暖。

没有成为过去，也决不会成为过去的，是西班牙所捍卫的那种反对强取豪夺之权的民族意识。当其他一些民族屈服投降的时候，西班牙坚持并捍卫着她的权利，为此，她献出了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就象竞技场上的殉难圣徒为了基督教的信念而献出了他们的热血和生命一样。由于这样的原因，虽然西班牙在维也纳会议上遭到了不公正的鄙视，虽然由于她连绵不断的内战、腐败不堪的政府、一片混乱的秩序、已经基本暴露的财政破产、道德败坏的党派、形形色色的离奇事情和盛行的斗牛以及军事暴乱使得自己声名狼藉，但自一八〇八年以后，她从来没有看到别人对她的民族的继续存在抱有过疑问；甚至就在今天，当我们似乎已经堕落到不能再卑贱的地步的时候，当西班牙比波兰更有理由被瓜分的时候，谁也不敢打征服这个疯人之家的主意。

头脑简单、或者有时连一点头脑也没有的西班牙人，在他们先天性的恶习，尚存的优良特性和从中欧传来的思想中慢慢吸取的那些品质之间的斗争中，他们可能会摔倒千百次，而

且今天会同以往一样，跌倒了又重新爬起来。上天给这个民族安排了伟大的兴盛和衰落，了不起的惊人举动和意外事件，外表的死亡和奇迹般的复兴，因为她的命运就象火中的蝶蛹一样，能在动荡不安中生存。但是，作为一个民族的存在，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不容置疑的。

三十一

二月二十一日，一位陌生人走到我身边对我说道：

“加夫列尔，你来，帮我一下忙。”

“您是谁啊？”我问道，“我不认识您。”

“我是阿古斯丁·蒙托里亚。”他答道，“我的样子真变到这种地步了吗？昨天人家告诉我说你已经死了。那时候我是多么羡慕你啊！现在我看你和我一样不幸，你还活着。我的朋友，你知道我刚才看见什么了吗？我刚才看到玛丽基亚的尸体了，她就躺在安东·特里略大街的果园门口。你来，我们去把她埋了吧。”

“与其叫我去埋葬别人，还不如让别人把我埋了。谁还管这样的事？那位女子是得什么病死的？”

“什么病也没得，加夫列尔，什么病也没得。”

“死得真奇特，我真闹不懂。”

“玛丽基亚身上没有伤痕，脸上也看不出有时疫病的症状。她好象是睡着了似的。她的脸贴在地上，两只手紧紧地捂着耳朵。”

“她做得对。枪声使她感到讨厌。我也有同样的感觉，直到现在我还觉得枪声在嗡嗡作响。”

“你跟我来，帮我一下忙。我带把锄头去。”

我艰难地走着，与另外两位同伴一起被我的朋友带到了他要去的那个地方。我的眼睛看不清任何东西，只看见一个黑影躺在地上。阿古斯丁和其他两个人抬起了那具尸体，那个幽灵；那是一个虚幻的形象，或者说存在于那儿的令人悲哀的现实。我以为已经辨认出这具尸体的脸庞了，一看见她，我的心灵便笼罩上了一片忧郁的阴霾。

“她连最轻微的一点伤也没有，”阿古斯丁说道，“她的衣服上也没有沾一点血，她的眼皮也不象死于瘟疫的人那样肿得鼓了起来。玛丽亚不是死于任何疾病的。加夫列尔，你看见了吗？我抱在怀里的这个人似乎从来没有在世界上存在过，她好象是我在睡梦中曾经爱过的那个美丽的蜡像，对我来说，她是一位有生命、能说话、能活动的人。你看见了吗？我为城里的居民都死在这些大街上而感到惋惜，要是他们都还活着的话，我会把他们叫来，告诉他们我爱过她。我干吗要象隐瞒罪行一样把它隐瞒着呢？玛丽亚，玛丽基亚，我的妻子，你既没有受伤，又没有生病，为什么死去了呢？你哪儿不舒服？你怎么啦？在你生命的最后一息出了什么事啦？现在你在哪儿？你在思索问题吗？你还记得我吗？也许你知道我还活着吧？玛丽亚，玛丽基亚，为什么我现在还有人们称之为生命的这个东西，而你却没有了呢？我在哪儿能听到你的声音，与你交谈，并站在你的面前让你瞧着我呢？自从你闭上眼睛以后，我周围的一切都已暗淡无光了。你给我心灵上留下的

这种黑夜和孤独要到何时才能过去呢？我活在世上感到无法忍受。绝望占据了我的心，我徒劳地呼唤着上帝，求他来鼓足我的勇气。上帝不愿意降临；玛丽基亚，自从你离开人世以后，整个宇宙都变得空空荡荡了。”

正说到这里时，耳边传来了一阵喧嚷嘈杂的声音。

“是那些占领了科索大街的法国人。”有一个人这样说道。

“朋友们，你们快点把这个墓穴挖好。”阿古斯丁向在柏树下面挖着大坑的两名伙伴说道，“要不然，法国人来了会把她从我们手里夺去的。”

有一个人在沿着安东·特里略大街往前走着，走到被炸塌的围墙跟前时，他停下来向墙里面张望。看见了他，我浑身都颤抖了起来。他的样子完全变了，脸色象死人一样苍白，两眼凹陷了进去，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目光无神，佝偻着腰背，我好象已经二十年没有见过他了。他身上的衣服破烂不堪，沾满了血迹和污泥。如果在另外一个地方和其他场合看见他，我可能会把他当作一个到这儿来讨饭的八十多岁的乞丐。他走到我们面前，用微弱得几乎无法听见的声音说道：

“阿古斯丁，我的儿子，你在这儿干什么？”

“父亲大人，”这位年轻人平静地答道，“我在安葬玛丽基亚。”

“你为什么干这个呢？你对一个无亲无故的人为什么那样关心呢？你那可怜的哥哥的遗体和其他爱国者的遗体放在一起，至今还没有埋掉。你干吗离开了你母亲和你姐姐呢？”

“我姐姐身边有许多好朋友和仁慈的人，他们会照应她的，而这个人，除了我就没有任何人来管她了。”

这时候，堂何塞·德·蒙托里亚露出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那种阴郁、沉思的表情，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就动手往坑里填土，坑底下已经安放那位美丽姑娘的遗体了。

“填土吧，孩子，快填土吧，”他终于喊道，“一切都完了。当仍然可以抵抗两个多月的时候，人们却让法国人进城了。这帮人没有良心。你跟我来，我们要谈谈你的事。”

“大人，”阿古斯丁用坚定的语气说道，“法国人已经进城了，城门已经畅通无阻。现在是十点，十二点我将离开萨拉戈萨到贝鲁埃拉修道院去，我想死在那儿。”

根据协议，城防部队要以军礼仪式通过波蒂略门撤走。由于几天前我负了伤，加上近日来的饥饿和疲累，我病得这样厉害，四肢如此虚弱无力，以致我的同伴们几乎不得不背着我撤退。法国人怀着悲伤多于喜悦的心情占领了这个曾经是一座城市的地方，可我几乎连看都没有看见他们。

城市变成了一片无边无际、触目惊心的废墟。这是一座满目疮痍、值得耶利米^①为之哀哭而荷马^②为之赞颂的史诗般的城市。

我在穆埃拉城安顿了下来，以便在那里养病；堂罗克突然来到了我的身边，他因为担心自己会被当作形迹可疑的人而受到迫害，所以也离开了萨拉戈萨。

“加夫列尔，”他对我说道，“以前我从来不相信那帮匪徒会这样卑鄙无耻。我曾希望，由于我们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他

① 耶利米：《圣经》中人物，公元六、七世纪时希伯来预言者。

② 荷马（约公元前九至八世纪）：古希腊诗人，生于小亚细亚，是一位到处行吟的盲歌者。相传著名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系他所作。

们会更加人道。前几天，我曾看见埃布罗河的河水卷走了两具尸体。他们是拉纳指挥下的那支狂暴而散漫的部队的两名受害者：勇敢的圣保罗教区火枪队队长莫森·圣地亚哥·萨斯大师和帕拉福克斯的老师、朋友和顾问巴西略·博希罗神父。听说法国人借口要委托博希罗去执行一项重要使命，便在半夜里把他叫去了。他们狡诈地把他架在刺刀中间以后，就押到大桥那里，把他捅得遍体鳞伤，然后扔进了河里。他们也用同样的手段杀害了萨斯。”

“而我们的保护人和朋友堂何塞·德·蒙托里亚没有受到凌辱吗？”

“幸亏法院院长从中设法，他才保住了性命；可是他们还想让我去枪毙他……他们就是打的这个主意。你看见过类似这样野蛮的事情吗？看样子帕拉福克斯要被押解到法国去，虽然他们曾保证尊重他的人格。总而言之，孩子，这是一帮即使在天国里我也不愿意见到的人。对于混帐元帅拉纳先生的‘大丈夫行为’你能对我说些什么呢？只有不知廉耻的人才会去干他所干出的那种事情来。因为正是他命令把皮拉尔圣母身上的奇珍异宝给他送去的，还说什么这些东西放在修道院里不安全。他看见了这么一大堆宝石——钻石、翡翠和红宝石后，他似乎就馋涎欲滴了。不用说，孩子……他把那些东西全都占为己有了。为了掩饰他这种掠夺行径，他装出好象是洪达赠送给他的……说真的，我为自己不是一个年轻人而感到遗憾，要不我可以象你一样去和那个拦路打劫的强盗较量较量；当我告别蒙托里亚的时候，我也是这样讲的。这个可怜的堂何塞·德·蒙托里亚，他现在是多么悲伤啊！把我的生命

给他几年吧！他的大儿子的去世和阿古斯丁决定去当神父、修士或隐士，使他感到十分颓丧和非常忧郁。”

堂罗克留了下来以便陪伴我，后来我们又一道离开了那里。我病愈后继续投入了一八〇九年的那场战争，参加了另外一些战斗，认识了其他一些人，交结了新的朋友，也与老朋友们重叙了昔日的情谊。以后，我将叙述那一年发生的几件事，以及安德烈西略·马里胡安对我讲述的情况。我是从塔拉维拉回到卡斯蒂利亚的时候遇见他的，当时他也由赫罗纳回到了那里。

一八七四年三月至四月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萨拉戈萨

作者 = (西班牙) 加尔多斯著申宝楼 蔡华文译

页数 = 2 3 3

S S 号 = 1 0 3 3 8 1 2 8

出版日期 = 1 9 8 2 年 0 5 月第 1 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正文